

舊五代史

宋 薛居正 等撰

舊五代史

第

五

冊

卷九至卷一三一（漢書 周書）

中華書局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

漢書一

高祖紀上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暉，本名知遠，及卽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陁部人也。四代祖諱湍，帝有天下，追尊爲明元皇帝，廟號文祖，陵曰懿陵；案五代會要：湍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高祖母隴西李氏，追諡明貞皇后。曾祖諱昂，晉贈太保，追尊爲恭僖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沛陵；案五代會要：懿陵、沛陵皆無陵所，遙申朝拜。曾祖母虢國太夫人楊氏，追諡恭惠皇后。祖諱僕，晉贈太傅，追尊爲昭獻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威陵；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追諡爲昭穆皇后。皇考諱瑛，事後唐武皇帝爲列校，晉贈太師，追尊爲章聖皇帝，廟號顯祖，陵曰肅陵；皇妣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諡章懿皇后。后以唐乾寧二年，歲在乙卯，二月四日生帝於太原。

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白。初事唐明宗，列於麾下。明宗與梁人對柵於德勝，時晉高祖爲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帝輟騎以授之，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晉高祖感而壯之。明宗踐阼，晉高祖爲北京留守，以帝前有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校。應順初，晉高祖鎮常山，唐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晉高祖相遇於途，遂俱入衛州，泊於郵舍。閔帝左右謀害晉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晉高祖後，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尋死焉。帝率衆盡殺閔帝左右，遂免晉高祖於難。案通鑑考異引漢高祖實錄云：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話，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共護晉高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贇。（舊五代史考異）考漢實錄多增飾之詞，閔帝方倚賴晉祖，何至伏甲謀害乎哉！薛史止載石敢事，餘不及。（孔本）

清泰元年，晉高祖復鎮河東。三年夏，移鎮汝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之始，中外賴之。晉高祖以帝爲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及契丹以全軍赴難，大破張敬達之衆於晉陽城下，有降軍千餘人，晉高祖將置之於親衛，帝盡殺之。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充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陝州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契

丹主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不可棄之。」晉高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無敢犯令。

天福二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八月，改許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三年夏四月，加檢校太傅。冬十月，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移授宋州，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章事。時帝與杜重威同制加恩，帝憤然不樂，懇讓不受，杜門不出者數日。案通鑑云：「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舊五代史考異）晉高祖怒，召

宰相趙瑩等議落帝兵權，任歸私第。瑩等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帝乃承命。五年三月，改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九月，奉詔赴闕，晉高祖幸其第。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正月，加侍中。時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六月，晉高祖崩於鄴宮，少帝卽位，加帝檢校太師。八年三月，進位中書令。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主以大軍直抵澶州，遣蕃將偉王率兵入鴈門。朝廷以帝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帝大破偉王於忻口。案：漢祖破偉王，薛史作開運元年正月。歐陽史漢本紀作

三年五月，晉本紀又載開運元年正月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兩紀年月互異，應以薛史爲據。（舊五代

史考異）尋奉詔起兵至土門，軍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營都統。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案：歐陽史

作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舊五代史考異）凡四百人，以別部王義宗統其餘衆。九月，契丹犯塞（二），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案東都事略郭進傳：契丹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契丹敗走，以功除刺史。舊五代史考異十一月，契丹主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駐軍於中渡橋以禦之。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等以全軍降於契丹。十七日，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於開封府。帝聞之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

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入東京。癸巳，晉少帝蒙塵於封禪寺。癸卯，少帝北遷。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晉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是月，帝遣牙將王峻奉表於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呼帝爲兒。又賜木柅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柅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亂，乃議建號焉。是月，秦州節度使何建以其地入於蜀。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羣情所屬，上牋勸進，帝謙讓不允。自是羣官三上牋，諸軍將吏、緇黃耆耄，相次迫請，教答允之。庚午，陝府屯駐奉國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監軍及副使劉愿，暉自稱留後。契丹因授暉陝州兵馬留後，侯章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晏爲副都指揮使，暉等不受僞命。案宋史王晏傳：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

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爲天下倡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懸府門外。衆請暉爲帥，章爲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乃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舊五代史考異）

辛未，帝於太原宮受冊，卽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案契丹國志云：漢祖仍稱天福年號，曰：「予未忍忘晉也。」（舊五代史考異）甲戌，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惋久之。是日，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還。案契丹國志：時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孔本）契丹聞帝建號，僞制削奪帝官爵。以通事耿崇美爲潞州節度使，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扼要害之地。丁丑，磁州賊帥梁暉據相州。己卯，帝遣都將史弘肇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時晉州留後劉在明赴東京，朝於契丹，從朗知軍州事，帝方遣使張晏洪、辛處明等告諭登極，從朗囚之本城。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於理所，州民相率害趙熙，三軍請晏洪爲留後，處明爲都監。辛巳，權陝州留後趙暉、權潞州留後王守恩，並上表歸順。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衆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時契丹以族人朗五爲澶州節度使，契丹性貪虐，吏民苦之。瓊爲水運什長，乃搆夏津賊帥張乙，得千餘人，沿河而上，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絕浮航，入北城，

朗五據牙城以拒之。數日，會契丹救至，瓊敗死焉。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河之南無久留之意，尋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歸鎮。

三月丙戌朔，詔河東管內，自前稅外，雜色徵配一切除放。是日，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契丹主以舅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辛卯，權延州留後高允權遣判官李彬奏：本道節度使周密爲三軍所逐，以允權知留後事，上表歸順。未幾，帝召密赴行在。壬辰，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僞命刺史，據城歸命。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案：遼史太宗紀作四月丙

辰朔，發自汴州，與薛史異。

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壬寅。

是日，宿於赤崗，至晡，有大聲如雷，起於敵

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遂趨相州。

案：通鑑作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

遼史作乙丑，濟黎陽渡，與通鑑

異。庚戌，帝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劉崇爲太原尹、檢校太尉，以北京馬步軍都虞候郭從義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以北京興捷左廂都指揮使李洪信爲陳州刺史、檢校司徒，以興捷右廂都指揮使尙洪遷爲單州刺史、檢校司徒，以北京武節左廂都指揮使蓋萬爲蔡州刺史，以武節右廂都指揮使周暉爲濮州刺史，以保寧都指揮使朱奉千爲隨州刺史。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檢校太尉，以前忻州刺史秦習爲耀州團練使。癸丑，以北京副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

夏四月己未，以北京馬軍都指揮使、集州刺史劉信爲滑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檢校太傅，以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爲權樞密使、檢校太保，案歐陽史：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據薛史，邠于閏七月辛未始眞授樞密使，四月中乃權職也。（舊五代史考異）以北京武節都指揮使、雷州刺史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牢城都指揮使、壁州刺史常思爲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權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三城巡檢使，以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爲權樞密使、檢校司徒，以河東左都押衙扈彥珂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以右都押衙王浩爲宣徽北院使、檢校司徒，以兩使都孔目官王章爲權三司使、檢校太保。

是日，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

案宋史李穀傳：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謀北

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舊五代史考異）

暉，磁州滏陽人，少爲盜，會契丹入

汴，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款於帝。暉偵知相州頗積兵仗，且無守備，遂

以三月二十一夜與其徒踰垣而入，殺契丹數十人，

案契丹國志作殺遼兵數百。（舊五代史考異）奪

器甲數萬計，遂據其城。契丹主先遣僞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

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翌日，契丹主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閱城中遺民，得男

女七百人而已。乾祐中，王繼弘鎮相州，奏於城中得髑髏十餘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

庚申，以石州刺史易全章爲洺州團練使，以前遼州刺史安眞爲宿州團練使，以嵐州刺

史孟行超爲潁州團練使，以汾州刺史武彥弘爲曹州防禦使，以前憲州刺史慕容信爲齊州防禦使，以遼州刺史薛瓊爲亳州防禦使，以沁州刺史李漢韜爲汝州防禦使。癸亥，冊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以皇長子承訓爲左衛上將軍，第二子承祐爲左衛大將軍，第三子承勳爲右衛大將軍，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永寧公主，皇姪承贊爲右衛上將軍。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河東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升府州爲節鎮，加永安軍額，以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以北京隨使、左都押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以河東支使韓祚爲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乙丑，遣史弘肇率兵一萬人趨潞州。丙寅，以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爲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遙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

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初，契丹主將發東京，船載武庫兵仗，自汴浮河，欲置之於北地，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與軍士千餘人并家屬俱行。至河陰，軍亂，奪兵仗，殺契丹監吏，衆推行德爲帥，與河陰屯駐軍士合，乃自汜水抵河陽。河陽僞命節度使崔

廷勳率兵拒之，兵敗，行德等追躡之，廷勳棄城而遁，行德因據其城。案東都事略武行德傳：行德

陷于契丹，僞請自效，因遣送將校數十人護所取尙方鎧甲還北方。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爲異域鬼耶？」衆

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舊

五代史考異）

薛史作軍亂，衆擁行德爲帥，與東都事略異。（孔本）僞命西京留守劉晞棄洛城，南走許

州，遂奔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未幾，太爲武行德所害。

是月（四），蕃將耿崇美屯澤州，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誨率兵擊之，崇美退保懷州。崔廷勳

以契丹衆攻武行德於河陽，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汴州蕭翰遣蕃將高牟翰將兵援送劉晞

復歸於洛，牟翰至，殺前澶州節度使潘環於洛陽。

辛未，以河陽都部署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尉，充一行馬步軍都部署。甲戌，路

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檢校太尉，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彥超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丙子，契

丹主耶律德光卒於鎮之樂城。案遼史太宗紀：四月丁丑，崩於樂城。與薛史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丙

子。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檢校太尉，華州節度使兼陝州

馬步軍都指揮使侯章加檢校太傅，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爲晉州節

度使、檢校太傅，案隆平集王晏傳云：漢祖威名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即授以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以丹

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彥珣爲丹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十八。

校勘記

〔二〕九月契丹犯塞 「契丹」二字原無，「九月」下原有注云：「案以下疑有脫文。」按冊府卷八云：「九月，契丹犯塞。」據補「契丹」二字，刪去注文。通鑑卷二八五云：「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

〔三〕時契丹以族人朗五爲澶州節度使，契丹性貪虐。「朗五」原作「朗悟」，注云：「舊作朗五，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殿本作「朗鄂」。「契丹性貪虐」，劉本同，殿本作「朗鄂性貪殘」。

〔三〕朱奉千爲隨州刺史。「史」原作「使」，據殿本、劉本改。

〔四〕是月 劉本同。殿本作「是日」。

舊五代史卷一百

漢書二

高祖紀下

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所署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爲永康王。兀欲所繫，旣而兀欲召蕃漢臣僚於鎮州牙署，矯戎王遺詔，命兀欲嗣位，案遼史世宗紀作四月戊寅，卽皇帝位。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從薛史作五月，與遼史異。（舊五代史考異）於是發哀成服。辛卯，詔取五月十二日車駕南幸。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崇爲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訓、武德使李暉大內巡檢。丙申，帝發河東，取陰地關路幸東京。時星官言，太歲在午，不利南巡，故路出陰地。丁酉，史弘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案宋史李萬超傳：史弘肇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宏肇卽留萬超權州事。（舊五代史考異）是日，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迎郇國公李從益

至東京，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己亥，蕭翰發離東京北去。乙巳，契丹永康王兀欲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案：遼史作甲申，次定州，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以定州節度副使耶律忠爲定州節度使，孫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戊申，車駕至絳州，本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成霸卿、曹可璠等守其郡，帝建義之始，不時歸命，及車駕至，帝耀兵於城下，不令攻擊，從朗等遂降。

六月乙卯，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

案通鑑：起復趙匡贊在七月甲午以後，與薛史

異。又，匡贊，薛史作趙贊。考贊卽延壽之子，仕宋，歷廬、延、邠四州，蓋入宋後，避諱去「匡」字也，今仍其舊。又，案

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考遼天祿二年卽漢乾祐二年，此時天福十二年，延壽尙未死也。此必因延壽爲永康王所鎖，而漢人傳其已死，遂起復其子贊以絕其北向之心耳（一）。又，考通鑑，潰使

弔祭河中，因起復移鎮，在七月甲午以後。薛史繫于六月，前後互異。（孔本）是日，契丹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張礪卒於鎮州。丙辰，車駕至洛，兩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郇國公李

從益、唐明宗淑妃王氏皆賜死於東京。甲子，車駕至東京。丙寅，以漢州就糧歸捷指揮使

張建雄爲濮州刺史，以金州守禦指揮使康彥環爲金州防禦使。建雄、彥環皆因亂害本州刺

史，自知州事，故有是命。以北京知進奏王從璋爲內客省使。戊辰，制：「大赦天下。應天

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除十惡五

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諸州去年殘稅並放。東、西京一百里外，放今年夏稅；一百里內及京城，今年屋稅並放一半。契丹所授職任，不議改更。諸貶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三）；已量移者與敘錄。徒流人並放還。應係欠省錢，家業抵當外並放。宜以國號爲大漢，年號依舊稱天福云。案歐陽史：六月戊辰，改國號漢，是戊辰以前猶未改國號也。遼史太宗紀：二月辛

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蓋因其自立而牽連書之，疑未詳考。己巳，詔青州、襄州、安州

復爲節鎮，曹、陳二州依舊爲郡。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同平章事。以中書舍人劉繼儒爲

宗正卿；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兵部侍郎張允落職守本官；以尙書左丞張昭爲吏部侍郎；

案東都事略張昭傳：昭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舊五代史考異）以左散騎常侍邊歸讜爲禮部侍郎；

以左散騎常侍王仁裕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右諫議大夫張沆爲左散騎常侍，充

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李式爲光祿卿；以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邊光範爲衛尉卿。甲

戌，詔：「文武臣僚，每遇內殿起居，輪次上封事。」丁丑，以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卒輟視朝三

日。是月，契丹所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爲屯駐指揮使王繼弘、楚暉所殺。

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爲太僕卿。案：上交本名遠，避漢祖諱，以字行，見宋史。（舊五代史

考異）以戶部侍郎邊蔚爲御史中丞。甲午，武安軍節度副使、水陸諸軍副都指揮使、判內外

諸司、江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尉馬希廣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三），行潭州大都督、天策

上將軍，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察使、江南諸道都統，封楚王。丙申，以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衛國公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加守太傅；以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爲晉昌軍節度使；案宋史趙贊傳：贊懼漢疑已，潛遣親吏趙僊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趙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鎮，從爲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若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爲公申理。」贊卽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于陷穽，吾忍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卽命爲左驍衛將軍。（舊五代史考異）以晉昌軍節度使張彥超爲鄜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庚子，以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彥卿爲兗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爲徐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爲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辛丑，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贈太保。甲辰，華州節度使侯

章、同州節度使張彥威、涇州節度使史威，並加檢校太尉。以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銖爲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爲安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並加檢校太尉。庚戌，以司天監任延皓爲殿中監_{〔五〕}，以司天少監杜昇爲司天監。是月，契丹永康王兀欲囚祖母述律氏於木葉山。

閏月辛酉，以左衛上將軍皇甫立爲太子太師致仕。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故開封尹桑維翰贈尙書令，故西京留守景延廣贈中書令，以前衛尉卿薛仁謙爲司農卿_{〔五〕}。丙寅，唐故樞密使郭崇韜贈中書令，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贈尙書令，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贈侍中，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贈中書令。丁卯，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贈尙書令，追封齊王，仍令所司追諡立碑。唐故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追封魏王，故樞密使馮贇贈中書令，故河陽節度使、判六軍康義誠贈中書令。故西京留守、京兆尹王思同、故邠州節度使藥彥稠、故襄州節度使安重進、故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並贈侍中。庚午，以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爲宣徽北院使，以監察御史王度爲樞密直學士。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_{案通鑑：杜重威之叛在七月，至閏月庚午乃削奪官爵。}_{〔五代春秋〕}_{歐陽史作閏七月，杜重威}

拒命。與通鑑異。（舊五代史考異）以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率兵進討。辛未，以權樞密使楊邠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傅；以權樞密副使郭威爲副樞密使，加檢校太保；以權三司使王章爲三司使，加檢校太傅。壬申，故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贈中書令，故曹州節度使石贇贈侍中，故滑州節度使皇甫遇贈中書令。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皆贈太尉；故宣徽使孟承誨贈太保。丁丑，有彗出於張，旬日而滅。己卯，陝州節度使趙暉加階爵，晉州節度使王晏加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爵，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檢校太尉。鄧州節度使常思加檢校太尉，移鎮潞州。庚辰，追尊六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高曾已下四廟，追尊諡號，已載於前矣。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六廟樂章舞名：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獻，請奏積善之舞；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其六廟歌詞，文多不錄。

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榮等（各）逐契丹所命節度使麻答，復其城；麻答與河陽節度使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並奔定州。馳驛以聞。庚寅，以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爲邢州節度使。辛卯，詔恆州復爲鎮州，順國軍復爲成德軍。乙未，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爲鎮州留後。丙申，詔天下凡關賊盜，不計贓物多少，案

驗不虛，並處死。以兩浙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弘佐薨廢朝三日。丙午，以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爲沁州刺史，依前吐渾節度使。己酉，以刑部尙書竇貞固爲吏部尙書。是日，薛懷讓奏，收復邢州，殺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案歐陽史：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薛史祇載奏聞之期，不言收復爲何日，與歐陽史異。（孔本）初，懷讓爲洛州防禦使，契丹麻答發健步督洛州糧運，懷讓殺之以聞。帝遣郭從義與懷讓攻取邢州，蕃將楊袞來援鐸，懷讓拒之，不勝，退保洛州，敵騎掠其部，民大被其苦。會鎮州逐麻答，楊袞收兵而退，鐸乃上表請命。懷讓乘其無備，遣人給鐸云（七）：「奉詔襲契丹，請置頓於郡。」案宋史薛懷讓傳：懷讓遣人給鐸云：「我奉詔爲邢州帥。」據薛史，則懷讓實給鐸奉詔襲契丹，以庚寅授邢州節度使，非給之也。特託言置頓于郡耳。（舊五代史考異）鐸開門迎之，卽爲懷讓所害，時人冤之。鐸初受契丹命爲邢州都指揮使，及永康王以高奉明爲節度使，麻答署鐸爲邢州副使兼都指揮使。帝至東京，奉明歸鎮州，令鐸知邢州事，至是遇害。庚戌，文武百僚上表，請以二月四日降誕日爲聖壽節，從之。前晉昌軍節度副使李肅可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八）。是月，遣使諸道和市戰馬。

九月甲子，宰臣蘇逢吉兼戶部尙書，蘇禹珪兼刑部尙書。丁卯，以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爲太常卿。戊辰，故易州刺史郭璘贈太傅。甲戌，宰臣蘇逢吉加左僕射、監修國

史，蘇禹珪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吏部尚書竇貞固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案宋史竇貞固傳：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思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持重寡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舊五代史考異）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案宋史李濤傳：杜重威叛，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故有是命。（舊五代史考異）宋史李濤傳：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二帥不協，濤密疏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即拜中書侍郎兼戶部侍郎、平章事。（殿本）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戊寅，詔以杜重威叛命，取今月二十九日暫幸澶、魏。己卯，以前樞密使李崧爲太子太傅，以前左僕射和凝爲太子太保。庚辰，車駕發京師。

冬十月癸未，以太子太保李鐸爲司徒，以太子太傅盧文紀爲太子太師，以前磁州刺史李穀爲左散騎常侍。宋史李穀傳：舊制，罷外郡歸本官，至是進秩，獎之也。（殿本）甲申，車駕次韋城。詔：「河北諸州見禁罪人，自十月五日昧爽以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壬辰，日有黑子如鷄卵。丙申，以相州留後王繼弘爲相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至鄴都城下。案：通鑑作戊戌，至鄴都城下。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督衆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衆議未欲攻擊，副部署慕容彥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萬餘人，不克而退。

十一月壬子，雨木冰。癸丑，日南至，從官稱賀於行宮。己未，湖南奏，荆南節度使高

從海叛。辛酉，雨木冰。壬申，杜重威上表請命。癸酉，雨木冰。雨木冰，原本作「大冰」，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丁丑，杜重威素服出降，待罪於宮門，詔釋其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加守太尉，封臨清王。以杜重威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己卯，以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爲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爲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爲鄆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爲貝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郭從義爲澶州節度使。

十二月辛巳朔，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尙洪遷爲夔州節度使（六），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戌，車駕發鄴都歸京。癸巳，至自鄴都。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案通鑑云：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乙未，追立爲魏王。與薛史紀日互異。（舊五代史考異）丁酉，帝舉哀於太平宮。庚子，司徒李麟薨。辛丑，以前鄆州節度使郭謹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戊申，宿州奏，部民餓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

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乙卯，制：「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爲乾祐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己未，改御名爲暉。辛

酉，詔：「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並不得奏薦，帶使相節度使許奏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只許奏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聽奏。所薦州縣官，帶使相節度使許薦三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刺史一人」云。以前鄧州節度使、燕國公馮道爲守太師，進封齊國公。甲子，帝不豫。庚午，以前宗正卿石光贊爲太子賓客，以太僕卿趙上交爲祕書監。丁丑，故尙書左丞韓祚贈司徒。二十七日丁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年五十四，祕不發喪。庚辰，太傅杜重威伏誅。案契丹國志云：漢祖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死于市，市人爭啖其肉。（舊五代史考異）

二月辛巳朔，內降遺制，皇子周王承祐可於柩前卽皇帝位。是日發哀。其年三月，太常卿張昭上諡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十一月壬申，葬於睿陵，宰臣蘇禹珪撰諡冊、哀冊文云。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十八。

五代史補：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史臣曰：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并汾，遄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

而有帝圖，雖曰人謀，諒由天啓。然帝昔蒞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覩爲君之德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十八。

校勘記

〔二〕又按遼史世宗紀……以絕其北向之心耳 八十二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三〕未量移者與量移 「者」字原無，據彭校補。冊府卷九五作「未量移者當與量移」。

〔三〕馬希廣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劉本同。殿本「可」作「加」。

〔四〕任延皓 原作「任廷浩」，據殿本、本書卷一〇八任延皓傳改。

〔五〕薛仁謙 原作「薛仁讓」，據殿本、本書卷一二八薛仁謙傳改。

〔六〕白再榮 劉本同。殿本作「白再筠」。影庫本批校云：「白再榮，『榮』應作『筠』。」按本書卷一〇

六白再榮傳、歐陽史卷四八白再榮傳均作「榮」。

〔七〕遣人給鐸 「給」原作「詒」，據殿本、劉本改。

〔八〕李肅可左驍衛上將軍致仕 盧本同。殿本、劉本「可」作「加」。

〔九〕尙洪遷 原作「尙洪千」，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尙洪千』，『千』應作『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

漢書三

隱帝紀上

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李太后，以唐長興二年，歲在辛卯，三月七日，生帝於鄴都之舊第。高祖鎮太原，署節院使，節院，原本作「卽院」，冊府元龜作「節院」，今改正。（影庫本粘籤）累官至檢校尙書右僕射。國初，授左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遷大內都點檢、檢校太保。

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高祖崩，祕不發喪。二月辛巳，授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畢，有頃，召文武百僚赴萬歲殿內，降大行皇帝遺制，云：「周王承祐，可於柩前卽皇帝位。服紀日月，一依舊制。」是日，內外發哀成服。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甲申，羣臣上表請聽政，詔答不允，凡四上表，從之。丁亥，帝於萬歲殿門東廡下見羣臣，尊母后爲皇太后。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

卒。庚寅，以前晉州留後劉在明爲鎮州留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檢校太尉。是日，工部尙書龍敏卒。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於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其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移贊於京兆，「移贊于京兆」下疑有脫文，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與永樂大典同，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侯益與贊皆求援於蜀，蜀遣何建率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癸巳，制：「大赦天下，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所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中外文武臣僚並與加恩，馬步將士各賜優給。」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爲二王後」云。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遣人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以兵部侍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司徒詡爲禮部侍郎。丁未，以光祿卿李式爲尙書右丞，以禮部侍郎邊歸儼爲刑部侍郎，以刑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

三月甲寅，帝始御廣政殿，羣臣起居。殿中少監胡崧上言：「請禁斫伐桑棗爲薪，城門所由，專加捉搦。」從之。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清王高行周進封鄴王，北京留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崇加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史弘肇並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致仕。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守太傅，進封

魯國公、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魏國公安審琦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彥卿加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劉信加檢校太師。壬戌，以宰臣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 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 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 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 邊蔚爲儀仗使。丙寅，以前鳳翔節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兼侍中 侯益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案宋史 侯益傳：益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中 益連結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肇輩，言王景崇之橫恣，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舊五代史考異）西京留守、檢

校太師、平章事、莒國公 李從敏，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李彝殷，並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劉銖，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慕容彥超，並加檢校太師。詔改廣晉府爲大名府，晉昌軍爲永興軍。戊辰，靈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馮暉加兼侍中；河陽節度使 武行德、滄州節度使 王景、華州節度使 侯章、晉州節度使 王晏，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庚午，涇州節度使 史懿、潞州節度使 常思、同州節度使 張彥威、延州節度使 高允權，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 郭從義、邢州節度使 薛懷讓，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前奉國右廂都指揮使 王饒爲鄆州留後。甲戌，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王守恩爲永興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滑州節度使、檢校太

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以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陝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皓配流鄜州〔二〕，坐爲劉崇所奏故也。丙子，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弘、安州節度使楊信，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部署如故；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並加檢校太師。丁丑，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罷免，勒歸私第。時蘇逢吉等在中書，樞密使楊邠、副樞密使郭威等，權勢甚盛，中書每有除授，多爲邠等所抑。濤不平之，因上疏請出邠等，以藩鎮授之，樞密之務，宜委逢吉、禹珪。疏入，邠等知之，乃見太后泣訴其事，太后怒，濤由是獲譴。先是，中書廚釜鳴者數四，未幾，濤罷免。案宋史李濤傳：濤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於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爲所構，免相歸第。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西道諸州奏，河中李守貞謀叛，發兵據潼關。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監押王玉奏，收復潼關。定州孫方簡奏，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遁去。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尉；三司使王章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郢州刺史尹實奏，荆南起兵

在境上，欲攻城。是日，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一行兵馬都部署。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部署前永興節度使趙贊部下牙兵趙思綰等三百餘人赴闕，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故命從義帥師以討之。案歐陽史云：四月壬午，永興軍

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案薛史，趙思綰據城叛，自在三月，非四月事。又思綰先據城叛，後附于李守貞。歐陽史先書

李守貞反，後書思綰叛，亦誤也。通鑑從薛史。甲申，王景崇奏，趙思綰叛，見起兵攻討。丁亥，幸道宮、

佛寺禱雨。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弘倧

加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守中書

令，以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庚寅，宰臣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並

進封開國公。辛卯，削奪李守貞在身官爵。甲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王仁裕爲戶部

尚書，以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范質爲戶部侍郎，

以樞密直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並依前充職。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

遷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三〕，案：通鑑作西面行營都虞候。（孔本）以客省使王峻爲西南面行營兵馬

都監。戊戌，以宣徽南院使扈彥珂爲左金吾上將軍。庚子，以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

太傅劉承贊爲徐州節度使。甲辰，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爲右金吾上將軍，以皇城使李暉爲

宣徽南院使。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復入於本州。初，方簡爲狼山寨主，叛晉歸契

丹，及契丹降中渡之師，乃以方簡爲定州節度使。契丹主死，永康王嗣位，卽以蕃將耶律忠代之，移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高祖至闕，方簡歸款，復以中山命之。是歲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隳城壁，焚室廬，盡驅人民入蕃，惟餘空城瓦礫而已。至是，方簡自狼山回保定州。是月，河決原武縣，河北諸州旱，徐州餓死民九百三十有七。

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己未，回鶻遣使朝貢。丁卯，前翰林學士徐台符自幽州逃歸。乙亥，河決滑州魚池。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內客省使王峻爲宣徽北院使，依前永興城下兵馬都監。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時廷翰殺本州刺史何行通，自知州事，故有是命。甲申，以皇弟右衛大將軍承勳爲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豐州節度使郭勳加檢校太師。辛卯，永興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得王景崇報，有兵自隴州來，欲投河中，追襲至鄜城。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歸命，從誨嘗拒朝命，至是方遣牙將劉扶詣闕請罪。丙申，鎮州奏，節度使劉在明卒。戊戌，以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爲鎮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李暉爲河陽節度使，以相州節度使王繼弘爲貝州節度使。壬寅，荆南高從誨貢奉謝恩，釋罪。丙午，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守恩爲西京留守。是月，河北旱，青州蝗。

秋七月戊申朔，相州節度使王繼弘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卽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累跡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壬子，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乙卯，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尊號，獻舞名并歌辭，舞曲請以「觀德」爲名，歌辭不錄。丙辰，以久旱，幸道宮、佛寺禱雨，是日大澍。開封府言，陽武、雍丘、襄邑三縣，蝗爲鸛鵒聚食，詔禁捕鸛鵒。庚申，樞密使郭威加同平章事。辛酉，滄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乙丑，以宣徽北院使王峻爲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吳虔裕爲宣徽北院使。戊辰，以遂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爲澶州節度使，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庚午，故兵部尙書李懌贈尙書左僕射。鎮州奏，準詔處斬節度副使張鵬訖。鵬以一言之失，爲鄴帥高行周所奏，故命誅之。乙亥，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與八作使王繼濤領部下兵同赴鳳翔，時王景崇拒命故也。

八月己卯，以華州節度使侯章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上將軍扈彥珂爲華州節度使。壬午，命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詔河府、永興、鳳翔行營諸軍，一稟威節制。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連衡作叛，朝廷雖命白文珂、常思攻討河中，物議以二帥非守貞之敵，中外憂之，及是命之降，人情大愜。案通鑑云：自河中（四）、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

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五），諸軍皆受威節度。與薛史所載詳略互異。

又案薛史周太祖紀云：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據此紀，則周太祖以七月庚申加同平章事，八月壬午，命赴河中府軍前，非一時事也。二紀前後自相矛盾。歐陽史漢、周本紀，亦各仍薛史之舊，未能參考畫一。

通鑑定從薛史漢紀（六）。癸巳，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劉詞爲夔州

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吳越國王錢弘俶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弘俶，故吳越王元瓘之子也。先是，其兄弘侖襲父位，尋爲部下所廢，以弘俶代之，故特加是命焉。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部署兵士赴鳳翔城下。癸卯，郭威奏，今月二十三日，大軍已抵河府賊城，至二十六日，開長連塹畢，築長連城次。

九月戊申，侯益部曲王守筠自鳳翔來奔，言益家屬盡爲王景崇所害。壬子，郭威奏，破河府賊軍於城下。甲寅，故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贈太尉。乙丑，雪，書不時也。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於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案隆平集：藥元福從趙暉進討，兵衆寡數倍，他將皆爲卻，元福擁數百騎獨出，令曰：「敢回頭者斬。」衆効死以戰，遂有成。

功。（舊五代史考異）壬申，郭威奏，得郭從義報，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彥從率兵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詔升河中府解縣爲解州。

冬十月丙子朔，山陵使竇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從之。丁丑夕，歲星入太微。戊寅，趙暉奏，破王景崇賊軍於鳳翔城下。甲申，吐番遣使獻方物。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停任，坐檢田受請託也。丁亥，中書舍人張誼責授房州司戶，兵部郎中馬承翰責授慶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先是，誼與承翰俱銜命于兩浙，覩其驕僭之失，形於譏誚，兼乘醉有輕肆之言，錢弘俶恥之，撫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故有是命。甲辰，延州奏，夏州李彝殷先出兵臨州境，（夏州，原本作「雅州」，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欲應接李守貞，今却抽退。

十一月甲寅，誅太子太傅李崧及其弟司封員外郎嶼、國子博士羲，夷其族，爲部曲誣告故也。詔曰：「稔惡圖危，難逃天網；虧忠負義，必速神誅。李崧頃在前朝，最居重位，略無裨益，遂至滅亡。及事契丹，又爲親密，士民俱憤，險佞可知。先皇帝含垢掩瑕，推恩念舊，擢居一品，俾列三師。不謂潛有苞藏，謀危社稷，散差人使，潛結奸兇，俯近山陵，擬爲叛亂。按其所告，咸已伏辜，宜正典章，用懲奸逆。其李崧、李嶼、李羲一家骨肉，及同謀作亂人，並從極法」云。庚申，大行皇帝靈駕進發。辛酉，荆南奏，節度使高從誨卒。壬申，葬高

祖皇帝於睿陵。

十二月丁丑〔七〕，荆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行峽州刺史高保融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渤海郡侯。壬午，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六廟寶冊，正使宰臣蘇禹珪及副使大府卿劉皞赴西京行禮。兗州奏，淮賊先於沂州界立柵，前月十七日已歸海州，爲李守貞牽制也。案南唐書：嗣主六年，李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又，李金全傳云：出師流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舊五代史考異）庚寅，奉高祖神主於西京太廟。淮南僞主李璟奉書於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聞大國沿淮屯軍，當國亦於境上防備。昨聞大朝收軍，當國尋已徹備，其商旅請依舊日通行。」朝廷不報。辛卯，羣臣上表，請以三月九日誕聖日爲嘉慶節，從之。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奏，得都頭李彥、李遇等告：「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與鄉軍指揮使高志，結集草寇，欲取臘辰窺圖州城。尋請使臣與指揮使李勳，聊將兵士巡檢偵邏，劉景巖果出兵鬪敵，時卽殺敗，其劉景巖尋獲斬之。」詔曰：「劉景巖年已衰暮，身處退閑，曾無止足之心，輒肆苞藏之毒，結集徒黨，窺伺藩垣。所賴上將輸忠，三軍協力，盡除醜類，克殄渠魁。其劉景巖次男前德州刺史行琮已行極法，長男渭州刺史行謙、孫男邢州馬軍指揮使崇勳特放。」是冬，多昏霧，日晏方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二百一）

校勘記

〔二〕任延皓配流鄜州 「皓」原作「浩」，據本書卷一〇八任延皓傳改。「鄜州」，本書卷一〇八張允傳作「麟州」。

〔三〕尙洪遷 原作「尙洪千」，據殿本、劉本、本卷下文改。

〔三〕內客省使 「使」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及本卷上文補。

〔四〕河中 原作「河東」，據通鑑卷二八八改。

〔五〕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 「西面」二字原無，據通鑑卷二八八補。

〔六〕又案薛史……通鑑定從薛史漢紀 一〇六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七〕十二月丁丑 「月」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

漢書四

隱帝紀中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制曰：

朕以眇躬，獲纘洪緒，念守器承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玄道猶艱，王室多故，天降重戾，國有大喪，奸臣樂禍以圖危，羣寇幸災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嘗膽履冰，廢飧輟寐，雖居億兆之上，不以九五爲尊，漸冀承平，永安遐邇。內則稟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勳，股肱叶謀，爪牙宣力。西摧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諸蕃，斷其臂而折其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纔聞矢接鋒交，已見山摧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修奉園陵，崇建宗廟，右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中，大禮無闕，負荷斯重，哀感良深。

今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宜申兌澤，允答天休，卹獄緩刑，捨過宥罪，當萬物之孳甲，開三面之網羅，順彼發生，以召和氣。應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劫家殺人正身外，其餘並放。

河府李守貞、

河府，原本作「何府」，冊府元龜作「河中」，考薛史多稱河中府爲河府，今改正。（影庫本粘

籤）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比與國家素無讎讐，偶因疑懼，遂至叛逆。然以彼之生靈，朕之赤子，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溝委壑，爲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己愛人，先王厚德，包垢含辱，列聖美談，宜推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貞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翻然歸順，朕卽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順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剋日盪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註誤，一切不問。

重念征討已來，勞役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卹之澤，未被於疲羸；愁嘆之聲，幾盈於道路。卽俟邊鋒少弭，國難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蕃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冤濫，共恢庶政，用副憂勞。凡百臣僚，當體朕意。

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恩者，

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四日夜，賊軍偷斫河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蜀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郭威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珂、劉詞等曰：「賊之驍勇，並在城西，慎爲儆備。」既行，至華州，聞川軍敗退，且憂文珂等爲賊奔突，遂兼程而迴。賊城內偵知郭威西行，於正月四日夜，遣賊將王三鐵等，案通鑑作王繼勳。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撾，軍中目爲「王三鐵」。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爲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砦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遂敗之。

二月丙子，詔：「諸道州府，所征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紐征白米稗草已納外，並放。」是日旦，黑霧四塞。丁丑夕，大風。乙酉，以前房州刺史李筠夫爲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達，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達，李守貞之妹壻也，故皆誅之。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奏，至峒崙鎮遇淮賊三，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戊戌，大雨霖。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撰高祖實錄。

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內指揮使劉鈞爲汾州防禦使。

夏四月丙子，以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留後王保義爲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丁丑，潁州獻紫兔、白兔。是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地震。辛巳，太白經天。辛丑，幸道宮禱雨。

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爲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義爲右神武統軍。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遜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遷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覩蝥生彌亙數里，一夕並化爲蝶飛去。辛酉，兗、鄆、齊三州奏蝥生。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內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奏，蠻寇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於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兗州奏，捕蝗二萬斛，魏、博、宿三州蝗抱草而死。抱草，原本作「抱卓」，今據薛史五行志改正。（影庫本粘籤）乙亥，潁州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案：楊信本名承信，在隱帝時，避御名去「承」字。薛史仍當時實錄之舊。（舊五代史考異）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鐫勒畢，無故中斷。詔別令鐫石鐫勒。己卯，滑、濮、澶、曹、兗、淄、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中使致祭於所在川澤山林之神。開封府、滑、曹等州蝗甚，遣使捕之。案宋史段思恭傳：「隱帝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三），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舊五代史考異）壬午，月犯心星。辛卯，回鶻遣使貢方物。丙申，改商州

乾元縣爲乾祐縣，隸京兆府。是月，邠、寧、澤、潞、延、鄜、坊、晉、絳等州旱。

秋七月辛亥，湖南奏，析長沙縣東界爲龍喜縣，從之。丙辰，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府羅城，李守貞退保子城。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自今月三日授華州留後，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日夕，有部曲曹彥進告，思綰欲於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路，云俟夜進途。臣尋與王峻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軍，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趙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案：歐陽史作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以郭威專殺爲文，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案：歐陽史作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蓋以郭從義等請命于郭威，始誅思綰，故以郭威專殺爲文，又誤以奏聞之日爲專殺之日也。通鑑作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壬子，殺思綰。

與薛史合，爲得其實。（孔本）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案通鑑：壬戌，李守貞自焚死。歐陽史作甲子，克河東。祇以奏聞之日爲據也。五代春秋繫于六月，殊誤。（舊五代史考異）丙寅，

以權涼州留後折逋嘉施爲河西軍節度留後。兗州奏，捕蝗三萬斛。丁卯，前洛州團練使武漢球卒。戊辰，永興軍節度使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同平章事，徙華州節度使（三）。郭從義奏，處斬前巡檢使喬守溫，供奉官王益、時知化、任繼勳等。守溫受高祖命巡檢京兆，會王益自鳳翔押送趙思綰等赴闕，行至京兆，守溫迎益於郊外，思綰等突然作亂，遂據其城。

及郭從義率兵攻討，令守溫部署役夫。守溫有愛姬陷在賊城，爲思綰所錄，及收城，從義盡得思綰之婢僕，守溫求其愛姬，從義雖與之，意有所慊，遂發前罪，密啓于郭威，請除之，與王益等併誅焉。兗州奏，捕蝗四萬斛。

壬午^{（六）}，西京留臺侍御史趙礪彈奏，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去年五月後來，每稱請假，俱是不任拜起。詔延等宜以本官致仕。甲申，以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加兼侍中；潞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副都部署常思加檢校太師；以右散騎常侍盧撰爲戶部侍郎致仕。辛卯，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官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詔：「起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擬縣令。」癸巳，以翰林學士、工部尙書張沆爲禮部尙書。沆卜葬先人，以內署無例乞假，乃上章請解職，以赴葬事，遂落職以遣之。乙未，宣徽南院使、永興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府行營兵馬都監吳虔裕，並加檢校太傅。

九月乙巳，樞密使郭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加兼中書令。初，郭威平河中回，朝廷議加恩，威奏曰：「臣出兵已來，輦轂之下，無犬吠之憂，俾臣得專一其事，軍旅所聚，貲糧不乏，此皆居中大臣鎮撫謀畫之功也，臣安敢獨擅其美乎！」帝然之，於是弘肇與宰相、樞密使、三司使，次第加恩。既而諸大臣以恩之所被，皆朝

廷親近之臣，而宗室劉信及青州劉銖等皆國家元勳，青州劉銖，原本作「清州劉殊」，今從通鑑改正。（影

庫本粘籤）必有不平之意，且外慮諸侯以朝廷有私於親近也，於是議及四方侯伯，普加恩焉。

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彥澄、推官姜蟾、少尹崔淑並免居官，坐不隨府罷職，爲留臺侍御史趙礪所彈也。己酉，以右千牛上將軍孫漢贇爲絳州刺史，禮部尙書、判吏部尙書銓事王松停見任，坐子仁寶爲李守貞從事也，尋卒於其第。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案：宋史竇貞固

傳作隱帝即位，加司徒。考貞固加司徒，在乾祐二年，宋史作即位所加，蓋未詳考。（舊五代史考異）蘇逢吉加守司

空，蘇禹珪加左僕射，楊邠加右僕射，依前兼樞密使。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立卒。癸丑，三司

使王章加邑封。乙卯，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師，襄州安審琦加守太傅，兗州府符彥卿加守太

保，北京劉崇加兼中書令。丁巳，澶州李洪信移鎮陝州，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

李洪義爲澶州節度使。己未，許州劉信加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魯國公，鄆州慕容彥超、

青州劉銖並加兼侍中。湖南馬希廣奏，於八月十八日大破朗州馬希萼之衆。辛酉，靈州馮

暉、夏州李彝殷並加兼中書令。右武衛將軍石懿、左武衛將軍石訓並停任。懿等以八

月中秋，享晉五廟，命倡婦宿於齋宮，鴻臚寺劾之，故有是責。癸亥，鎮州武行德、鳳翔趙暉

並加檢校太師。鄴都、磁、相、邢、洛等州奏〔乞〕霖雨害稼。西京奏，洛水溢岸。乙丑，晉州

王晏、同州張彥贇、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並加檢校太師。

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入寇。是日，定州孫方簡、徐州劉贛並加同平章事，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案：延渥爲利州節度使，于前未見。王禹偁宋公神道碑云：「少帝嗣統，授檢校太尉，使持

節利州諸軍事，行利州刺史。」蓋延渥于元年出鎮利州，二年復改鎮也。薛史未及詳載。（舊五代史考異）甲戌，皇弟

興元節度使承勳加檢校太師。承勳，原本作「成熏」，今從歐陽史家人傳改正。（影庫本粘籤）丙子，相州郭

謹、貝州王繼弘、邢州薛懷讓並加檢校太尉。庚辰，安州楊信、鄧州劉重進加檢校太師，河

陽李暉加檢校太傅。壬午，兩浙錢弘俶加守尙書令，湖南馬希廣加守太尉。癸未，監修國

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高祖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荆南高保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以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李建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奉國左廂都指揮

使、永州防禦使王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貝州高老鎮，南至鄴都

北境，又西北至南宮、堂陽，殺掠吏民。數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將，閉關自固。遣樞密

使郭威率師巡邊，仍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岐國公，豐州郭勳進

封虢國公。

十一月壬寅，鄜州留後王饒加檢校太傅。癸丑，以吳越國王錢弘俶母吳氏爲順德太夫

人。時議者曰：「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乃有諡，后妃公主亦然。唐則天女主，自我

作古，乃生有則天之號，韋庶人有順聖之號，知禮者非之。近代梁氏，賜張宗奭妻號曰賢懿，

又改爲莊惠，今以吳氏爲順德，皆非古之道也。」乙卯，以大府卿劉皞爲宗正卿。

十二月庚午朔，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瞻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廢朝二日。辛未，日暈三重。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詔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修撰。以禮部尙書張沆復爲翰林學士。壬午，皇帝二十一姊永寧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潁州奏，破淮賊於正陽〔九〕。〔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二百一〕

校勘記

〔一〕宋史王繼勳傳……軍中目爲王三鐵 二十九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二〕峒嵒鎮 殿本、通鑑卷二八八同，劉本、彭校「峒」作「峒」。張元濟云：按東海郡司吾或從「山」，見前漢地理志。

〔三〕苟獄訟平允 「苟」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及宋史卷二七〇段思恭傳補。

〔四〕王峻 原作「王峻」，據殿本、劉本及本卷下文改。影庫本批校云：「王峻之「峻」，據下文當作「峻」。」

〔五〕徙華州節度使 「徙」原作「以」，據殿本改。影庫本粘籤云：「以華州節度使句，「以」字按文義當作「徙」字。」

〔六〕壬午 殿本、劉本同。據通鑑卷二八八，壬午當在八月。按二十史朔閏表，乾祐二年八月壬申朔，壬午爲十一日。

〔七〕右武衛將軍石懿 「武」字原無，據劉本、彭本補。按下文有「左武衛將軍石訓」，此處當有「武」字。

〔八〕磁相邢洺等州奏 「州」字原無，據殿本補。

〔九〕破淮賊於正陽 「正陽」原作「安陽」，據殿本、通鑑卷二八八改。通鑑注云：「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臨淮津。」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

漢書五

隱帝紀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己亥朔，帝不受朝賀。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逆賊王景崇舉族自燔而死。案：歐陽史作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據薛史則收復鳳翔自在二年十二月，非三年春事也，歐陽史蓋誤以告捷之月爲收復之月耳。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爲得其實。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暉加兼侍中。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荻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赴之。庚戌，前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除名，流登州沙門島。先是，友規權知永興軍府事，及趙思綰之奔衝，友規失守城池，至是乃正其罪焉。癸亥，以長曆推之，當作「癸丑」，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以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丙寅（二），分命使臣赴永興、鳳翔、

河中，收葬用兵已來所在骸骨〔三〕，時已有僧聚髑髏二十萬矣。前沂州刺史郭瓊奏，部署兵士，深入海州賊界。是月，有狐登明德樓，主者獲之，狐毛長而腹下別有二足。

二月辛巳，青州奏，郭瓊部署兵士，自海州迴至當道。甲申，樞密使郭威巡邊迴。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乙未，以前安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左武衛上將軍，以鄆州節度使焦繼勳爲右武衛上將軍〔三〕，以前永興軍節度使趙贊爲左驍衛上將軍。

三月己亥，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三人徇于市，給衫帽放還本土。是月，鄴都留守高行周、兗州符彥卿、鄆州慕容彥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皆自鎮來朝，嘉慶節故也。戊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帝初舉樂。壬戌，鄴都高行周移鎮鄆州，兗州符彥卿移鎮青州，並加邑封。甲子，西京留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並進邑封，鄆州慕容彥超移鎮兗州。

夏四月戊辰朔，邢州薛懷讓移鎮同州，相州郭謹、河陽李暉並進邑封。庚午，府州折從阮移鎮鄧州。辛未，故深州刺史萬山案遼史世宗紀，殺深州刺史萬山在天祿三年，即漢乾祐二年。

贈太傅。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索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之。契丹僞退十餘里〔四〕，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於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契丹亦解去。時論以萬進爲罪，故加萬山贈典焉。壬申，華

州劉訥移鎮邢州，安州楊信移鎮鄜州，貝州王令溫移鎮安州，並加邑封。以鄜州留後王饒爲華州節度使，以其來朝故也。丁丑，尙食奉御王紹隱除名，流沙門島，坐匿軍營女口也。辛巳，以宣徽北院使吳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時樞密使楊邠上章乞解樞機，帝命中使諭之曰：「樞機之職，捨卿用誰？忽有此章，莫有人離間否？」虔裕在傍颺言曰：「樞密重地，難以久處，俾後來者迭居，相公辭讓是也。」中使還具奏，帝不悅，故有是命。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鄴都留守，依前樞密使。詔河北諸州，應兵甲、錢帛、糧草一稟郭威處分。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爲團練州。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尙書王仁裕罷職，守兵部尙書。左千牛上將軍張瓘卒。庚寅，以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尙書工部侍郎李穀爲陳州刺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馬萬卒。甲午，以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爲右衛上將軍。

五月戊戌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丙午，以皇弟興元節度使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未出閣。甲子，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

閏月癸巳，京師大風雨，壞營舍，吹鄭門扉起，十數步而墮，拔大木數十，震死者六七人，水平地尺餘，池隍皆溢。是月，宮中有怪物，投瓦石，擊窗撼扉，人不能制。

六月庚子，以國子祭酒田敏爲尙書右丞。癸卯，太僕卿致仕謝攀卒，輟視朝一日。鄭州奏，河決原武縣界。乙卯，司天臺上言，鎮星逆行，至太微左掖門外，自戊申年八月十二日，入太微西垣，犯上將屏星執法，勾已往來，至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方出左掖門順行，自今年正月十日夜，復逆行入東垣，至左掖門。

秋七月庚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乙亥，滄州奏，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奏，溝河泛溢，州城內水深七尺。丙子，帝御崇元殿，授皇太后冊，命宰臣蘇逢吉行禮。辛巳，三司使奏：「州縣令錄佐官，請據戶籍多少，量定俸戶：縣三千戶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戶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戶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戶月出錢五百，並以管內中等戶充。錄事參軍、判司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戶與免縣司差役。」從之。

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於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辛酉，給事中陶穀上言，請停五日內殿轉對，從之。壬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爲御史中丞，邊蔚爲兵部侍郎。

九月辛巳，朗州節度使馬希萼奏請於京師別置邸院，朗州，原本作「狼州」，今據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不允。是時，希萼與其弟湖南節度使希廣方構閹牆之怨，故有是請。帝以湖

南已有邸務，不可更置，由是不允，仍命降詔和解焉。

冬十月己亥，帝狩於近郊。丙午，湖南馬希廣遣使上章，且言荆南、淮南、廣南三道結構，欲分割湖、湘，乞聊發兵師，以爲援助。時朝廷方議起軍，會內難，不果行。丁未，兩浙錢弘俶加諸道兵馬元帥^(六)。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卒。癸丑，以前同州節度使張彥贇爲相州節度使。辛酉，月犯心大星。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乙丑，永州唐將軍祠贈太保，從湖南請也。己巳，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未，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丙子，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夷其族。是日平旦，甲士數十人由廣政殿出，至東廡下，害邠等於閣內，皆死於亂刃之下。又誅弘肇弟小底軍都虞候弘朗、如京使甄彥奇、內常侍辛從審、楊邠子比部員外郎廷侃、右衛將軍廷偉、左贊善大夫廷倚、王章侄右領衛將軍旻、子壻戶部員外郎張貽肅^(七)、樞密院副承宣郭顥、控鶴都虞候高進、侍衛都承局荆南金、三司都勾官柴訓等。分兵收捕邠等家屬及部曲僉從，盡戮之。少頃，樞密承旨聶文進急召宰臣百僚，班於崇元殿，庭宣曰：「楊邠、史弘肇、王章等同謀叛逆，欲危宗社，並斬之，與卿等同慶。」班退，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帝親諭史弘肇等欲謀逆亂之狀，且言：「弘肇等欺朕年幼，專權擅命，使汝輩常懷憂恐，自此朕自與汝等爲主，必無橫憂也。」諸軍將校

拜謝而退。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統軍等上殿諭之。帝遣軍士守捉宮城諸門，比近日，朝臣步出宮門而去。是日晴霽無雲，而昏霧濛濛，有如微雨，人情惴恐。日將午，載楊邠等十餘尸，分暴於南北市。是日，帝遣腹心齋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案宋史：洪義本名洪威，避周太祖諱改。（舊五代史考異）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案東都事略：郭崇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舊五代史考異）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急詔鄆州高行周、青州符彥卿、永興郭從義、兗州慕容彥超、同州薛懷讓、鄭州吳虔裕、陳州李穀等赴闕。以宰臣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青州劉銖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判侍衛司事，內客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得密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齋所受密詔，馳至鄴都。案宋史：少帝遣供奉官孟業齋密詔，令洪義殺王殷。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遷延不敢發，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于周祖。（舊五代史考異）郭威得之，即召王峻、郭崇、曹英及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冤枉之狀，且曰：「汝等當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郭崇等與諸將校前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如此輩便握權柄，國得安乎？」事可陳論，何須自棄，致千載之下被此惡名。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雪。」於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案東都事略：漢隱帝遣使害太祖，魏仁浦

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斃！」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舊五代史考異）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鄴兵至澶州。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案歐陽史：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郭威。與薛史同。通鑑作辛巳，與薛史異。是日，詔前開封尹侯益、前鄴州節度使張彥超、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鄭州防禦使吳虔裕等，率禁軍赴澶州守捉。

辛巳，帝之小豎鷲脫自北迴。守捉，原本作「字足」，今從通鑑考異所引薛史改正。又，小豎鷲脫，通鑑「鷲」字從「鳥」，歐陽史鷲字從「馬」。胡三省通鑑注云：鷲，力鍾翻，又盧紅翻。歐陽史作「鷲」，亦音龍。薛史隱帝紀作「鷲」，周太祖紀作「鷲」，蓋亦據漢、周實錄，未及改從畫一也。今姑從其舊。（影庫本粘籤）先是，帝遣鷲脫偵鄴軍所至，爲游騎所獲，郭威卽遣迴，因令附奏赴闕之意，仍以密奏置鷲脫衣領中。帝覽奏，卽召李業示之，聶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于色。初議車駕幸澶州，及聞鄴兵已至河上，乃止。帝大懼，私謂宰臣竇貞固等曰：「昨來之事，太草草耳！」李業等請帝傾府庫以給諸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莫惜府庫。」遂下令侍衛軍人給二十緡，下軍各給十緡，其北來將士亦準此。仍遣北來將士在營子弟各齎家問，向北諭之。

壬午，鄴軍至封丘。慕容彥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案宋史侯益傳云：周太祖起

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于天下，兵不宜輕出，況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九），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舊五代史考異）彥超謂帝曰：「陛下勿

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彥超退，見聶文進，詢北來兵數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彥超懼，曰：

「大是劇賊，不宜輕耳！」又遣袁義、劉重進、王知則等出師，以繼前軍。慕容彥超以大軍駐

於七里郊，掘塹以自衛，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餉軍。癸未，車駕勞軍，卽日還宮。翌日，慕

容彥超揚言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再出，觀臣破賊。」甲申，車駕復出，幸七里店軍營。王

師陣於劉子陂，劉子陂，東都事略宋延渥傳作留子陂。考通鑑、歐陽史俱作「劉」，蓋地名多用對音字，今仍其舊。

（影庫本粘籤）與鄴軍相望。太后以帝至晚在外，遣中使謂聶文進曰：「賊軍在近，大須用意！」

文進曰：「有臣在，必不失策，縱有一百箇郭威，亦當生擒之耳！」彥超輕脫，先擊北軍，郭威

命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奔

於北軍。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而去，慕容彥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兗州。是夜，帝與宰臣從

官宿於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

乙酉旦，帝策馬至玄化門，劉鈗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迴，與

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剗刃於帝而崩，時年二十。蘇逢吉、郭允

明皆自殺。案通鑑考異引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日諱之，因允明自殺而歸罪

耳。今考劉恕所辨，祇以揣度言之，亦無實據，薛史蓋據當時實錄也（二〇）。是日，周太祖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翌日至晡方定。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爲亂兵所害，吏部侍郎張允墜屋而死。周太祖既入京城，命有司遷帝梓宮於太平宮。或曰：「可依魏高貴鄉公故事，以公禮葬之。」周祖曰：「予顛沛之中，不能護衛至尊，以至於此，若又貶降，人謂我何！」於是詔擇日舉哀，命前宗正卿劉卬主喪。丙戌，太后誥曰：

高祖皇帝翦亂除兇，變家爲國，救生靈於塗炭，創王業於艱難，甫定寰區，遽遺弓劍。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親承顧命，輔立少君，協力同心，安邦定國。旋屬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吳、蜀內侵，契丹啓釁，蒸黎兇懼，宗社岌危。郭威授任專征，提戈進討，躬當矢石，盡掃煙塵，外寇盪平，中原寧謐。復以強敵未殄，邊塞多艱，允賴寶臣，往臨大鄴，疆場有藩籬之固，朝廷寬宵旰之憂。不謂兇豎連謀，羣小得志，密藏鋒刃，竊發殿庭，已殺害其忠良，方奏聞於少主，無辜受戮，有口稱冤。而又潛差使臣，矯齎宣命，謀害樞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知無罪，天不助奸。

今者，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英、護聖都指揮使

白重贊、索萬進、田景咸、樊愛能、李萬全、史彥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弩手指揮使何贊等，徑領兵師，來安社稷。逆黨皇城使李業、內客省使閻晉卿、樞密都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脅君於大內，出戰于近郊，及至力窮，遂行弑逆，冤憤之極，今古未聞。

今則兇黨既除，羣情共悅。神器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久曠，宜擇賢君，以安天下。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男，俱列磐維，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議擇嗣君，以承大統云。

樞密使郭威以蕭牆變起，宗祏無奉，率羣臣候太后，請定所立，且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愛子也，請立爲嗣。」太后告以承勳羸病日久，不能自舉，周太祖與諸將請視承勳起居，及視之，方信，遂議立高祖從子、徐州節度使贊爲嗣。己丑^三，太后誥曰：「天未悔禍，喪亂孔多，嗣主幼沖，羣兇蔽惑，搆奸謀於造次，縱毒蠱於斯須，將相大臣，連頸受戮，股肱良佐，無罪見屠，行路咨嗟，羣心扼腕，則高祖之洪烈將墜于地。賴大臣郭威等，激揚忠義，拯濟顛危，除惡蔓以無遺，俾綴旒之不絕。宗祧事重，繼繼才難，既聞將相之謀，復考蒼龜之兆，天人協贊，社稷是依。徐州節度使贊，稟上聖之資，抱中和之德，先皇如子，鍾愛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臨萬國，宜令所司擇日備法駕奉迎卽皇帝位。於戲！神器至重，

天步方艱，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貽謀聽政，不可以不勤，允執厥中，祇膺景命。」是日，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奉迎。

周太祖以嗣君未至，萬機不可暫曠，率羣臣請太后臨朝，誥答曰：「昨以奸邪搆釁，亂我邦家，勳德効忠，剪除兇慝，俯從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再安，紀綱壞而復振。皇帝法駕未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請予蒞政，宜允輿議，權總萬機，止於浹旬，卽復明辟」云。按前代故事，太上皇稱誥，太皇太后、皇太后曰令，今云誥，有司誤也。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樞密使，右神武統軍袁義爲宣徽南院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爲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英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鎮州、邢州馳奏，契丹寇洺州，陷內丘縣。時契丹永康王兀欲率部族兩道入邊，內丘城小而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於敵，屠其城而去。案遼史世宗紀：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東鹿等城，大獲而還。與薛史所載互有詳略。

庚寅，樞密使郭威奏，左軍巡勘得飛龍使後贊款伏，與蘇逢吉、李業、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同謀，令散員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殺害史弘肇等。權開封尹劉銖具伏，朋附李業爲亂，屠害將相家屬。其劉銖等準誥旨處置訖，并蘇逢吉、郭允明、閻晉卿、聶文進首級，並梟

於南北市，其骨肉放棄。辛卯，河北諸州馳報，契丹深入。太后誥曰：「王室多故，邊境未寧，內難雖平，外寇仍熾。據北面奏報，強敵奔衝，繼發兵師，未聞平殄，須勞上將，暫自臨戎。宜令樞密使郭威部署大軍，早謀掩擊，其軍國庶事，權委宰臣竇貞固、蘇禹珪、樞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在京馬步兵士，委王殷都大提舉。」

十二月甲午朔，郭威領大軍北征。丁酉，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案東都事略：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范質

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三言。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

使。（舊五代史考異）陝州李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聶召、奉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使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衙楊紹勅等，同情謀叛，並殺之。惟康審澄夜中放火斬關，奔歸京師。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帥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壬寅，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牽引。乙巳，遣前淄州刺史陳恩讓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辛亥，遣宰相蘇禹珪及朝臣十員，往宋州迎奉嗣君。壬子，樞密使郭威次澶州，何福進已下及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爲天子，即日南還。威上章于太后，言爲諸軍所迫班師。庚申，威至北郊，駐軍於臯門村。許州巡檢、前申州刺史馬鐸奏，節度

使劉信自殺。壬戌，奉太后誥，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先是，樞密使王峻以湘陰公已在宋州，慮聞澶州之事，左右變生，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案東都事略郭崇傳：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贊，遇于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他也。」具言軍情有屬二吾，天命已定。贊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贊就館。（舊五代史考異）己未，太后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爲漢嗣，爰自藩鎮，徵赴京師。雖誥命尋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

明年正月丁卯，太后誥，奉符寶於監國，可卽皇帝位。周太祖踐阼，奉太后爲母，遷於西宮，上尊號曰昭聖太后。是月十五日，周太祖與百僚詣帝殯宮，成服親奠，不視朝七日。又詔太常定諡曰隱。以其年八月二日，復遣前宗正卿劉皞護靈輜，備儀仗，葬于許州陽翟縣之潁陵，祔神主于高祖之寢宮。帝姿貌白皙，眉目疏朗，未卽位時，目多閃掣，唾洩不止，卽位之始，遽無此態，及內難將作，復如故。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易，然畏憚大臣，未至縱恣。嘗因乾象差忒，宮中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父訊其休咎，延父對以修德卽無患。旣退，遣中使就問延父曰：「何者爲德？」延父勸讀貞觀政要。案東都事略張昭傳：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舊五代史考異）邇後與聶文進、

郭允明、後贊狎習，信其邪說，以至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爲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爲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臆響，豈偶然哉！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二百二。

史臣曰：隱帝以尙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主，德非禹、湯；輔政之臣，復非伊、呂。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雖僅滅於櫓槍；而內稔羣兇，俄自取於狼狽。自古覆宗絕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噫！蓋人謀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奪也。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二百二。

校勘記

〔二〕丙寅 原作「丙辰」，據通鑑卷二八九改。按二十史朔閏表，乾祐三年正月己亥朔，丙辰爲十八日，今在癸亥二十五日後，當爲丙寅二十八日。

〔三〕收葬用兵已來所在骸骨 「來」原作「未」，據殿本、劉本及彭校改。影庫本批校云：「用兵以來，『來』訛『未』。」

〔三〕焦繼勳爲右武衛上將軍「右武衛」原作「左衛」，據劉本、彭本改。按上文「劉遂凝爲左武衛上將軍」，此處當爲「右武衛」。

〔四〕契丹僞退十餘里「契丹」二字原無，據殿本補。

〔五〕二千戶已上……二千戶已下兩句中「二千」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六〕兵馬元帥「帥」原作「師」，據殿本、劉本改。

〔七〕張貽肅「貽」原作「昭」，據殿本、本書卷一〇七王章傳、歐陽史卷三〇郭允明傳改。

〔八〕國得安乎「國」原作「固」，據本書卷一一〇周太祖紀改。劉本全句作「國家安乎」。

〔九〕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閉」原作「開」，據殿本、劉本、宋史卷二五四侯益傳改。

〔一〇〕薛史蓋據當時實錄也劉本同，舊五代史考異作「五代春秋作帝崩于師」。

〔一一〕己丑原作「乙丑」，據殿本、通鑑卷二八九改。舊五代史考異云：「案：原本作『乙丑』，與五代春秋同。今從通鑑改作『己丑』。」

〔一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使」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一三〕議迎湘陰公儀注「迎」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及東都事略卷一八范質傳補。

〔一四〕陳恩讓殿本、劉本同，本書卷一〇五蔡王信傳、宋史卷二六一陳思讓傳作陳思讓。

〔一五〕具言軍情有屬「具言」原作「至若」，據殿本、劉本及東都事略卷二一郭崇傳改。

〔舌延問正人〕「問」原作「聞」，據東都事略卷三〇張昭傳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

漢書六

后妃列傳第一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於晉陽別墅，因夜入其家，劫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於太原，欲行頒賚於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於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卹隱之理也。今後宮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議，后傾內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天福十二年，冊爲皇后。隱帝卽位，尊爲皇太后。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九十。案：以下疑有闕文。據通鑑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閭閻所知。」拂衣而

出。又云：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尙全，慎勿輕出。」帝不從。薛史載於李業傳，當係史家前後省文。

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爲帝，案通

鑑考異引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繼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以當日事理推之，既召湘陰，不應復召崇，疑傳聞之誤。（舊五代史考異）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

政，后於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慈母。后下誥答

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茲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

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卽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於

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二）案：隱帝未立皇后，據薛史張彥成傳云：隱

帝娶彥成女。楊邠傳云：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蓋隱帝在位三

年，崩時年二十，故未及冊立皇后也。又，五代會要載：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

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通鑑以永寧公主爲晉高祖女，蓋誤。又，王禹偁小畜集宋公神道碑云：漢高祖領侍衛

軍，朝望甚重。以公名家子，又後唐之出也，風骨俊秀，異乎諸孤，命長子承訓奉書于貴主，先以襲衣名馬遺焉。承訓，卽

漢之開封尹魏王也。公與貴主拒而不納。漢祖又敕其子曰：「宋氏不諧，勿復見我矣！」貴主知志不可奪，遂許之。延

渥，唐義寧公主之子也。（孔本）

校勘記

〔二〕南北軍遇於劉子陂

「軍」字原無，據通鑑卷二八九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

漢書七

宗室列傳第二

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溫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左衛，原本作「左衡」，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於府署，年二十六。高祖發哀於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於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於太原。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陳王承勳，亦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爲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

隱帝崩，軍情欲立勳爲嗣。案：立勳爲嗣，疑脫「承」字，冊府元龜引薛史亦同。蓋承勳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薛史仍當時實錄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舊五代史考異）時勳已病，大臣及諸將請候勳起居。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舁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勳之不能興，故議立劉贊。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高祖鎮并州，爲興捷軍都將，興捷軍，原本作「興捷」，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信赴鎮，信卽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開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斲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初，聞殺楊邠、史弘肇，遽啓宴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蕭牆之變，憂不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卽令其子往徐州奉迎。數日，陳思讓率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幾，澶州軍

變，王峻遣前中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信惶惑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永樂大典卷六千七百六十。

湘陰公，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色。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明年

冬杪，有鳥翔集於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玄尾，有類於鳳。有賓佐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五。乾祐三年冬十一月，

周太祖駐軍於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贊爲嗣。傳誥之際，馮道笏墜於地，左右惡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一。馮道至，贊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蹄齧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五。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

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於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贊果廢死。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今采冊府元龜補之，以存大概。

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於龍山得鳥迹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

祐中，湘陰公鎮徐州〔二〕，辟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於禍。忠恕竄迹

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考十國春秋湘陰公傳云：湘陰公贊，世祖子

也，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郭威既敗慕容彥超于北郊，隱帝遇弒，威入京

師，謂諸大臣密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而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

意色皆沮，以爲大臣未有推己意，又難于自立，因與王峻入白太后，推擇漢嗣。羣臣乃共奏曰：「武寧軍節度使贊，高祖

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贊，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爲誓。道既

行，語左右曰：「吾生平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召之。贊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

峻慮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贊。崇威至宋州，贊登樓問崇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

變，懼未察之，遣崇威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贊。時護聖指揮使張令

超帥步兵爲贊宿衛，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瞻視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天子，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

哉。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

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贊部下兵。郭威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贊入

朝太后，道乃辭贊先還。贊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將賈貞等數目道，欲

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崇威乃幽贊于外館，殺賈貞、董裔及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

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親近，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

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贊卒以殺死。（舊五代史考異）

校勘記

〔二〕湘陰公鎮徐州「公」字原無，據五代史補卷五補。

〔三〕羣臣乃共奏曰「羣臣」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十國春秋卷一〇六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

漢書八

列傳第三

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天福，原本誤作「天祉」，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范延光叛於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爲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於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及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於鎮，

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興唐令，本府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僞署兵部尚書，燕亡，歸於太原。莊宗知之，用爲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內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爲判官。王都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爲轉運供軍使，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遼州，原本作「達州」，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明年，復爲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服闋，不出累年。案：歐陽史作不調累年（一）。（舊五代史

考異）

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爲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

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翰歸蕃，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於太原，史弘肇在澤潞，都人大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案：杜重威傳作千五百人。（舊五代史考異）李從益母王淑妃詢於文武臣僚曰：「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爲蕭翰所逼，致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爲事。」或曰：「收拾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把城，原本作「將城」，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俟河北救應可也。」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衆議籍籍，猶以把城爲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爲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臧，閉門拒守，一月之內，無復遺類。諸軍勿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使歸班。隱帝嗣位，用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

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

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節用，原本脫「用」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武漢球，澤州人也。少拳勇，潞帥李嗣昭倚爲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爲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爲援，與朝廷隔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趙州，原本訛作「趙祖」，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入爲奉國軍都指揮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洛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小郡，卿臥理有餘，無以疾辭。」至郡未朞，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年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常以掊斂爲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迴者，漢球守郡日，辟爲判官。及漢球卒於汴，迴在洛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

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誠瓘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劉開道下賊，疑有脫字。據薛史，劉知俊傳云，當時稱知俊爲劉開道，蓋承業謂瓘少時嘗從劉知俊作賊也，今姑仍原文。（影庫本粘籤）慣作非爲，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爲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於官。輟視朝一日。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李殷，薊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官至檢校司徒，累爲郡守。性沈厚，所蒞無苛暴之名。晉少帝禦契丹於澶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鄆州留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啓少帝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略無聞，敵再至，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其將解里遣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同拒我師於洛水，俄而安退，殷以橐裝馳馬遺安。安既北走，殷匿於丘墓獲免，馳以歸我。

高祖嘉其首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爲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於鎮。詔贈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爲親信，出爲平塞軍使。守光敗，歸於太原，唐莊宗收爲列校。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萇從簡同守河陽。晉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爲單州刺史。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安州，原本作「要州」，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歷邢州、晉州留後。（案通鑑云：契丹入汴，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賂朗知州事。）（舊五代史考異）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案通鑑：在明先爲成德軍留後，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與薛史前後互異。）（舊五代史考異）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正授鎮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鎮。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馬萬，澶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於河上，莊宗於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立南北寨，原本脫「會梁軍急攻南寨」七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於中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於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爲水軍小校，漸典禁軍，遙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晉天福二年夏，范延光叛於鄴，牙將孫銳率兵至黎陽，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於牙署。案薛史晉列傳：符彥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潛通鄴下也。此傳蓋沿實錄傳聞之誤，通鑑從晉列傳。（舊五代史考異）萬領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亦以兵至，諭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彥饒生送闕下。朝廷卽以萬爲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之甚淺。居無何，晉高祖稍知其事，卽以順密爲涇州兵馬留後，漸薄於萬。萬鎮鄧州，未幾罷鎮，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李彥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州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高祖典禁

軍，以鄉里之舊，任爲親信。國初，用爲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于岐下，彥從爲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於郡。（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禹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卽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鄆州。二年，入爲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鎮鄆州。（三）高祖踐阼，以鄉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年（三），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於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爲忻州刺史。長興末，轉洛州團練使。

應順初〔晉〕，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卽位，歷左金吾衛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七十一。

白再榮，本蕃部人也。

案：

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舊五代史考異〕

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

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帳至眞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契丹帥麻答，據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麻答，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案東都事略李筠傳：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舊五代史考異〕〕

再榮貪昧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并，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衛，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乂俱與之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擄，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再榮又欲

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麻答者盡拘之，以取其財。

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爲「白麻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算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即奮刃擊之，挈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張鵬，鎮州鼓城人。幼爲僧，知書，有口辯，喜大言，後歸俗。唐末帝爲潞王時，鵬往依焉，及卽位，用爲供奉官，累監軍旅。晉開運中，契丹迫澶州，（澶州，原本作「洹州」，今從通鑑改正。）鵬爲前鋒監押，奮身擊敵，被創而還。其後累於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鎮州副使，過鄴城，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唯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寬和，不以鵬言爲過。鵬既退，行周左右謂行周曰：「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於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晉、漢之際，有以懋軍功、勤王事、取旌旄符竹者多矣，其間有及民之惠者無幾焉。如王周之闔政，審交之民譽，蓋其優者也，漢球、張瓘抑又次焉。是宜紀之篇以示來者，其餘皆不足觀也已。張鵬以一言之失，遽滅其身，亦足誠後代多言橫議之徒歟！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校勘記

〔二〕不調累年 「調」原作「出」，據殿本考證、歐陽史卷四八劉審交傳改。

〔三〕復鎮鄆州 「鄆州」原作「麟州」，據劉本、彭本改。按本卷上文謂郭謹「開運初，出授鄆州」，此處當作「復鎮鄆州」。

〔三〕三年 「年」原作「日」，據殿本、劉本改。

〔四〕應順 原作「廣順」，據殿本、劉本改。按後唐無「廣順」年號，明宗長興後卽爲閔帝應順。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漢書九

列傳第四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爲親從，及踐阼，用爲控鶴小校。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爲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爲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雷州，原本作「累州」，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弘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弘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

弘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弘肇立搃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河中、永興、永興，原本作「求興」，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情憂惴，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緣爲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案宋史邊歸讜傳：史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良善，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妄，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見止絕。論者謹之。（舊五代史考異）

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斫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爲部曲誣告，族戮於市，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爲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福殷，原本作「福因」，今據

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案：歐陽史作何福進，疑訛。(二)。(舊五代史考異)以商販爲業，嘗以十四萬市得

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以致誠意。弘肇卽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

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爲卒，可恨，可恨！」弘肇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兇橫，負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弘肇，一境之內，嫉之如讎。案東都事略薛居正傳：史弘肇領

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鞠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舊五代史考異)周太祖平河中班師，推

功於衆，以弘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於隱帝，卽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徧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兇戾如此。

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弘肇欲其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弘肇忿之。翌日，因竇貞

固飲會，貴臣悉集，弘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醕。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毛錐，原本作「毛鍾」，考通鑑作「毛錐」。胡三省注云：「毛錐，謂筆也。以束毛爲筆，其形如錐也。」今改正。（影庫本粘籤）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

未幾，三司使王章於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詆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於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

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爲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間譖弘肇等，隱帝稍以爲信。業等乃言弘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爲亂，隱帝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弘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

「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弘肇私第，將欲告之，弘肇以他事拒之不見。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吳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

俱作十一月，傳誤也。（舊五代史考異）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於廣政殿東廡下，廣政殿，原本作「廣徵」，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等於閤，夷其族。先是，弘肇第數有異，嘗一日，於階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於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葬，官爲立碑。

弘肇子德琬，德琬，原本作「德琬」，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錄一學科於省門叫譟，申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弘肇深以爲然，即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琬之爲人焉。

弘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於民間。周太祖卽位，累遷閑廐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案宋史李崇矩傳：史弘肇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

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卽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爲奸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我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舊五代史考異）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卽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爲鄆都留守，用爲左都押衙，案歐陽史作右都。（舊五代史考異）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卽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爲藩鎮，邠等泣訴於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

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據，亦不聽從。邠雖長於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並加右僕射。邠既專國政，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於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

其事。

時史弘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於路，邠但稱弘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爲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於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爲后，邠亦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承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案：此下當有缺文。（殿本）邠繕甲兵，實帑廩，俾國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案宣和書譜云：邠末年留意縉紳，延客門下，知

經史有用，乃課吏傳寫。（舊五代史考異）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爲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張令昭，原本作「會昭」，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爲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卽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爲托。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於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爲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爲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爲，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爲「省耗」。謂之「省耗」，原本作「雀耗」，今從通鑑改正。胡三省通鑑注云：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赦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以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興，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數取之也。謹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爲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爲陌，遂爲常式。案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舊五代史考異）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更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鹽、鑾、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爲姦，民不堪命。

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誼詬而罷。章

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爲牙將，高祖卽位，累歷軍校，遙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洪建爲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卽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業，昆仲凡六人，案昭聖第六人，洪信、洪義，宋史有傳。歐陽史作昆第七人。（舊五代史考異）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卽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宣徽使，原本作「宣徵」，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於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

其節度使洪信，卽其長兄也，不敢匿於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爲盜所殺，盡奪而去。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討趙思綰於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案宋史李穀傳：周祖征三叛，穀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傳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穀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穀于月城側，謂穀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爲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奈軍士無鬪志何！」穀愠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爲國致死耶！」卽援稍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穀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穀，穀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之。（舊五代史考異）賊平，爲內客省使，案宋史李穀傳載晉卿討賊時已爲客省使，薛史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宋史異。（舊五代史考異）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徽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旣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晉卿謀之，晉卿退詣弘肇，將告其事，弘肇不見。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於中堂，泣禱於前，遲明戎服入朝。內難旣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於家。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聶文進，聶文進傳，永樂大典已佚，今采冊府元龜以補其闕。（影庫本粘籤）并州人。少給事於高祖

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

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六。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

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

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閱兵籍（丑），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爲己

任，內外咨稟，前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搆，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

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丘，帝次於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

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爲軍士所追，梟其首。冊府元龜卷

九百三十五。

後贊，案：通鑑作後匡贊，薛史避宋諱，去「匡」字。（舊五代史考異）後贊傳，永樂大典僅存一條，今引冊府元

龜以補其闕。（影庫本粘籤）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贊。從職四方，父

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

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

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

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鞫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二。

郭允明者，小名寶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爲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卽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恃寵驕縱，略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爲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荆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畏懼，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高保融，原本作「深融」，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庳，池隍之廣隘，以動荆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構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於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壻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聞者哀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迫帝就民舍，手行弑逆，尋亦自殺。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爲牙將。晉天福中，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爲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爲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爲勇斷類

己，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忤〕，卽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

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略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卽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懼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卽以符彥卿代銖，符彥卿，原本作「言卿」，今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銖卽時受代。案隆平集郭瓊傳云：「劉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爲言去就禍福，銖趨召。（舊五代史考異）

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戟手於史弘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儂儂兒矣。」尋以銖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並爲銖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爲婢耳！」妻曰：「明公所爲如是，雅合爲之。」周太祖遣

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啓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其妻。

案：歐陽史作赦其妻子。（舊五代史考異）

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陝州莊宅各一區。（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

五十。

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銖爲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

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之。銖對曰：「某爲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按：周世宗

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於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於理故也。且如

弘肇之淫刑，楊邠之糝政，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爲君，周公作相，

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況隱帝、逢吉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銖之忍酷，又安能道於一死

乎！（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校勘記

〔二〕疑訛 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考證補。

〔三〕魏州冠氏人也。冠氏，原作「寇氏」，據劉本改。按冠氏屬河北道魏州，見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三〕左都押衙，「左」原作「在」，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左都押衙，『左』訛『在』。」

〔四〕並加右僕射，劉本同。殿本「並」作「邪」。

〔五〕文進點閱兵籍，「文」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及冊府卷九三五補。

〔六〕小有忤旨，「忤」原作「忤」，據殿本、劉本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漢書十

列傳第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鱗曰：「大醜生處，大醜，原本作「大魏」，考冊府元龜及歐陽史俱作「大醜」，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卽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堯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爲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

王師伐蜀，繼岌爲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爲宦官誣搆，繼岌遂殺崇韜。

父子，外尙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至於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案歐陽史：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明宗革命，任圜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爲鹽鐵推官，賜緋。丁內艱，歸鄉里。服闋，鎮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尙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末，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晉祖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權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却尖。」蓋感之深也。

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於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尙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

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爲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爲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略瀛、鄭，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留於鎮州。

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爲逢吉所有。其年秋，鎮州逐麻答，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嶧，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備，嶼撻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於澄家，以嶼見督情告，案歐陽史：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遂一夕通謀告變。案東都事略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是逢吉等陷崧，又謂其通契丹也。（舊五代史考異）

逢吉覽狀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爲託，逢吉遣吏送於侍衛獄。既行，案歐陽史：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志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爲吏所鞫，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於市，人士寬之。案東都事略陶穀傳：穀性傾險巧詆，其進緣李崧，崧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又案宋史陶穀傳：李崧以宅券獻逢

言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崧懼，移疾不出。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于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惟陶給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誣叔父。」崧嘆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詔命，吾何負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郎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舊五代史考異）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案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幾五十，尙淹州縣之職。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大夫。（舊五代史考異）」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爲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爲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精神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於懷袖，俟其悅色則諮

之，多見其可。

高祖建號於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爲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脩國史。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數乘醉抵辱周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弘肇等臥內同受顧命。李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爲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

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任意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卽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爲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於除拜，至於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於物之所致也。

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爲契丹所俘，竝於眞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於西洛有別業，亦爲逢吉所有。及眞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嶠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於逢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

卽告史弘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卽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款招云：「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爲「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於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鄰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爲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鄰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平陰，原本作「手除」，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良由此也。

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縞素，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凌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

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白：「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稟畏。」竟從

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己，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弘肇有諍言，大爲弘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弘肇之怒，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消得史公一處分，處分，原本作「虛分」。考通鑑云：逢吉欲求外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齎粉矣。」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則爲齎粉矣。」

李業輩惡弘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卽微以言激怒之。及弘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變驚駭，卽受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聞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於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冤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二）

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爲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爲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慄而退。

李鱗，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壻爲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爲例。」湯乃奉詔，其諒直如此。

鱗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游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鱗卽脫綠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案歐陽史云：鱗爲人利口敢言。趙王鎔辟爲從事，鎔卒，復爲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鱗聘於唐莊宗，鱗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鱗爲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啓運陵，鱗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爲陵臺令。守恭暴橫，爲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鱗左授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爲河府副使。

明宗卽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戶部尙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置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鱗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

「爲吳欲歸國久矣，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爲信，久而反，由是出鱗爲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爲戶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祖至闕，授守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龍敏，字欲訥，欲訥，原本作「慾誨」，今從太平御覽改正。（影庫本粘籤）幽州永清人。少學爲儒，仕鄉里爲假掾。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爲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丐游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爲霸府記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於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業卽署敏爲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爲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爲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爲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式年七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祕書監致仕。敏爲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馮贇爲北京留守，奏敏爲副，贇入掌樞機，敏爲吏部侍郎。

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砦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於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案：通鑑作前鄭州防禦使李懿。（舊五代史考異）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爲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砦、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況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塞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有五千匹，請於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與郎萬金二人，案：通鑑云：郎萬金爲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舊五代史考異）由介休介休，原本脫「介」字，今據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有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爲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尙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遷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於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尙書。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舊五代史考異）乾祐元年春，疽發於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於私第，

縞素而臨，後旬日卒於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二。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常傭力崇家，及卽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豢龍劉家」。鼎起家爲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爲渾州廉判，入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游，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爲能。

子衮，登進士第，文彩適雋，仕周爲左拾遺、直史館，早卒。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徵。允幼學爲儒，仕本州爲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於鄴，不許，與處瑾並繫於獄。處瑾，原本作「處謹」，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鎮、冀平，宥之，留於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歷滄、兗二鎮書記，入爲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擇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

罷職，轉左散騎常侍。

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救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有過，開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疏，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救我以救災，如此卽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沴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

案東都事略劉溫叟傳：

契丹入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

主怒，欲黜爲縣令。

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

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弘

肇後，京城士庶，連薨恐悚，允每朝退，卽宿於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於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

子鸞，仕皇朝爲太常少卿。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爲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寃枉之聲，聞於行路。高祖卽位，累官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常日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於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救之僅免。旣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五十一。

史臣曰：李崧仕唐、晉之兩朝，聳伊、臯之重望，考其器業，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

參夷之戮〔四〕，人之不幸，天亦難忱。逢吉秉蛇虺之心，竊襲龍之位，殺人不忌，與國俱亡。李崧之冤血未銷，逢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諸！自李鱗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華邦直，斯焉在哉！惟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五十一。〕

校勘記

〔二〕方權兵柄 劉本同。殿本「權」作「握」。影庫本批校云：「權兵柄，『權』應作『握』。」

〔三〕漢相李崧 「相」原作「祖」，據殿本、劉本及東都事略卷一八王溥傳改。

〔三〕亦不爲沴矣 「沴」原作「殄」，據殿本、劉本改。

〔四〕參夷之戮 廬本同。殿本、劉本「參」作「慘」。影庫本批校云：「參夷之『參』，應作『慘』。」按漢書卷二三刑法志云：「造參夷之誅。」顏師古注云：「參夷，夷三族。」殿本、劉本及影庫本批校所云均誤。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漢書十一

列傳第六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於太原。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爲先鋒

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防州刺史。其妻卽晉高祖妹也（二），累封宋國大長公主。

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搆亂，據汜水，汜水，原本作「汎水」，今從歐

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

光於鄴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移鎮鄆州，

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案通鑑云：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之能，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舊五代史

考異）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榮於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

斬重榮首傳於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悉歸於己，晉高祖知而

不問。至鎮，復重斂於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

案通鑑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

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舊五代史考異）

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陽城，原本作「險城」，今從薛史晉少帝紀改正。（影庫本粘籤）爲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於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

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瀛、鄭。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命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

與契丹夾漚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漚池，陣於北岸，爲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欒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爲信。一日，伏甲於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高勳齎送敵帳，中門，原本作「人門」，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於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僞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

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東京，駐晉軍於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爲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於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

高祖車駕至關，以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於鎮州麻答，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爲質，麻答遣蕃將楊褒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麻答，楊褒至洛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案：歐陽史避私諱作陳同。（舊五代史考異）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

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案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爲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舊五代史考異）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卽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卽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殍者十之六七。

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十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略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於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爲期。」璉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

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弘璋、弘璉、弘璠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首不改，虺性難

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期，既負深恩，須置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尸於通衢，案隆平集：黨進，幼爲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爲鐵騎都虞候。重威之後寒餓，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媿焉。（舊五代史考異）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狼籍，斯須而盡。

弘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七百三十。

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郡爲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爲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卽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爲宣徽使。少帝卽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遣將麻答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於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爲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

五月，以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爲副。十一月，光遠

子承勳等乞降，承勳，原本作「丞勳」，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醜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怒，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於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

開運二年春，契丹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幸澶州，守貞爲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何，代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缺望。會宰相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三：「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爲樞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崧事分疏遠，守貞得以凌蔑。

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於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

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詫於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其將解里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僞降於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悅之，每於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兵於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爲蕃將高牟翰所敗（四），梁漢璋，原本作「澣璋」，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漚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於漚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欒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略無慚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爲羣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汝陽。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

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於權臣，布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案通鑑云：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

貞不聽，乃稱疾歸里。（舊五代史考異）未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於己，乃潛給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

案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爲郭從義所破。舊五代史考異）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

初至，守貞以諸軍多曾隸於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己。（五）及軍士訴譟，大失所望。案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鎮河中（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

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爲畫策，皆不能用。舊五代史考異）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

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於吳、蜀、契丹，以求應

援。案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舊五代史考

異）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爲食，召總倫詰其休咎，總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

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卽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爲信。洎攻城，守貞欲發

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礮竿，守貞以爲神助。又嘗

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

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案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爲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

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橋，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走（七），奪其梯橋，殺

傷大半。舊五代史考異）

及周光遜以西砦降，周光遜，原本作「沉遜」，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其勢益窘，人情離散。

官軍攻城愈急，守貞乃潛於衙署多積薪芻，爲自焚之計。二年七月，城陷，舉家蹈火而死。

王師入城，於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於闕下。隱帝御明德樓

受俘馘，宣露布，百僚稱賀。禮畢，以俘馘徇於都城，守貞首級梟於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

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琰、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於西市，餘皆斬

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

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尙爲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

城陷，后獨免。周祖爲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爲后。臣以謂術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

誠之。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

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於其長子贊，思綰卽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兆

尹。趙贊以久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爲援，又令判官李恕入

朝請覲，趙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

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欲

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麤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

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

「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併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既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濬池隍，修樓櫓，旬浹之間，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款于河中，李守貞遣使齎僞詔授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塹圍之，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膽以酒吞之，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案太平廣記：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不面剖而膾之。（舊五代史考異）

二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爲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

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貴於智也。」

案洛陽摺紳舊聞記：太子少師李公肅，唐末西京留守，齊王以女妻之。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

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來謝于李公。公歸宅，夫

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又何必見之乎？」曰：「思綰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

迹，不能除去之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

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二公，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

衆，公全家獲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舊五代史考異）思綰然之，即令讓能爲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制授思綰華州留後、檢

校太保，以常彥卿爲虢州刺史，遣內臣齎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郭從義、王峻

等籌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貽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

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引一杯，便申仳別。」思綰至，則執之，遂

斬于市，并族其家。案東都事略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

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是思綰本以誘降而伏誅，非以其既降復謀叛也。與薛史異。（舊五

代史考異）思綰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

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之。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舊五代史考異）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

貫，入於官。按歐陽史：思綰遲留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斃之數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校勘記

〔一〕晉高祖 「晉」字原無，據殿本及冊府卷三〇二補。

〔二〕三年春 冊府卷一八〇有關於李守貞傳史料一段，一九五八年商務印書館重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作爲李守貞傳佚文錄附卷末。今按本書李守貞傳輯自大典，首尾似屬完整，因將該段錄入校記，以備參考：「晉少帝開運三年，詔：『宋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援送軍儲，殺戮蕃賊，繼聞剋捷，宜示頒宣。護聖、奉國、興順、宗順、興國諸軍都指揮使各絹十匹，餘自都虞候至散卒七匹至一匹，其隨行人員與諸州本城將士亦有等第賜賚。』史官曰：『昔衛青、霍去病深入虜磧，以斬首加級，用爲定規。故謂首爲級，此其義也。』守貞前引大軍，往取瀛州境，獲一刺史以退。此時言攻幽薊，賴張彥澤勦蕃校而回。徵師五萬，運糧千里，行扈所過，麥園一空，將吏醉飽，百草皆除，

遂使河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有賜謂之挂甲錢，來則賞之謂之卸甲錢，或微有立功名目，皆次第優給緡帛，動計三十萬數，國力其何以濟！良可痛矣，良可駭矣！」

〔三〕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謂」原作「爲」，據殿本、劉本、彭校改。

〔四〕高牟輪「翰」原作「輪」，據殿本、劉本、彭校改。影庫本批校云：「『高牟輪』，『輪』字當是『翰』字之訛。」

〔五〕坐俟叩城迎己「叩」原作「扣」，據劉本改。

〔六〕李守貞鎮河中「河中」原作「河東」，據殿本、劉本、宋史卷二七八馬全義傳改。

〔七〕蒲人敗走「走」原作「守」，據宋史卷二七一吳虔裕傳改。

〔八〕雍耀莊宅使「耀」原作「輝」，據殿本、劉本及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改。

〔九〕既不能除去「除去」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及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補。

〔一〇〕及漢朝「及」原作「乞」，據殿本、劉本、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二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

周書一

太祖紀第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二)，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案五代會要：周毓叔之後。高祖諱瑋，廣順初，追尊爲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諡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諡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案五代會要：溫陵、齊陵、節陵皆無陵所，遙申朝拜。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諡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諡爲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於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

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爲燕軍所陷，歿於王事。帝未及齠齔，章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壺關，依故人常氏（三），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鬪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卽割其腹，市人執之屬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筭，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繁肯，人皆服其敏。嘗省昭義李瓊（三），瓊方讀閩外春秋，卽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卽授之，深通義理。案宋史李瓊傳：唐莊宗募勇士，卽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閩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謂瓊爲師。（舊五代史考異）

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嬰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嬪于帝，帝方

匱乏，而后多資從。案東都事略：柴后資周太祖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帝常晝寢（四），有小虺五色，出入顙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爲世界主。」清泰末，晉祖起于河東（五），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營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爲侍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佳娘者，爲山魃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旣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當朝重勳，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用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爲。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

開運末，契丹犯闕，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卽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案東都事略魏仁浦傳：仁浦少爲刀筆吏，隸樞密院，太祖問以卒

乘數，仁溥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舊五代史考異）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

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

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爲？」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

死力，亦勍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

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案：歐陽史作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

次反。薛史漢隱帝紀，思綰叛在四月，景崇叛在七月，非三月事。歐陽史因三月守貞反而牽連書之耳。（孔本）七月，

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

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聞帝西行，羣情大愜。案宋史李穀

傳：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潛貯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舊五代史考異）八

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案：五代春秋作七月，郭威率師圍河中，據此紀則周太祖以八月

六日始發京師，非七月即圍河中也。薛史漢隱帝紀與此紀互異。宋史扈彥珂傳：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議多以先

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

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舊五代史考異）命白文珂營於河

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長塹，復築長連城以逼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讌

語，即褒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

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爲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溫顏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爲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鬪，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

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影庫本粘籤）果爲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攻河西砦，賊將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案歐陽史周本紀云：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今考薛史漢紀，五月乙丑，趙思綰乞降。七月甲子，郭威奏收復河中，守貞自燔死。是思綰之降在守貞自焚之前也。又云：三年正月，趙暉奏，收復鳳翔，王景崇自燔死。是景崇未嘗降也。歐陽史漢本紀亦先載趙思綰降，後書克河中。王景崇傳亦作景崇自燔死。紀傳前後自相矛盾，當以薛史爲得其實。案東都事略王溥傳：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爲從事（六）。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舊五代史考異）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

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勳，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洛、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

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爲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一稟帝節度，原本作「一稟」，據通鑑云：壬午，詔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據此則「稟」字係「稟」字之訛，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審於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卽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閭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予於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翌日，牙署中有紫氣起於幡竿龍首，凡三日。

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羣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腹心齎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於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禍及己，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於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案東都事略魏仁浦傳云：「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與薛史異，歐陽史與事略同。」（舊五代史考異）帝即嚴駕首途。

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豎鷲脫，與隱帝紀異文，已於卷一百三內加簽聲明。（影庫本粘籤）偵鄴軍所在，爲游騎所執，帝即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

鸞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鸞脫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鸞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爲讒邪所惑，誅殺勳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怨，正在此時。」既而王峻諭軍曰：「（七）：「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於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於是南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

二十二日日，郭允明弑漢隱帝於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國親，（通）

鑑作「近親」。胡三省注曰：「宋延渥，王壻，故云近親。」薛史前後多稱外戚爲國親，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來，免爲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卽惶駭而還。是日，帝望見天子旌旗於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免胄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歔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帝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迎春，原本作「延春」，通鑑作「迎春」。胡三省注云：「迎春門，汴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也。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於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爲空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詣太后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 贊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

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卽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日，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牆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爲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

地。帝在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卽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羣臣謁見，遂營於臯門村。胡三省通鑑注云：大梁城無「臯門」，蓋郭門之外有村，遂呼爲臯門村耳。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

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幾，以允羣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

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勍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於疆場，用保安於宗社。不謂姦邪搆亂，將相連誅，寡人偶脫鋒鏑（之），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途，行李未及於都輦。尋以北面事急，敵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掩襲，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爲主，

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遜避無由，僣倖遵承，夙夜憂愧云。

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步軍今欲扶策。」「馬軍扶策」二句，疑有脫字。通鑑：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嚮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較薛史爲明晰，今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且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糧所。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九）：「邃古以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一〇），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姦邪搆亂，朋黨橫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倉卒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頹綱，思固護於基局，擇繼嗣於宗室。而獄訟盡歸於西伯，謳謠不在於丹朱，六師竭推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家賓，固以爲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卽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臯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卽皇帝位。制曰：

自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渙於河、潼，張聲援於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生，羣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讒搆^{二二}。逃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庭；梟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逼，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爲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僊僊雖順於羣心，臨御實慚於涼德。改元建號，祇率於舊章；革故鼎新，宜覃於霑澤。

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於沈寃，宜更伸於渥澤，^{渥澤，原本作「漏澤」，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

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內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敘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僚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僚、內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

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并乾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斗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

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朴素，大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諸無用

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端以奚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

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兇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賊及和姦者，並依晉 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叛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

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參裨。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 莊宗、明宗、晉 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 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冑爲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

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姓墓爲臘，請以未日爲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於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服趨洛陽以應之，及

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虢之胄，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字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

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漢高祖爲義帝發喪，魏明帝正禪陵尊號，一時達禮，千古所稱。

況朕久事前朝，常參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尊于羣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夙志。宜令所司擇日爲故主舉哀，仍備山

陵葬禮。（舊五代史考異）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經等。

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僚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啓攢塗日，服初服，輜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

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宮苑使。北

京留守劉崇遣押牙鞏廷美致書，

原本脫「廷美」二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

求劉贊歸藩。

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

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券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兀欲寇邢、趙，陷內丘。及迴，兀欲遣使與漢隱帝書，案通鑑云：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舊五代史考異）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牆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敘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兀欲。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

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爲漢隱帝發喪，百官陪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徐州以拒命。帝遣新受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敕書。案通鑑：帝復遺劉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舊五代史考異）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

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案：歐陽史作十二月，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

劉贊于宋州，殺之。（通鑑作正月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舊五代史考異〕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監修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州。

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恆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曰：

朕以眇末之身，託於王公之上，懼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敕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尙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粍子麪，白杜梨，原本作「梨」，粍子麪，原本作「粳子」，今俱從通鑑所引薛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獾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毛〕，同州石鏤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

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草薺，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於土產，亦有取於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

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案通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舊五代史考異）

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邢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准赦書，以晉、漢之冑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

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

校勘記

〔二〕文仲 殿本、劉本同。大典卷八九八〇作「仲文」。

〔三〕避吏壺關依故人常氏 「壺關」原作「故關」，據大典卷八九八〇改。按故關屬鎮州，壺關在潞州。歐陽史卷一一周本紀云：「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此當作壺關。

〔三〕嘗省昭義李瓊 殿本、劉本同。大典卷八九八〇「昭義」作「義兄」。按宋史卷二六一李瓊傳：「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疑此當作「義兄」。

〔四〕帝常晝寢 「帝」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五〕晉祖起于河東 「祖」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六〕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爲從事 十三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七〕旣而王峻諭軍曰 「而」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八〕寡人偶脫鋒鏑 「寡人」二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九〕漢太后詔曰 「詔」字原作「詔」，據殿本、大典卷八九八〇、通鑑卷二九〇及本卷上文改。

〔一〕是不一姓傳諸百王 八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二〕以遭讒構 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彭校「以」作「亦」，冊府卷九六同。

〔三〕雖多端以奚爲 殿本、彭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冊府卷九六同。劉本「端」作「瑞」。

〔四〕天下諸侯皆有親戚 殿本、劉本同。殘宋本冊府卷一六〇「戚」作「校」，明本冊府作「較」。

〔五〕典卷八九八〇全句作「天下諸侯皆有親」，疑有脫字。

〔六〕況朕久事前朝 「朕」原作「臣」，據殿本、劉本、會要卷八改。

〔七〕山陵葬禮 「陵」原作「林」，據殿本、劉本、會要卷八改。

〔八〕王晏 原作「王宴」，據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改。下同。宋史卷二五一有王晏傳。

〔九〕輕錫 原作「輕錫」，據劉本、冊府卷一六八、通鑑卷二九〇注引薛史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周書二

太祖紀第二

廣順元年春二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尙書戶部侍郎范質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義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復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右金吾，原本脫「吾」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贊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爲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於潞州長子縣江豬嶺。己亥，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二〕，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

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侁爲右衛上將軍。

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誠。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魯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王晏，原本作「王早」，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案宋史王晏傳：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爲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遂焚橋遁。晏遣子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舊五代史考異）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先是，迴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寶貨，至是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詰。

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人來獻良馬一駒，賀登極。戊

申，詔曰：「朕祇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咸遂寬舒；仕官之流，自安進退。往者有司拘忌，人或滯流，所在前資，並遣赴闕。輦轂之下，多寄食僦舍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資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爲戶部尙書，以尙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尙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韋勳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以祕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以兵部尙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尙書張沆爲刑部尙書充職。以尙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尙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鄆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劉筠自晉州引兵來攻州城，尋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尙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迴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皞爲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爲祕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衍爲尙書右丞。顏衍，原本

作「顏衍」，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爲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遍詢羣議，兼採封章，且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爲煩擾，須至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城內逆首楊溫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六〕。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溫招喚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煽誘，念其庸賤，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藹並爲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爲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爲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

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爲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裔爲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爲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

致仕薛仁謙爲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爲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爲少府監，以祕書少監致仕段顥爲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依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履，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爲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頃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示優弘，與全家屬。尙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郇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

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就淮北糴易餼糧，時淮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爲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冊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爲龍捷；

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爲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成移鎮鄧州，案：原本作彥威，今據列傳改正。（舊

五代史考異）折從阮移鎮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卒。戊申，幸南莊。

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敘之高低，又患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効。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尙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釋姑報命〔七〕，并獻碧玉金塗銀裏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庚申，帝爲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

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辰，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諡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

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磴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勅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爲四廟冊禮使。

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僚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諡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鄴都、洛、滄、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衎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

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冊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祕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戶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閣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

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案：歐陽史作戊寅，幸王峻第。（舊五代史考異）己丑，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

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羣臣出祖於西郊。是歲，幽州饑，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人至者，口給斗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便種蒔，放免差稅。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班荆館。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歸葬於華陰故里。乙巳，幸西莊。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弘移鎮河陽，李暉移鎮滄州（九）。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中扈彥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彥超移鎮晉州。丙辰，尙食李氏等宮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人，尙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唐制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柴氏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諡，備禮冊命。

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兀欲爲部下所殺。案遼史：世

宗以九月癸亥遇弒，不應定州即能于癸亥入奏，疑原文有舛誤。甲子（二），以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爲太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

校勘記

〔二〕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字原無，據殿本補。

〔三〕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按本書卷一一七世宗紀：「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又，歐陽史卷一九周太祖家人傳云：「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

〔三〕遣使人來獻良馬。劉本同。殿本作「遣使郭濟獻良馬」，殿本考證云：「郭濟，舊作骨支，今改。」大典卷八九八〇作「遣使鬚骨支獻良馬」。按：「鬚骨支」，歐陽史卷一一周本紀作「鬚骨支」，通鑑卷二九〇作「鬚骨支」。

〔四〕咸遂寬舒……輦轂之下 三十四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五〕宗正卿 「正」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六〕城內逆首楊溫 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殿本「城內」二字作「詔曰」。按「城內」以下係詔文，疑其上脫「詔曰」二字。

〔七〕耨姑 原作「努瑚」，注云：「舊作耨姑，今改正。」按此係輯錄舊五代史時據遼史索倫國語解所改，今恢復原文。

〔八〕莊園 廬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殿本、劉本作「莊園」。

〔九〕李暉移鎮滄州 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按本書卷一二九李暉傳：「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此處「李暉」上疑脫「河陽」二字。

〔〇〕甲子 二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二

周書三

太祖紀第三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誠德賦二圖。惟皇，原本作「雖皇」，今從文苑英華改正。（影庫本粘籤）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鈐、匱，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經閱歷，閱歷，原本脫「閱」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恆慮眇德，未及古人。於是採掇箴規，弼諧寡昧，披文閱理，懌意怡神，究爲君治國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於茲，辭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爲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軍於虢亭。案通鑑：陳思讓敗北漢兵在十月辛卯，蓋辛卯得捷，次日始奏聞也。又，虢亭原本作「禿亭」，今從通鑑及宋史改正。癸巳，以刑部侍郎司徒

詔爲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張煦爲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咸休爲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荆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僞節度使馬希萼遷於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爲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荆南奏，淮南遣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於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尙書。翌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遣之。

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袁州，原本作「阮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亙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莊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羣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屬徽陵莊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遷葬故淑妃王氏。

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皇城使，原本作「皇晟使」，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卹王者之後也。

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莊。兗州慕容彥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內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彥超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案宋史陳思讓傳：王峻援晉州，以思讓與康延昭分爲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元福襲破之。（舊五代史考異）

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修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翰爲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案隆平集：慕容彥超盜據兗、海，周祖命曹英爲帥，向訓副之，參用藥元福以兵從。謂元福曰：「已敕英、訓，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舊五代史考異）諸軍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寅（三），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于

沈陽〔三〕，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於淮南，淮南僞主李景發兵援之，師於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沈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沈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惡凶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助茲凶慝，非良算也，爾歸當言之於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於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邊鎬陷長沙，淮南，原本作「懷南」，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鄰土，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罷，遣僞宰相宋齊丘宴昌祚於別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芽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闕。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收河東界岢嵐軍。癸卯〔四〕，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子，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

三月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迴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莊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巡繫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宮並停廢。應行從諸莊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羣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冊使、衛尉卿劉皞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兗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

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案：《五代春秋》作庚辰，帝東征，歐陽史從，薛史作庚申。戊辰，至兗州城下。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

學士顏衍權知兗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兗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以來，鄉城內有接便爲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沒於王事者，各與賻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兗州城內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稅及沿徵錢物並放；三十里內，

只放夏稅〔六〕；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役云。癸未，詔兗州降爲防禦州，仍爲望州。

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

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卽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留於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

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卽召見。仁玉賜緋，

賜緋，原本作「賜排」，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敕兗州

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兗州，賊尙拒守，至

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絕多，不能盡記。既寤，

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

征克捷，無如此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宮，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

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爲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兗州。案：歐陽史作庚子，至自兗州，五代

春秋從薛史作戊戌。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

上表〔七〕，陳奏機事，且言僞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欲謀嚮化，帝甚嘉之。案宋史李澣傳：海貞與澣相

善，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諜者田重霸齎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屬中原多故，不能用其言。（舊五代史考異）癸卯（八），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內都虞候馮繼業復起爲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爲德妃舉哀故也。

秋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僚，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尙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爲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爲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爲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張永德，原本作「承德」，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

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尙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

台符爲禮部尙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韋勳爲尙書右丞；以尙書右丞于德辰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讜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爲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衡，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潁州奏，先於淮南俘獲孳畜，已准詔送還本土。甲午，詔止絕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時穀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穀扶持三司，刻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鹹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

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瑒爲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父趙延父，原本作「廷義」，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爲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九」，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內都指揮使何徽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擄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爲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爲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於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

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姊追封福慶長公主。癸未^(二)，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

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以器械進貢^(三)。」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繫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於部內廣配土產物，徵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爲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鄴卒。丁酉，葬德妃，「德妃」上疑脫「董」字，考冊府元龜亦無「董」字，蓋上文已云「癸巳，德妃 董氏薨」，此處可從省文也，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 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鉅野縣爲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愈，上表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北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

十一月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

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爲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尙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彥卿移鎮鄆州。鄆州，原本作「均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於繕治甲冑，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所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僚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

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於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達、行軍司馬何敬貞、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僞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達等已入潭州。案九國志王進達傳：進達，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達。邊鎬爲武安軍節度使，召劉言入覲，言不行，謀于進達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爲之奈何！」進達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爲名，公如速行，正入其

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百萬，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怒，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何景真等同起兵于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達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之，盡復湖外之地。（舊五代史考異）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莊。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衛復爲左右屯衛。」請改左右衛當作「左右威衛」，蓋當時奏牘之文，因避御名，故去「威」字，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羣臣射於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軍節度使留後王、檢校太尉劉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爲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貞爲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儆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

度副使；以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遼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邠州奏，慶州略蕃部野鷄族略奪商旅，野雞，原本作「黑雞」，今從通鑑及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敕書安撫，如不從命，卽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

乙丑，詔：「諸道州府繫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瞻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_二，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繫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繫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繫」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繫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三萬餘，百姓既得爲己業，比戶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榷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繫官莊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

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_二，進士除詩

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弔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登州司馬，員外置，登州，原本脫「登」字，今從李知損本傳增入。（影庫本粘籤）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強貸於侯伯，爲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於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爲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莊。

閏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行軍司馬何敬眞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迴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姪崇勳，見居陳州，量賜繫官店宅，從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案：契丹國志作無極山，薛史無「山」字，當係史家省文，今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衙內指揮使高紹基奏言：「父允權患脚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爲宰相，聞郡人陳請，遜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

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 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 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

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爲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 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剋留戶民蠶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座，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特制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訝其非眞，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戎王北歸，齎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爲之。庚申，遣將作監李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尙書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責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 高紹基奏，交割軍府與副使張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眞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奔潰。湖南王進達以敬眞失律，已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爲祕書監。陳觀，原本作「陳官」，今從宋史顏衍傳改正。（影庫本粘籤）壬申，鳳翔少尹桑維翰授鄧州長史。能，晉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據維翰別第爲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

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誼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永樂大典
卷八千九百八十。

校勘記

〔二〕劉仁贍 殿本、劉本、本書卷一二九劉仁贍傳同，大典卷八九八〇「贍」作「瞻」。影庫本批校云：「劉仁贍，『瞻』應作『贍』。」

〔三〕丙寅 原作「丙申」，影庫本粘籤云：「丙申，以長曆推之，當作丙寅。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按二十史朔閏表，廣順二年正月戊午朔，無丙申，在甲子初七日與庚午十三日之間，應爲丙寅初九日。今據殿本改。

〔三〕沐陽 原作「沐陽」，據殿本、劉本、通鑑卷二九〇改。下同。

〔四〕癸卯 原作「癸巳」，下文「壬子」原作「壬寅」。影庫本粘籤云：「以長曆推之，癸巳當作癸卯。下文壬寅當作壬子。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按二十史朔閏表，廣順二年二月丁亥朔，本卷上文已有「癸巳」，此處在「庚子」後，當爲「癸卯」，在「癸卯」後不應有「壬寅」。今據殿本及冊府卷一六七改「癸巳」爲「癸卯」，據殿本改「壬寅」爲「壬子」。

〔五〕今年所徵夏秋稅「稅」字原無，據殿本補。

〔六〕只放夏稅「夏稅」二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七〕李瀚原作「李瀚」，據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宋史李瀚傳改。影庫本批校云：「『李瀚』，

據宋史作李瀚。」

〔八〕癸卯原作「癸巳」，影庫本粘籤云：「癸巳，以長曆推之，當作癸卯。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按二十史朔閏表，廣順二年六月乙酉朔，癸巳爲初九日，此處在壬寅十八日與乙巳二十一日之間，當爲癸卯十九日。今據殿本、大典卷八九八〇改。

〔九〕自守疆場「場」原作「場」，據殿本、大典卷八九八〇改。劉本作「土」。

〔一〇〕癸未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殿本無此二字。影庫本粘籤云：「『癸未』二字與上文複見，疑原本有舛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

〔一一〕不得以器械進貢「得」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一二〕宜立所規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殿本、彭校、冊府卷四八八「所」作「新」。

〔一三〕今將逐所納數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冊府卷四八八「逐」下有「年」字。

〔一四〕王進達「達」原作「達」，據殿本、劉本、歐陽史卷六六楚世家改。本卷下文同。影庫本批校云：

「『王進達』，據九國志應作王進達。」舊五代史考異云：「案：原本作『進達』，後又作『王達』，考九

國志：王達或名進達，今改正畫一。」

〔吾〕武平軍 「軍」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及本卷上下文補。

〔古〕官中只管舊額 「官」原作「宮」，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宮中，據下文應作『官中』。」舊

五代史考異云：「案：『官中』誤『宮中』，今據下文改正。」

〔七〕各加對義場數 「對」原作「封」，影庫本粘籤云：「『封義』二字原本似有舛誤，考五代會要亦作『封義』，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今據大典卷八九八〇、冊府卷六四二、本書卷一四八選舉志改。

〔云〕何敬眞 大典卷八九八〇、通鑑卷二九一同。殿本、劉本、九國志及本卷上文作何敬貞。影庫本批校云：「何敬眞，前作『敬貞』，後作『敬眞』，未詳孰是。」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三

周書四

太祖紀第四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爲滑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爲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爲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爲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爲內客省使。己丑，以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衍落職守本官。案宋史顏衍傳云：衍權知開封府，王峻敗，衍罷職，守兵部侍郎。蓋當時以晉王爲開封尹，故衍罷職。與薛史異。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爲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職。祕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

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莊。

夏四月甲寅，禁沿邊民鬻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二)，宋州節度使常思移鎮青州^(三)，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綰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持支救接。

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榷鹽，彥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鷄族，彥欽作法擾之。蕃情獷狽，好爲不法，彥欽乃奏野鷄族掠奪綱商，帝遣使齎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於立功，徑取野鷄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族素與野鷄族有憾，案：原本作「殺牛于族」，考通鑑、五代會要、宋史、東都事略俱作殺牛族，知原本「于」字衍，今刪。（舊五代史考異）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劫奪之，翻爲族所誘，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爲蕃人迫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脩國史。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戶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案：歐陽史作秋七月，張藏英來奔。（舊五代史考異）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爲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衛上將軍，案：原本作「守恩」，今據通鑑改正。（舊五代史考異）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爲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爲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爲尙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羣鳥集潞州，河南無鳥。

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卽時澍雨，漂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丙戌（三），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爲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爲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爲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父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爲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爲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尙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爲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

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疏遺^{〔四〕}，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溫美責授房州司戶參軍。溫美奉使祭海，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爲縣吏馮勳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爲司天監。

八月己酉，幸南莊。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脩河，不於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威爲邢州留後。景威，原本作「景威」，邢州，原本作「刑州」，今各據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丁卯，河決河陰，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玟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逵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沒田稼，損壞城郭廬舍。

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爲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寧郡兵士屯於樂壽^{〔五〕}，都頭劉彥章等殺延熙爲亂。時鄭州開道指揮使張萬

友亦屯於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諤省其事，馬諤原本作「馬駟」，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諤乃與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曠，木再華。

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爲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尙書王易權兵部尙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脩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爲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爲頓遞使，權兵部尙書王易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爲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爲光祿卿。丙辰，幸南莊、西莊。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鷄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爲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於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爲戶部尙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爲刑部尙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上言地震，鄴都尤甚。

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

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爲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爲望縣，二千戶已上爲緊縣，一千戶已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

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單州，原本作「善州」，今據趙鳳本傳改正。（影庫本粘籤）坐爲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蠶鹽徵價，起今後並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爲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於亳州，虛憑紐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罪。癸酉，帝宿齋於崇元殿，爲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陞階，陞階，原本作「陸階」，今從通鑑及契丹國志改正。（影庫本粘籤）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宮。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圓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

「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爲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優給，文武職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爲僞朝僞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爲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羣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氐、房，原本作「互方」，今從通鑑及契丹國志改正。（影庫本粘籤）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氏宿主帝王露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可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

戊寅，詔廢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彥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荆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

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詔潭州依舊爲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澶州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鄜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邢州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折從阮，原本作「從阮」，考從阮本名從遠，漢時避高祖御名，始改作阮，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爲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逵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威、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

壬辰，宰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尙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案東都事略王溥傳：太祖將大漸，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舊五代史考異）司徒竇貞固進封

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宣徽南院使、知永興軍府事袁義

爲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原本作「受熊」，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是日已時，帝崩於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於殿廷，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卽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卽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

帝自郊禪後，其疾乍瘳乍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

案東都事略：李重進，周太祖之甥，母卽福慶

長公主。

重進年長于世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舊五代史考異）累諭晉王曰：

「我若不起此疾，汝卽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爲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下事，原本作「下是」，今從通鑑及契丹國志改正。（影庫本粘籤）遍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脩下宮，不要守陵宮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

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卽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祭。兼仰於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

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諡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四月乙巳，葬於嵩陵。宰臣李穀撰諡冊文，王溥撰哀冊文〔六〕。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

五代史補：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三鎮瓦解〔七〕。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於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于門下，用爲報答，已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爲天子，觀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泊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讖乃應，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

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羣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壘裂之勢，在高祖足下。

高祖棄弓顧羣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圖志矣。

五代史闕

文：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爲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謁道于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周祖微時好蒲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譏己，勃然變色。道曰：「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守貞嘗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己，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於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令爲謬語人。」臣謹案，周世宗朝，詔御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譚矣。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泊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縱虎旅以盪神京，不無慚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遂闡皇風。期月而弊政皆除，逾歲而羣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魯國凶徒，望風而散；并門遺孽，引日偷生。及鼎駕之將昇，命瓦棺而薄葬，勤儉之美，終始可稱。

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譏其不能駕馭權豪，傷於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

校勘記

〔二〕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 「鎮」原作「領」，據殿本、劉本改。影庫本批校云：「移領之『領』應作

『鎮』。」

〔三〕宋州節度使常思移鎮青州 「常思」原作「常思進」，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據殿本、本書卷

一一二周太祖紀、卷一二九常思傳、歐陽史卷四九常思傳改。下同。

〔三〕丙戌 二字原無，據大典卷八九八〇補。

〔四〕如所職疏遣 殿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劉本「遣」作「違」，冊府卷六一作「遺」。按本書卷一一

四周世宗紀有「職業免疏遺之咎」句，疑「遺」字是。

〔五〕先是齊州保寧郡兵士屯於樂壽 「先」原作「光」，據殿本、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改。「保寧郡」，

劉本作「保寧都」，通鑑卷二九一云：「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

謀應契丹。」

〔六〕王溥撰哀冊文 「文」下原有「云」字，據殿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刪。

〔七〕一舉而三鎮瓦解 〔三〕原作「二」，據殿本、劉本、五代史補改。

〔八〕縱虎旅以盪神京 劉本、大典卷八九八〇同。殿本縱作「總」。影庫本批校云：「縱虎旅，『總』訛『縱』。」按郭威入汴京，曾縱兵大掠，此處作「縱」字可通。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

周書五

世宗紀第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案隆平集云：柴翁者，嘗獨居室，人以爲司冥事。一日，笑不止，妻問其故，不答。翁嗜酒，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爲天子。」考柴翁卽守禮之父，史佚其名。（舊五代史考異）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州之別墅。邢州，原本作「維州」，今據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淪落，然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貨用獲濟，太祖甚憐之，乃養爲己子。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爲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案國老談苑云：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蒲博，勿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夫犯賊數百正，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賊狀狼藉，法當處死。」范質奏曰：「受

所監臨財物有罪，上賊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則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命（一）。（舊五代史考異）二年，太祖鎮鄴，改天雄軍

牙內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留帝守鄴城。

廣順元年正月，太祖踐祚，帝懇求入覲，忽夢至河而不得渡，尋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鎮，爲政清肅，盜不犯境。先是，澶之里街湫隘，公署毀圯，帝卽廣其

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賴之。

案宋史王贊傳：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贊引律令，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

問，卽署右職。（舊五代史考異）

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彥超反，帝累表請征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

東討，數月無功，太祖欲親征，召羣臣議其事。宰臣馮道奏以方當盛夏，車駕不宜衝冒。太

祖曰：「寇不可翫，如朕不可行，當使澶州兒子擊賊，方辦吾事。」時樞密王峻意不欲帝將兵，

故太祖親征。六月，兗州平。十二月，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入覲。三月，

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

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原本作「開封」，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檢校太

尉、兼侍中，依前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時太祖寢疾彌留，士庶憂沮，及聞帝總

內外兵柄，咸以爲愜。

案隆平集：曹翰隸世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周祖寢

疾，不俟召來見世宗（二），密言曰：「王爲冢嗣，不事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舊五代

〔史考異〕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內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卽位。」羣臣奉帝卽皇帝位。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壬寅，帝見羣臣於萬歲殿門之東廡下。

二月庚戌，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衮，舉兵南指。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尙書張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柏谷入寇，帝召羣臣議親征。宰臣馮道等奏，以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以誤於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馮道等以帝銳於親征，因固諍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作得山否，原本作「昨待山否」，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帝不悅而罷。詔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於闕下，仍目之爲強人。帝以矯捷勇猛之士，多出於羣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卽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讎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患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

三月丁丑，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爲賊軍所襲，官軍不利。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以澶州節度使郭崇副之。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以陝府節度使韓通爲副。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滑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等，領兵先赴澤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貶降責授官，量與升陟敘用，應配流徒役人，並放逐便。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稅並放。內外見任文武職官並與加恩，父母在者並與恩澤，亡沒者與封贈，其母妻未敘者，特與敘封」云。前涇州節度使史懿卒。

癸未，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京師。壬辰，至澤州。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衮大戰於高平，賊軍敗績。初，車駕行次河陽，聞劉崇自潞而南，卽倍程而進。是月十八日，至澤州，旣晡，帝御戎服，觀兵於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於村舍。十九日，前鋒與賊軍相遇，賊陣於高平縣南之高原。有賊中來者，云：「劉崇自將騎三萬，并契丹萬餘騎，嚴陣以待官軍。」帝促兵以擊之，崇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贊將左，居陣之西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將右，居陣之東廂；宣徽使向訓、鄭州

防禦使史彥超，以精騎當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以禁兵衛蹕。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東廂騎軍亂，步軍解甲投賊，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
案隆平集馬仁瑀傳：從世宗親征劉崇，王師不利，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因躍馬大呼，引弓連斃將卒數十，士氣始振。（舊五代史考異）今上馳騎於陣前，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爭先，賊軍大敗。日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迫之，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張暉，通鑑考異引晉陽見聞錄作張令徽，考歐陽史、十國春秋俱同薛史作張暉，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及偽樞密使王延嗣。案：九國志作張元徽乘勢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舊五代史考異）案九國志張元徽傳：元徽爲前鋒，與周師遇于巴公，元徽以東師先登陷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旋。劉崇大褒賞之。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考薛史作大將張暉戰于高平縣南，與九國志人名地名互異。通鑑從薛史。（孔本）諸將分兵追襲，殭尸棄甲，填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僞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其夕，殺降軍二千餘人，我軍之降敵者亦皆就戮。初，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於我，及與賊軍相遇，風勢陡迴，人情相悅。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墜於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虎之狀，則天之助順，宜其然乎！案九國志張元徽傳：前鋒兵將次巴公，一夕，營中刁斗皆鳴，元徽亟遣詣劉崇大營易之（三），凡易數十，皆鳴而不可擊，因以自崇。崇怒曰：「故要吾金鈿耶？」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孔本）是日，危急之

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寇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是夕，帝宿於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并給其衣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是日大雨。戊戌，車駕至潞州。案：歐陽史作丁酉，幸潞州，與薛史異。通鑑從歐陽史，五代春秋作丙戌，誤。河南府上言，前青州節度使常思卒。

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夔州節度使樊愛能，夔州，原本作「萱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并諸將校七十餘人，並伏誅。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於後，爲奔騎所突，卽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止遏，莫肯從命，皆揚言曰：「官軍大敗，餘衆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錄其奔遁者，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並斬之，由是驕將墮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轎車歸葬。案：東都事略：世宗謂張永德曰：「樊愛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等以徇，軍聲始振。（舊五代史考異）

庚子，以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職並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贊爲鄆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史彥超爲華州節度使，賞高平之功也。以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以

宣徽北院使楊廷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以客省使吳延祚爲宣徽北院使，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千爲蔡州防禦使，以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田中爲密州防禦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順爲登州防禦使，以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延進爲鄭州防禦使，以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爲澤州防禦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爲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以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弘殷案：原本注「宣祖廟諱」四字，今據宋史改作弘殷。爲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以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鼎爲虎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遙授團練使，其餘改轉有差。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行營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爲行營都虞候。以華州節度使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陝府節度使韓通，率兵自陰地關討賊。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以鄆州節度使白重贊爲隨駕副部署。

夏四月乙巳，太祖靈駕發東京。乙卯，葬於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僞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案宋史王彥超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且暮將降，我士卒精銳，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翼日，州將董希顏果降。」（舊五代史考異）董希顏，原本作「革

希顏，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丙辰，僞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丁巳，幸柏谷寺。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東城下，計度軍儲。詔河東城下諸將，招撫戶口，禁止侵掠，只令徵納當年租稅，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圍者，賜出身，千斛、千圍者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奏，嵐、憲二州歸順。壬戌，制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僞刺史安彥進。案宋史王彥超傳：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舊五代史考異）癸亥，僞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晉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馮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大將楊釋姑，以城歸順。詔授李勅忻州刺史。

五月乙亥，以尙書右丞邊歸讜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尙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案宋史陶穀傳：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疑之。

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舊五代史考異）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案遼史穆宗紀：四年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據薛史，則忻州歸順在四月，代州歸順在五月丙子，與遼史月日互異。丁丑，觀兵於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升代州爲節鎮，以靜塞軍爲額，以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於太原城下，以其拒王

師也。庚辰，以前中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舊五代史考異）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案宋史符彥卿傳：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觀兵城下，徐圖進取。及周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罹虐政，願輸軍需，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輓軍食濟之。（舊五代史考異）是夜大風，發屋拔樹。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爲節鎮，以永安軍爲軍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晟爲節度使。

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時大集兵賦，及徵山東、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決旋師之意。指麾之間，頗傷忽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案通鑑考異引晉陽見聞錄云：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街衢捷跳梁于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宋史藥元福傳：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舊五代史考異）乙巳，車駕至潞州。癸丑，帝發潞州。乙丑，幸新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案五代會要云：顯德元年二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望陵號慟。至陵所，俯伏哀泣，感于左右，再拜訖，祭奠而退。（舊五代史考異）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戶帛有差。庚午，帝至自河東。帝至自河東，原本脫「自」字，

今據五代春秋增入。(影庫本粘籤)

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涼州歲餘，以所部艱食，蕃情反覆，奏乞入朝，尋留其子爲留後，不俟詔離任，故責之。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進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彥超移鎮許州，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五〕，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六〕；以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典軍如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藥元福，原本作「元祉」，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加檢校太尉；鄜州白重贊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帝卽位之初，覃慶於諸侯，且賞從征之功也。丙子，以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鄆州留後。庚辰，幸南莊。辛巳，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鄧州侯章，並加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逵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並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鎬爲河中節

度使，加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並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義，並加檢校太尉。壬辰，百僚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天清節，原本作「本清」，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從之。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案國老談苑云：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范質，時爲親王，軒車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卽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遂爲治第。（舊五代史考異）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咸，並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詹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案東都事略云：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何如耳！」遂用之。（舊五代史考異）丙申，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劉溫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卒。

八月壬寅朔，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尙書右丞邊歸儼爲尙書左丞充職。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乙巳，以吏部侍郎顏衍爲工部尙書

致仕。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卒。己酉，前澤州刺史李彥崇責授右司禦副率。高平之役，帝與賊軍相遇，即令彥崇領兵守江猪嶺，以遏寇之歸路。以遏寇之歸路，原本脫「遏」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彥崇初見王師已却，卽時而退，及劉崇兵敗，果由茲嶺而遁，故有是責。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留後。癸丑，以吳越國內外都指揮使吳延福爲寧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俶之請也。以太子少師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爲國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燕國大長公主，李重進之母也。（七）丁巳，以戶部郎中致仕景初爲太僕卿致仕，宰臣範之父也。己巳，華州鎮國軍宜停，依舊爲郡。庚午，以給事中劉悅、康澄並爲右散騎常侍。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煦爲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沖又爲工部侍郎。

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爲皇建禪院。

皇建，原本作「皇逮」，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甲

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島，坐監雍兵倉，縱吏卒掊斂也。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裔、左僕射致仕楊凝式並爲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於寧陵縣，坐盜掠商船不捕獲也。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丙午，以安州節度使 李洪義爲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 王饒爲相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 王晏爲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 武行德爲徐州節度使。戊申，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 韓令坤爲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 李繼勳爲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詔安、貝二州依舊爲防禦州，其軍額並停。壬子，以今上爲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監修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於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卽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唯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繼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略，皆係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修撰日歷，卽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略之文，職業免疏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

付史館。己未，供奉官郝光庭棄市，坐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也。是日大閱，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觀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案五代會要云：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老少相半，強懦不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今春朕在高平，與劉崇及蕃軍相遇，臨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敗。況百戶農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銳者升爲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虛費。」先是，上按於高平，觀其退縮，慨然有懲革之志。又以驍勇之士，多爲外諸侯所占，如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在于闕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舊五代史考異）

十一月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贊爲兵部尙書致仕。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乙酉，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乙未，以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勗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河隄。先是，鄆州界河決，數州之地，洪流爲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萬人，三十日而罷。

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致仕。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校勘記

〔二〕遂貸其命 「遂」原作「令」，據殿本、劉本、國老談苑改。

〔三〕不俟召來見世宗 「召」原作「朝」，據殿本、劉本、隆平集卷一九曹翰傳改。

〔三〕元徽亟遣詣劉崇大營易之 「亟」原作「互」，據九國志卷八張元徽傳改。

〔四〕中武軍 廬本同。殿本、劉本「中武」作「忠武」。影庫本批校云：「『中武』疑當作『忠武』。考梁時忠武軍至後唐已改額宣武，又疑原本『中』字不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五〕侍衛都虞候 「侍」原作「使」，據殿本、宋史卷四八四李重進傳及本卷上文改。

〔六〕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衛」字原無，據殿本、彭校補。

〔七〕李重進 「重」原作「從」，據通鑑卷二九〇、宋史卷四八四李重進傳、東都事略卷二二李重進傳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周書六

世宗紀第二

顯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辛卯，詔：「在朝文班，各舉堪爲令錄者一人，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授官之日，各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任，懦弱不理，並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乙未，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請射，原本作「請藉」，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戶，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彥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

降詔存問。壬戌，詔曰：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人之不逮哉！

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於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邪？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邪？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邪？豈高卑疏近自生間別邪？

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之有祿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共申裨益，庶洽治平。庶洽，原本作「書詒」，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應內外文武臣僚，今後或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尙虛華，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書其事，

辭有謬誤者，固當捨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所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僚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蓄縮者須期抑退。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綱，是擊搏糾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臣，如逐任官內，所獻替啓發彈舉者，至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北距深州，原本作「恆州」，今從通鑑注所引薛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夾胡盧河爲壘。案通鑑：浚胡盧河在正月，至三月始建軍額。（舊五

代史考異）先是，貝、冀之境，密邇戎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徙，築壘於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衆尋至，彥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尙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

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曦、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趙鄰幾，原本作「鄰其」，今從五代會要及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丘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愼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尙視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

夏四月庚戌，以內客省使李彥穎爲延州留後。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乙卯，詔於京城四面，別築羅城，期以來春興役。戊午，以翰林學士、給事中竇儀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溫叟爲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是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案宋史陶穀傳：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潛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尙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略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舊五代史考異）

五月辛未，迴鶻遣使貢方物。鳳翔節度使王景上言：「奉詔攻收秦、鳳二州，已於今月

一日領軍由大散關路進軍次。」先是，晉末契丹入晉，秦州節度使何建何建，原本作「賀建」，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秦、鳳人戶怨蜀之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乃詔景與宣徽南院使向訓率師以赴焉（二）。案東都事略王溥傳：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舊五代史考異）甲戌，詔曰：

釋氏貞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頗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緇徒犯法，蓋無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創修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苟剝削以逃刑；行奸爲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宜舉舊章，用革前弊。

諸道州府縣鎮村坊，應有敕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敕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並騰併於合留寺院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敕額寺院，祇於合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住，祇留僧寺院一所。諸軍鎮坊郭及二百戶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敕額寺院處，於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今後並不得創造寺院蘭若。蘭若，原本作「蘭著」，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三），今後不得奏請創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

如有志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剃頭間，須留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却勒還俗，其本師主決重杖勒還俗，仍配役三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應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姦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並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

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掛燈、諸般毀壞身體、戲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衆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賬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

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攢賬，至五月終以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禮行脚，出入往來，一切取便。

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僧尼係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爲戶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爲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渥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也。渥爲人清苦，臨事有守，以微累而當極刑，時論惜之。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

六月己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丙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爲邢州留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州府，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是隨幕已曾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辛酉，廢景州爲定遠軍。癸亥，以前延州節度使袁義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威爲鄧州節度使。

秋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卒。魯國，原本作「路國」，今從和凝本傳改正。（影庫本粘籤）

八月癸卯，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減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園丘、方澤及太廟卽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判三司，加銀青光祿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開國伯，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判三司。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飲齕之性。」庚子，太子太師致仕趙暉卒。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附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關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

九月丙寅朔，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案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九月，敕云：「今采銅興冶，立監鑄錢，冀便公私〔三〕，宜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鉞、相輪〔四〕、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舊五代史考異）癸未，以太子賓客趙上交爲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詡並爲太子賓客。乙酉，詔文武百僚，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闕。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交等二百人至闕〔五〕。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

閏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於黃花谷，黃花，原本作「黃化」，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擒僞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案九國志李廷珪傳：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爲

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珂爲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於白澗，將腹背以攻周師；又遣染院使 王巒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蜀師敗走，王巒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於周矣。癸丑，秦州僞命觀察判官趙玘以本城降，詔以玘爲郢州刺史。案宋史趙玘傳：高彥儔出師救援，未至，聞軍敗，因潰歸。玘閉門不納，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于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健者，然殺戮遁逃之外，幾無孑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伏聽命，玘遂以城歸順。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郢州刺史。（舊五代史考異）先是，帝以西師久次，艱於糧運，命今上乘驛赴軍前，以觀攻戰之勢。及迴，具以事勢上奏，帝甚悅，至是果成功焉。甲子，祕書少監許遜責授蔡州別駕，坐先假竇氏圖書隱而不還也。

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於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丁丑，丁丑，以長曆推之當作「丁亥」，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右散騎常侍康澄責授環州別駕，左司郎中史又玄責授商州長史（六），左驍衛大將軍元霸責授均州別駕，右驍衛將軍林延禔責授登州長史。澄等奉使浙中，迴日以私便停留，逾時復命，故有是責。右諫議大夫李知損配流沙門島，沙門，原本作「河門」，今從李知損本傳改正。（影庫本粘籤）坐妄貢章疏，斥譴貴近，及求使兩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是月始議南征。

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己亥，諭淮南州縣，詔曰：

朕自繼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七〕，誕修文德，豈欲興兵動衆，專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須舉弔伐之義。蠢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遲，接黃寇之紛亂，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啓戎心，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攻侵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閩、越之封疆，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啓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觀釁而憑凌徐部。洸陽之役，曲直可知，尙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飢，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羅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姦，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爲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今則推輪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吳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

降，具牛酒以犒師，納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吝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苟或執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擄焚燒，必令禁止云。

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玄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壬子，潞州奏，破河東賊軍於祁縣。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案：歐陽史作戊申。（舊五代史考異）獲僞命節度使王環。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內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己未，邢州奏，河東劉崇死。案：通鑑作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俎，遣使告於契丹。考異引王保衡見聞要錄、劉繼顯神道碑爲據，疑薛史作二年爲誤。今考遼史穆宗紀，應曆五年十一月，漢主崇殂（八），應曆五年即周廣順二年也，與薛史合，蓋薛史、遼史皆以實錄爲據也。五代春秋亦作二年。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賊於來遠鎮。

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穎。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於壽州城下。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永興軍奏，節度使劉

詞卒。己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於山口鎮。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卒。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僞鳳翔節度使王環至闕。詔釋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大將軍〔九〕。

是冬，命起居郎陶文舉徵殘租於宋州。文舉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物議以爲不允。〔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校勘記

〔二〕宣徽南院使 「使」字原無，據殿本及本卷下文補。

〔三〕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 「王公」原作「公王」，據殿本、會要卷一二改。「下」，殿本、劉本同，會要卷一二作「上」。

〔三〕今采銅興冶立監鑄錢冀便公私 「冶」原作「治」、「便」原作「使」，據會要卷二七改。

〔四〕相輸 原作「相輸」，據會要卷二七改。

〔五〕程交 廬本同。殿本、劉本作「程支」，冊府卷一六七作「程友」。

〔六〕責授商州長史 「授」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七〕方當恭己臨朝 「恭」原作「躬」，據殿本、冊府卷一二三改。

〔八〕漢主 原作「漢王」，據殿本、劉本及遼史卷六穆宗紀改。

〔九〕右驍衛大將軍 「大」字原無，此處原有注文云：「按原本闕一字。」按本書卷一二九王環傳作「授右驍衛大將軍」，通鑑卷二九二作「以王環爲右驍衛大將軍」，則闕文當爲「大」字，據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六

周書七

世宗紀第三

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賊於上

審。

上審，原本作「上黨」，其地與淮南殊遠。考通鑑作上審，胡三省注云：壽州南有地名上審。今改正。（影庫本粘籤）

戊戌，發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庚子，詔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監馬從贇免所居官，坐

乾沒外孫女霍氏之貲產，爲人所訟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東京留守，以端明

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車駕發京師。丁未，李穀奏，自壽州引軍退守正陽。辛亥，李

重進奏，大破淮賊於正陽，斬首二萬餘級，伏尸三十里，臨陣斬賊大將劉彥貞，生擒偏將咸

師朗已下，獲戎甲三十萬副、馬五百匹。先是，李穀駐軍於壽春城下，以攻其城，旣而淮南

援軍大至，乃與將佐謀曰：「賊軍舟棹將及正陽，正陽，原本作「上陽」，考歐陽史、五代春秋、通鑑俱作正

陽，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橋梁不守，則大軍隔絕矣。不如全師退守正陽浮橋，以俟變輅。」諸將皆以爲然，遂燔其糧草而退。軍迴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於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發戰棹數百艘，沿淮而上，且斷橋之勢，彥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聞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敗之。案南唐

書劉彥貞傳：彥貞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廷翰、咸師朗皆鬪將（二），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怯，惟恐不得速

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于地。周師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三），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歿于陣。（舊五代史考異）馬令南唐書：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

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于拒馬，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而敗之，彥貞死于陣。（殿本）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爲我將趙晁所殺。甲寅，車駕至正陽。以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車駕渡淮。丙辰，至壽州城下，營於州西北淝水之陽，詔

移正陽浮橋於下蔡。下蔡，原本脫「下」字，今從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庚申，耀兵於城下。案春明退朝

錄云：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三），駐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澠水起，亙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舊五代史考異）壬戌，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於渦口，斬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

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於路左，坐橋道不謹也。朗州節度使

王進達奏，領兵入淮南界。戊辰，廬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於盛唐，獲都監僞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兵部尙書張昭奏，準詔撰集兵法，分爲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爲制

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於清流山，清流，原

本作「青琉」，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案歐陽修豐樂亭記，太祖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關下，與薛史

作萬五千人異。考國老談苑云：太祖提周師甚寡（四），當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臨陣親斬驍將皇甫暉。疑豐樂亭記

卽本于此。第皇甫暉以傷重被擒，而談苑云臨陣親斬，小說家多傳會之詞，恐不足信。（舊五代史考異）乘勝攻下滁

州，擒僞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案王銍默

記：李景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師數千與暉遇

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聞諸村人，云有鎮州趙

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請以決曲直。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

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

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從小徑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

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舊五代史考異）

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

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其略云：「願陳兄事，永奉鄰歡，設或俯鑒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父蒼黔，慶鷄犬之相聞，奉瓊瑤以爲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俟報章，以聽高命，道塗朝坦，禮幣夕行」云。書奏不答。乙亥，今上繫

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

李德明，原本作「德名」，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奉表來上，敍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

衣、金帶、鞍馬等。

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

韓令坤，原本作「全坤」，今從通鑑及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收下揚州。

案東都事略韓令坤傳：率兵襲揚州，將吏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舊五代史考異）

丁亥，壽州城內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奔。庚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上言，

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辛卯，今上表僞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

降，獲糧草二十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荆南上言，朗州節度

使王進達爲部將潘叔嗣所殺，案九國志王進達傳：領衆逼宜春（三），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繖蓋中，占者以爲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文表爲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進達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于朗州城外。（舊五代史考異）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爲帥，行逢至朗州，斬叔嗣於市。

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僞命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尋授承翰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僚再上表請聽樂，詔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案隆平集王審琦傳：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于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騎衝枚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舊五代史考異）江南國主李景表送先隔過朝廷兵士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軍卽蜀軍也，秦、鳳之役，爲王師所擒，配隸諸軍，及渡淮，輒復南逸。帝怒其奔竄，盡戮之。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尙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彥頤奏，蕃衆與部民爲亂，尋與兵司都監閻綰掩殺，獲其酋帥高鬧兒等十人，磔於市。彥頤本賈人也，貪而好利，蕃漢之民怨其侵刻，故至於是。辛亥，賜江南李景書曰：

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朱、李，原本作「朱子」，今

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中夏多故，六紀於茲，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爲聲教，各擅烝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

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迨於前王，道不方於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六），農戰交修，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已來，懷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一昨迴軍隴上，問罪江干，我實有辭，咎將誰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衆無遺，棄甲僵屍，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不亡者哉！

早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幣、茶藥牛酒等；今又使人孫晟等並到行朝。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機，不俟終日，苟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戎，所以討不服；惇信明義，所以懷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恆用此道，以正萬邦。

朕今躬統戎師，龔行討伐，告於郊廟社稷，詢於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厭士庶之心，匪獨違天，兼且拂衆。但以淮南部內，已定六州，廬、壽、濠、黃，大軍悉集，指期剋日，拉朽

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七〕。必若盡淮甸之土地，爲大國之隄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豈同迷復」下疑原本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住，免違物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禮，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蕭督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事資眞慤，辭匪枝游，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質於天地，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自茲絕。

切以陽春在候，庶務繁思，願無廢於節宣，更自期於愛重。音塵非遠，風壤猶殊，翹想所深，勞於夢寐。

又賜其將佐書曰：

朕自類禡出師，麾旄問罪，絕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建業，原本作「逮業」，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興之所自，釁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勞盡諭，必想具知。

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闕，追悔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咎之辭，亦有罷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辜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不徒

還〔云〕。必若自淮以南，畫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旣服義，朕豈忍人，必當別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爲國家之謀，勉擇恆久之利。

初，李景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闕，使人面奏云：「本國主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歸於大朝。」帝志在盡取江北諸郡，不允其請。使人見王師急攻壽陽，李德明奏曰：「願陛下寬臣數日之誅，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帝許之，乃令李德明、王崇質齎此書以賜李景。

夏四月甲子，以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爲壽州城下水砦都部署。己巳，車駕發壽春，循淮而東。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於常州。初，兩浙錢俶承詔遣部將率兵攻常州，爲江南大將陸孟俊所敗，將佐陷沒者甚衆，李景亦以表聞。乙亥，駐蹕於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於州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軍於六合，斬首五千級。時李景乘常州之捷，遣陸孟俊領兵迫泰州，王師不守，韓令坤欲棄揚州而迴。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帥親兵往援之，又命今上領步騎二千人屯於六合。俄而陸孟俊領其徒自海陵抵揚州，陸孟俊，原本作「孟俊」，今從十國春秋改正。令坤迎擊，敗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齊王達率大衆由瓜步濟江，距

六合一舍而設柵。居數日，乃棄柵來迫官軍，今上麾兵以擊之，賊軍大敗，餘衆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九）。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案宋史向拱傳：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使，依前宣徽使兼沿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婦女者。及拱至，戮其不法者數輩，軍中肅然。（舊五代史考異）丁亥，車駕發濠州，幸渦口。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戊戌，車駕還京，發渦口。案馬令南唐書：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舊五代史考異）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溫卒。戊午，以江南僞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太府卿。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卒。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犯者擒捉送官。」

六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爲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爲隴州防禦使，遙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

許州王彥超移鎮永興軍，鄧州田景威移鎮鄆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紉並停任，坐鞫獄失實也。丁卯，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陶穀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王著，原本作「王署」，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並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爲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爲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問輕重，並不窮問。先屬江南之時，應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一切停罷云。戊寅，以右衛上將軍扈彥珂爲太子太師致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爲鳳翔節度使。戊子，升瞻國軍爲濱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砦，王師不利。先是，詔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於壽州之南，攻賊壘。是日，賊軍出城來攻我軍，破柵而入，其攻城之具並爲賊所焚，將士死者數百人。李重進在東砦，亦不能救。時城堅未下，師老於外，加之暑毒，糧運不繼。李繼勳喪失之後，軍無固志，諸將議欲退軍，賴今上自六合領兵歸闕，過其城下，因爲駐留旬日，王師復振。

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丁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爲禮部尙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明爲大理卿。庚子，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奏（二），破淮賊千餘人於州界。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

行德奏，敗淮賊二千人於州界。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節度使向訓自揚州班師，迴駐壽春。時王師攻壽春，經年未下，江、淮盜賊充斥，舒、蘄、和、泰等州復爲吳人所據，故棄揚州併力於壽春焉。案馬令南唐書：向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舊五代史考異）

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移鎮涇州，張澤移鎮河中。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爲鄧州節度使，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爲舉官累也。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曆上之，命曰顯德欽天曆，上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於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師猶在壽州，遣其將林仁肇、郭廷謂率水陸軍至下蔡，欲奪浮梁，以舟實薪芻，乘風縱火，永德禦之。有頃，風勢倒指，賊衆稍却，因爲官軍所敗。己卯，工部侍郎王敏停任，坐薦子壻陳南金爲河陽記室也。南金，原本作「南僉」，今從王敏本傳改正。（影庫本粘籤）

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尙書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以右羽林統軍焦繼勳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左衛上將軍楊承信爲右羽林統軍；以左監門上將軍宋延渥爲右神武統軍。

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於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廬州行營副部署。乙

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虢州教練使，坐棄郡逃歸也。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苟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役人，並須人材俊利，身言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濫，勒本司關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正身引過，原本似有脫落，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與永樂大典同，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餘從前後格敕處分，仍每年祇得一度奏補。」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時有司請爲后立別廟，禮也。己巳，詔：「漳河已北郡縣三，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鍊。」壬申，以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宇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於盛唐，斬二千級。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丙子，襄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審琦鎮漢上十餘年，至是來朝，故以命寵之。癸未，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學爲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於取士，授右拾遺，聞者駭其事。至是爲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案東都事略張昭傳：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僚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二四，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二五，以劉、馬爲鑑，朱、柳爲戒，則善矣。」（舊五代史考異）甲申，宣授今上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授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爲曹

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卒。張彥超，原本作「彥起」，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

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下獄死，江南進奉使鍾謨責授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者陳搏歸山。帝素聞搏有道德，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於下蔡，奪米船十餘艘。宰臣李穀以風痹請告十旬，三上表求解所任，不允。

十二月己未朔，以給事中張鑄爲光祿卿，訴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祕書監，判光祿寺事。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壬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發陳、蔡、宋、亳、潁、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贈右補闕，男士衡賜學究出身，獎廉吏也。癸亥，癸亥，以長曆推之，當作「癸未」，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詔兵部尙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錄。案五代會要云：同修撰官委張昭定名奏請，至四年正月，張昭奏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舊五代史考異）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

量給資帛。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於朝官內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場山北。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場」字上疑脫「於」字，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與永

樂大典同，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

校勘記

〔一〕咸師朗 「咸」原作「成」，據本卷正文、陸游南唐書卷六劉彥貞傳改。

〔二〕我師大敗 「我」字原無，據陸游南唐書卷六劉彥貞傳改。

〔三〕記世宗親征忠正 「記」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四〕太祖提周師甚寡 「提」原作「捷」，據殿本考證、劉本考證、國老談苑改。

〔五〕領衆逼宜春 「逼」原作「適」，據殿本、劉本及九國志卷一「王逵傳」改。

〔六〕三十萬 原作「三十一萬」，據殿本、劉本、彭校及冊府卷一六七改。

〔七〕非足介意 「介」原作「屈」，據殿本、劉本、彭校及冊府卷一六七改。

〔八〕固不徒還 「還」原作「遷」，據殿本、劉本、彭校及冊府卷一六七改。

〔九〕漣州 原作「連州」，據殿本、劉本、宋史卷二五一「韓令坤傳」、通鑑卷二九三改。

〔二〕廬州行營都部署 「行」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彭校及本卷下文補。

〔三〕張澤 殿本同。劉本作張鐸。按本書卷一一四世宗紀有「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
宋史卷二六一有張鐸傳，疑當作張鐸。

〔三〕楊承信 原作「楊信」，據殿本、劉本、宋史卷二五二楊承信傳改。參見本書卷一〇二「安州節度使楊信」下注文。

〔三〕漳河 原作「彰河」，據劉本改。

〔四〕柳璨 原作「柳燦」，據殿本、劉本、東都事略卷三〇張昭傳改。

〔五〕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 「存」原作「在」，據殿本、劉本、東都事略卷三〇張昭傳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七

周書八

世宗紀第四

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壬寅，兵部尙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伏以撰漢書者先爲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歷試之績，並在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於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實錄，請書爲廢帝實錄。」從之。案：自「唐末主」以上，原文疑有脫誤。據五代會要云：「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舊五代史考異）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

賊五千人於壽州北。先是，李景遣其弟偽齊王達率全軍來援壽州，齊王，原本作「蔡王」，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達留駐濠州，遣其將許文縝、邊鎬、朱元領兵數萬，汴淮而上，至紫金山，紫金山，原本作「柴金山」，考通鑑及宋史、東都事略俱作「紫金」，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設十餘砦，與城內烽火相應。又築夾道數里，將抵壽春，爲運糧之路，至是爲重進所敗。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
案宋史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舊五代史考異）

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爲司農卿。辛酉，詔每遇入閣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於黃砦。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乙亥，車駕發京師。乙酉，次下蔡。

三月庚寅旦，帝率諸軍駐於紫金山下，命令上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砦，斬獲數千，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砦來降，案通鑑云：辛卯夜，朱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二）。據薛史，則朱元等之降即在庚寅，與通鑑異。（舊五代史考異）降其衆萬餘人。翌日，盡陷諸砦，殺獲甚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縝、前湖南節度使邊鎬，其餘黨沿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沿淮北岸追賊。及晡，馳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帛器仗不可勝數。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構浮梁於淮上。廬

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皆紫金山之潰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卽命屯鎮淮上。己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翌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案通鑑考異云：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爲之。歐陽史本傳亦言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與薛史異（三）。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庚戌，詔移壽州於下蔡，以故壽州爲壽春縣。是日，曲赦壽州管內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凡有過犯，並從釋放。應歸順職員，並與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放今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並不問罪。如有曾相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酬及經官論訴。自用兵已來，被擄却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並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便於民者，委本州條例聞奏，當行釐革。辛亥，以僞命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三）。是日，劉仁贍卒。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舒州，原本作「抒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江南僞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使周延構爲衛尉卿，以江南僞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以壽州節度

判官鄭牧爲鴻臚卿，賞歸順也。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四〕。令坤領陳州，倫在州干預郡政，培植之暴，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倫詐報汀云「準詔赴闕」，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其實，故有是命。案宋史韓令坤傳云：「倫法當棄市，令坤泣請于世宗，遂免死。」〔舊五代史考異〕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於壽州開倉賑饑民。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

夏四月己巳，車駕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痹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案宋史李穀傳：「穀扶疾入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座側。以抱疾久，請辭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祿奉爲言。」穀

愧謝而退。」〔舊五代史考異〕丁丑，斬內供奉官孫延希於都市，御廚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並停職。時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見役夫有就瓦中噉飯，以柿爲匕者，大怒，斬延希而罷延勛等。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案：歐陽史作癸未追冊，與薛史異。〔舊

五代史考異〕癸未，故皇子贈左驍衛大將軍誼再贈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贈左武衛大將軍誠再贈太傅，追封吳王；故皇子贈左屯衛大將軍誠再贈太保，追封韓王。故皇弟贈太保侗

再贈太傅，追封郟王；故皇弟贈司空信再贈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樂安公主追冊莒國長公主〔五〕，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冊梁國長公主。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再贈右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千牛衛將軍慈再贈右武衛大將軍。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團結爲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己丑，以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薛史漢隱帝紀有廣政殿，此又云改爲廣政殿，疑周太祖時宮殿之名多所更易，至世宗又從舊稱也。今無可復考，姑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

辛卯，以端午賜文武百僚衣服，書始也。癸巳，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

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斬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於本郡。時太常博士張紉

檢視本州夏苗，移牒希進分檢，希進以不奉朝旨，不從。紉具事以聞，帝怒，遣使斬之。丁

酉，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都尉，原本作「較尉」，今從宋史

改正。（影庫本粘籤）加檢校太尉；以今上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今

上以三年十月宣授同州節度使，未於正衙宣制，至是移鎮滑臺，故自永州防禦使授焉。以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韓令坤爲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權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岳州防禦使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並典軍如故。己亥，以左神武統軍劉重進

爲鄧州節度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趙鼎爲河陽節度使，以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辛丑，宰臣范質、李穀、王溥並加爵邑，改功臣。樞密使魏仁浦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奏，相次殺敗賊，獲戰船三十艘。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宣徽南院使，吳延祚，原本作「廷祚」，今從東都事略改正。（影庫本粘籤）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是月，詔中書門下，差官詳定格律。中書門下奏：「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一十人詳定。候畢日，委御史臺尙書省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

六月丁巳，前濠州刺史齊藏珍以罪棄市。己未，以責授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紫。帝旣誅孫晟，尋竄謨爲耀州，旣而悔之，故有是命。辛酉，西京奏，伊陽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詔勿禁。乙酉，詔在朝文資官再舉堪爲令、錄、從事者各一人。

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先是，詔行德分兵屯定遠縣，旣爲淮寇所襲，王師死者數百人，帝懲其僨軍之咎，故以環衛處之。以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責壽春南砦之敗也。壬辰，以刑部尙書王易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酉，己酉，以長曆推之，當作丁酉，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司農卿王敏卒。甲辰，詔曰：「準令，諸論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

三月三十日止者。州縣爭論，舊有釐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辭，入務而即便停罷，強猾者因茲得計，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訴陳辭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

八月乙卯朔，兵部尙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罩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丙辰，以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尙書，以太子賓客司徒詡爲太常卿。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膽力堪爲軍職者一人。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沖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文縝已下，皆吳、蜀之士也。乙亥，宰臣李穀罷相，守司空，加食邑實封。穀抱疾周歲，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蜀迴，濮州，原本作「維州」，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蜀主孟昶寓書於帝，其末云：「昶昔在齟齬，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佇望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披述」云。初，王師之伐秦、鳳也，以立爲排陣使，旣而爲蜀所擒。及秦、鳳平，得降軍數千人，其後帝念其懷土，悉放歸蜀，至是蜀人知感，故歸立

於我。昶本生於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答。

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樞密使王朴皆丁內艱，並起復舊位。以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爲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己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端明殿學士，依前禮部侍郎。

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內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爲名。壬戌，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時帝再議南征，先期勅令光廣造軍士袍襦，不卽辦集，帝怒，命斬之。時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宮^(六)，遂戮於都市。令光出勳閥之後，歷職內庭，以清慎自守，累總繁劇，甚有廉幹之譽。帝素重其爲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過見誅，人皆冤之。戊午，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時兵部尙書張昭條奏，請興制舉，故有是命。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詔取月內車駕暫幸淮上。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申^(七)，駕發京師。壬午，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

十一月癸未朔，以內客省使咎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

案：上文以王朴爲權東京留

守，不應復以命督居潤。據東都事略督居潤傳，世宗幸淮上，命爲副留守，疑原本脫「副」字。（舊五代史考異）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馳以濟。今上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擄其戰艦而迴。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砦，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於李景，從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於渦口，渦口，原本作「濟口」，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寇，晝夜不息，沿淮城柵，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勢麾軍（之），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月城之上。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賊，軍行鼓譟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僞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收獲舟船，除焚盪外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卽於京師大集工徒，脩成艘艦，踰歲得數

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沒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郭廷謂，原本作「廷渭」，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城歸順。案：郭廷謂以城降，歐陽史作庚申，通鑑作辛酉，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漣水歸順。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案隆平集：廷謂望金陵大慟，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惟卿斷渦口橋，破定遠寨，足以報李景祿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何能爲！乃授以亳州防禦使。（舊五代史考異）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遣兵驅擄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丁丑，泰州平〔九〕。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校勘記

〔一〕舉寨萬餘人降「舉」原作「與」，據殿本考證、劉本考證、通鑑卷二九三改。

〔二〕歐陽史……與薛史異 二十一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三〕楊信 殿本、劉本、通鑑卷二九三同。本書卷一一六世宗紀、宋史卷二五二楊承信傳作楊承信。

〔四〕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都」字原無，據劉本、通鑑卷二九三及本卷下文補。

〔五〕故皇第三妹「故皇」二字原無，據殿本補。

〔六〕帝起入宮 「宮」原作「營」，據殿本、劉本、彭校改。

〔七〕壬申 原作「壬辰」，據孔本、舊五代史考異改。舊五代史考異云：「案：原本作『壬辰』，考五代春秋作十月壬辰，帝南征，與薛史同。歐陽史作壬申南征，通鑑作壬申，帝發大梁，與薛史異。據下文有壬午，則十月不應有壬辰，疑原本係傳寫之誤，今從歐陽史、通鑑改正。」

〔八〕今上乘勢麾軍 「勢」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九〕秦州 原作「秦州」，據殿本、劉本、彭本、歐陽史卷一二周本紀、通鑑卷二九三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

周書九

世宗紀第五

顯德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從臣詣行宮稱賀。案隆平集馬仁瑀傳：世宗征淮南，登

楚州水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詬罵，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瑀至，應弦而斃。（舊五代史考異）乙酉，降同州爲郡。

右驍衛將軍王環卒。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案：通鑑作丁亥，王漢璋奏克海州。歐陽

史亦作丁亥取海州。薛史祇載丙戌攻海州，而不載取城之日，疑有闕文。（舊五代史考異）戊子，詔：「諸道幕職州

縣官，並以三周年爲考限，閏月不在其內，州府不得差攝官替正官」云。己丑，詔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韓令坤權知揚州軍府事（二）。庚寅，發楚州管內丁壯，開鶴河。鶴河，原本作「觀河」，今

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通運路。乙巳，帝親攻楚州。時今上在楚州城北，晝夜不解甲胄，

親冒矢石，麾兵以登城。丙午，拔之。案：歐陽史、通鑑俱作丁未，克楚州，與薛史異。五代春秋從薛史作丙

午。（舊五代史考異）斬僞守將張彥卿等，六軍大掠，城內軍民死者萬餘人，廬舍焚之殆盡。案陞游南唐書張彥卿傳云：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宮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濟老鵠河（三）；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三），遂陷。彥卿猶結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解，長短兵皆盡，彥卿猶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鄧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又，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云：當城中之危也，彥卿方與諸將立城上，因泣諫以周、唐強弱，勢不足以相支，又城危甚，而外無一人援，恐旦夕徒死無益，勸彥卿趣降。彥卿領之，因顧諸將，指曰：「視彼！」諸將方回顧，彥卿則抽劍斷其子首，擲諸地，慷慨泣謂諸將曰：「此彥卿子，勸彥卿降，周，彥卿受李家厚恩，誼不降，此城吾死所也。諸軍欲降任降，第勿勸我，勸我者同此子矣。」於是諸將愕然亦泣，莫敢言降。考張彥卿死事甚烈，而九國志諸書所載甚略，今附錄諸書以備參考。又，彥卿，馬令書作彥能，與薛史異（四）。

（舊五代史考異）

二月甲寅，僞命天長軍使易贇以城歸順。案：通鑑作易文贇。（舊五代史考異）戊午，車駕發楚州南巡。丁卯，駐蹕於廣陵，詔發揚州部內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盪之後，居民南渡，遂於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戊辰，遣使祭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癸酉，幸揚子渡觀大江。揚子，原本作「退子」，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乙亥，黃州刺

史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人，擒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奏，河東賊軍逃遁。時劉鈞聞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遽至，未必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又，李謙溥傳云：隰州闕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服絺綌，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舊五代史考異）

三月壬午朔，幸泰州。丁亥，復幸廣陵。辛卯，幸迎鑾江口。遣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率舟師至江島以觀寇。癸巳，帝臨江望見賊船數十艘，命今上帥戰棹以追之，賊軍退去，今上直抵南岸，焚其營棚而迴。甲午，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爲左領軍上將軍。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於東沛州（案：通鑑作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于東沛州。與薛史異日。）（舊五代史考異）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陳情，兼貢羅縠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覺至行在，覩樓船戰棹已泊於江岸，以爲自天而降，愕然大駭。丁酉，荆南高保融奏，本道舟師已至鄂州。

戊戌，兩浙錢俶奏，差發戰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已泊江岸，請師期。己亥，今上率水軍破賊船百餘隻於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蘄、黃等四州來獻，且請以江爲界。帝報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使人至，省奏請分割舒、廬、蘄、黃等州，蘄、黃，

原本脫「黃」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影庫本粘籤）畫江爲界者。頃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

遂構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敦久要，須盡縷陳。今者承遇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辭，備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靜於煙塵，師旅便還於京闕，永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常、潤一路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揮抽退；兼兩浙、荆南、湖南水陸兵士，各令罷兵。其廬、黃、蘄三路將士，亦遣抽拔近內，候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及軍都家口丁畢，祇請差人勾喚在彼將校，交割州城」云。淮南平，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戶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

先是，李景以江南危蹙，謀欲傳位于世子，使附庸於我，故遣陳覺上表陳敘。至是帝以既許其通好，乃降書以答之，曰：「別覩來章，備形縉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懷。仍以數歲已還，交兵不息，備論追悔之事，無非尅責之辭，雖古人有引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此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甚富，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卽今南北才通，疆場甫定」云，是玉帛交馳之始，乃干戈載戢之初，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濟之心。重念天災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賢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勉修政理，勿倦經綸，保高義於初終，垂遠圖於家國，流芳貽慶，不亦美乎！」

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

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辭臣，再令考覆，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戰貽慶、戰貽慶，原本作「辭貽慶」，五代會要作「戰」。據文苑英華辨證云：戰姓出沛郡，宋初有戰弼，今改正。（影庫本粘籤）李頌、徐緯、張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辭，亦未精當，念以頃曾剝落，特與成名〔七〕；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玄度、張昉、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黜，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

壬寅，復幸揚州，改廬州軍額爲保信軍。甲辰，以右龍武統軍趙贊爲廬州節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爲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延釗，原本作「廷鑑」，今從東都事略改正。（影庫本粘籤）遣鹽城監使申屠諤齎書及御馬一十匹，金銀銜全，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諤先爲王師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觔，米麥二十萬石。庚戌，詔：「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各給守冢戶。應江南臣僚有先代墳墓在江北者，委所在長吏差人檢校。」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遼進買宴錢二百萬，并遣伶官五十人與遼俱來獻壽觴。

夏四月癸丑，宴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於行宮，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劾弛慢也。先是，翰林醫官馬道玄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却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戊午，以前延州留後李彥穎爲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成，遷五廟神主入於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咎居潤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準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案遼史：應曆八年四月，南京留守蕭思溫攻下沿邊州縣。五月，周陷東城縣。東都事略郭崇傳云：世宗征淮南，契丹萬騎掠邊境，崇帥師破之于束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牛羊三萬餘。薛史祇書犯境，未及詳言，歐陽史闕而不載。（孔本）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廬舍府署延燒殆盡。

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詔：「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各賜等第優給。應行營將士歿於王事者，各與贈官，親的子孫，並量才錄用，傷夷殘廢者，別賜救接。淮南諸州及徐、宿、宋、亳、陳、潁、許、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稅物，並與除放」云。丙戌，命端明殿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節度使安審琦爲青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韓通爲宋州節度使，依前兼侍衛馬步都虞候；以宋州節度使向訓爲襄州節度

使，以今上爲忠武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雖云酬勳，止於移鎮而已，賞典太輕，物議不以爲允。癸巳，以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案小畜集宋延渥神道碑云：五月，授義成軍節度使，其制略曰：「長驅下瀨之師，若涉無人之境。除凶截難，爾旣立夫殊庸；礪岳盟河，予豈忘于豐報。南燕舊邦，北闕伊邇。河壖作翰，遙臨白馬之津；壤下統戎，卽鎖臥龍之地。」（舊五代史考異）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爲相州留後。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名額，東二門曰寅賓、延春，南三門曰朱明、景風、畏景，畏景，原本作「思景」，五代會要作「畏景」，據下文北門「愛景」，則南門當以「畏景」爲是，今改正。（影庫本粘籤）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元德、長景、愛景。辛丑，幸懷信驛。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爲幕職令錄一人（元）。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縠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匹。賜江南世子李弘冀器幣鞍馬等。別賜李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煮海之利，在彼海濱，屬疆壤之初分，慮供食之有闕。江左諸郡，素號繁饒，然於川澤之間，舊無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懷，願均收積之餘，以助軍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撥供軍食鹽三十萬石。」又賜李景今年曆日一軸。

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定雅樂。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案：歐陽史作四千六百人。（舊五代史考異）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減半，餘人依舊。」癸酉，禘於太廟。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帛有差。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爲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

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戶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萼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致仕。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冊定大周刊統〔九〕，奉勅班行天下。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均田，原本作「勻田」，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此圖徧賜之。案五代會要載原詔云：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較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王公親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繫變通〔二〇〕，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繫乃勛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舊五代史考異）

閏月壬子，廢衍州爲定平縣，廢武州爲潘原縣。壬戌，河決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

辛丑，以長曆推之，當作辛酉，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三。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於西山，斬首五百級。

八月庚辰，延州奏，湓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己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

九月丁巳，以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並放歸江南。時延魯、鍾謨自江南復命，李景復奏欲傳位於其世子弘冀，帝亦以書答之。甲子，賜江南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頭；賜兩浙錢俶羊五千口，馬二百匹，橐駝二十頭。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於玉津園。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使貢方物。壬申，天清節，羣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李景捧壽觴以獻。案宋類苑云：湯悅，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本名崇義，建隆初，避宣祖諱改姓湯。初在吳爲舍人，受詔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及畫江議定，後主遣悅入貢，世宗爲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爲典贍，切于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於嗟歎，當時沈遇、馬士元皆不稱職，復用陶穀、李昉于舍人，其後用扈載，率由此也。（舊五代史考異）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於巴、邛故也。案宋史高防傳：世宗謀伐蜀，以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芻糧赴鳳州，爲征討之備。（舊五代史考異）丙戌，邠州李暉移鎮鳳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於近郊。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卒。

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並歸江南。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並放歸農。丁酉，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案五代會要載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旣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並行均定，所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須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治弊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竝令集事，允屬推公。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勅。（舊五代史考異）

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案歐陽史作十一月庚戌。舊五代史考異從儼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未，詔李筠奏，破遼州長清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帝狩於近郊。

十二月丁丑朔，朗州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言），舊有田二萬頃，久爲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開，其路復通。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坐擅殺降軍四人也。丙戌，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錄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戶宜停。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推稅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壬辰，詔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六曹判司，原本脫「曹」字，今從五代會要增入。影庫本粘籤內祇直戶法二曹（四），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蕃判官並省。甲午，帝狩於近郊。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爲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爲滑州留後。己

亥，詔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當直者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殺其臣僞太傅中書令宋齊丘、僞兵部侍郎陳覺、僞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之南征也，吳人大懼，覺與徵古皆齊丘門人，因進說於景，請委國事於齊丘，景繇是銜之。及吳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尋遣德明復命於金陵，德明因說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於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爲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帝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之黨也，因譖齊丘等，故齊丘等得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等貶官，尋並害之。景旣誅齊丘等，令鍾謨到闕，具言其事，故書。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校勘記

〔二〕權知揚州軍府事 「揚」字原無，據殿本、劉本、通鑑卷二九四補。

〔三〕老鸛河 「鸛」原作「鶴」，據殿本、劉本、陸游南唐書卷一一張彥卿傳改。

〔三〕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圯 「薪」原作「城」，據陸游南唐書卷一一張彥卿傳改。「圯」原作「地」，據殿本、劉本、陸游南唐書卷一一張彥卿傳改。

〔四〕考張彥卿……與薛史異 四十字原無，據孔本補。

〔五〕大破賊軍於東沛州 「沛」原作「市」，據殿本、劉本及通鑑卷二九四改。

〔六〕疆場甫定 「場」原作「場」，據殿本、劉本改。

〔七〕特與成名 「特」原作「將」，據彭校及會要卷二二、冊府卷六四二、卷六五一改。

〔八〕文資官 殿本同。劉本作「文武官」，彭本作「文武資官」。

〔九〕中書門下新進冊定大周刑統 殿本、劉本同。按冊府卷六一三云：「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疑此處「冊」字當作「刪」字。

〔一〇〕盡繫變通 「繫」原作「擊」，據殿本、劉本、會要卷二五改。

〔一一〕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 「授」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一二〕改姓湯 「姓」原作「名」，據殿本、劉本改。

〔一三〕玉仙觀 「玉」原作「王」，據殿本、劉本改。

〔一四〕六曹判司內祇直戶法二曹 殿本、劉本同。按本書卷一四九職官志云：「周顯德五年十二月，詔：兩京五府少尹、司錄參軍先各置兩員，起今後只置一員，六曹判司內只置戶曹、法曹各一員，其餘及諸州支使兩蕃判官並省。」疑此處「直」字當作「置」。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

周書十

世宗紀第六

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己卯，己卯，以長曆推之，當作「乙卯」，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爲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眞國遣使貢獻。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 陳王，原本作「棟王」，審琦，原本作「審騎」，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爲部曲所殺。乙丑，賜諸將射於內鞠場。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詔：「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開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乙亥，詔：「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并所試文字奏聞，候勅下放榜」云。是月，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詔尙書省集百官詳議，亦以爲可。語在樂志。

二月庚辰，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濬汴河。甲申，發滑、亳二州丁夫濬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於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兵部侍郎陶穀爲尙書吏部侍郎充職。詔升湖州爲節鎮，以宣德軍爲軍額，宣德，原本作「直德」，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以湖州刺史錢堪爲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請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責授右贊善大夫，坐舉官不當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

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卒。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內幸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咎居潤爲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部署。案東都事略張美傳：世宗北征，以美爲大內都點檢。（舊五代史考異）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飢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詔廢諸州銅魚。案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勅諸道牧守，每遇除移，特降制書，何假符契，其請納銅魚，宜廢之。（舊五代史考異）甲戌，車駕發京師。

夏四月辛卯，車駕次滄州，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爲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諸軍北征。壬辰，至乾寧軍，僞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駕御龍舟，率舟師順流而北，首尾數十里。辛丑，至益津關。案通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暉以城降。（舊五代史考異）自此以西，水路漸隘，舟師難進，乃捨舟登陸。壬寅，宿於野次。時帝先期而至，大軍未集，隨駕之士，不及一旅，

賴今上率材官騎士以衛乘輿。癸卯，今上先至瓦橋關〔三〕，僞守將姚內斌以城降。案隆平集：姚內斌，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舊五代史考異）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四〕。案：鄭州之降，通鑑從薛史作四月，遼史作五月，疑誤。

五月乙巳朔，帝駐蹕於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彥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皆以爲未可，帝不聽。

是夜，帝不豫，乃止。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僞命刺史李在欽來獻，斬於軍市。己酉〔五〕，以瓦橋關爲雄州，案宋史陳思讓傳：得瓦橋關爲雄州，命思讓爲都部署，率兵戍守。（舊五代

史考異）以益津關爲霸州。案宋史韓令坤傳：爲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舊五代史考異）是日，先鋒都

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於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詔發濱、棣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

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出土門，入河東界〔六〕。壬子，車駕發雄州，案：遼史作五月辛未，周師

退，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作壬子。還京。泉州節度使留從効遣別駕王禹錫奉貢於行在，帝以泉

州比臣江南，李景方歸奉國家，不欲奪其所屬，但錫詔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

仕司徒詔卒。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破河東賊軍於百井，斬首二千級。甲戌，上至

雄州。案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退，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洵懼。時張永

德爲澶州節度使，永德尙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于是羣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旦夕之勞，而遲回于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乘間爲世宗言如羣臣旨，世宗問：「誰使汝爲此言？」永德對以羣臣之意皆願爲此，世宗熟思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舊五代史考異）

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僞刺史張丕旦（七）。案：通鑑作張丕。丙子，以皇女薨輟朝三日。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暉卒。鄭州奏，河決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咎居潤判開封府事。晉州節度使楊廷璋奏，率兵入河東界，招降堡砦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彥卿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皇長子宗訓爲特進左衛上將軍（八），案：恭帝宗訓，通鑑注作第四子。歐陽史周家人傳，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是亦以宗訓爲第四子也。是紀作皇長子，蓋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指其現存者而長之耳。（舊五代史考異）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讓案：歐陽史作宗誼，通鑑從薛史作宗讓（九）。（舊五代史考異）爲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絹二萬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千兩。丁亥，以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移鎮鳳翔。戊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詔釋之。己丑，宰臣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以樞密使魏仁浦（仁浦，原

本作「仁補」，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充樞密使；以

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案歐陽史：三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與薛

史異，通鑑從薛史作六月。（舊五代史考異）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澶州，原本作「洹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節度使兼殿前都點

檢、駙馬都尉張永德落軍職，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爲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

依前忠武軍節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軍之物，皆令自京遞送行在。一日，忽於地中得一

木，長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題云「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

點檢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職以副人望，則「點檢做」之言乃神符也。辛卯，以宣徽北院使、

判開封事咎居潤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

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案東都事略張美傳：世宗師還，擢左領軍上將軍，宣徽北院使，與薛史微

異。又云（二〇）：美少爲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世宗鎮澶州，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連歲征討，糧餽無乏，美之力

也。然每思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舊五代史考異）癸巳，帝崩於萬歲殿，案歐陽史作滋德殿，與薛史異。

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萬歲殿，與薛史同。（舊五代史考異）聖壽三十九。甲午，宣遺制，梁王於柩前卽

皇帝位，服紀月日，一依舊制。是日，羣臣奉梁王卽位於殿東楹，中外發哀。其年八月，翰

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上諡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十一月壬寅朔（二），葬於慶陵。

宰臣魏仁浦撰諡冊文，王溥撰哀冊文云。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嘗與

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獲，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爲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祚，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以與之。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然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斬之。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于軍廂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我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泊世宗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

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爲之哉。

世宗既下江北^二，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僞主惶恐，命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三，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鹿項道以湊御^四，然

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羣癡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

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僞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僞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齎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陳搏，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略，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

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高隱於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

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弘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

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

賢相，卿試爲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常薄濤之爲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

厚，朕以爲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會不問才略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會上疏論邠州節

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爲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

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

以首舉之者，正爲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于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爲人不拘禮法，與弟

濬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濬娶禮部尙書寶寧固之女，年甲稍長，成婚之夕，寶氏出參，濤輒望塵

下拜，濬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濬且慚且怒。既坐，寶氏

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慚無寶建，繆作梁山，喏喏喏！」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於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

此，世宗以爲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

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爲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

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

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也，蓋朴婉而言之。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

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寔，甚喜，以爲大勳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

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

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闕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也，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州爲燕地，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史臣曰：世宗頃在仄微，尤務韜晦，及天命有屬，嗣守鴻業，不日破高平之陣，逾年復秦、鳳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辯姦，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常言太祖養成二王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駕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然稟性傷於太察，用刑失於太峻，及事行之後，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頻併，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於康濟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四。

校勘記

〔二〕宣徽南院使「院」原作「苑」，據本卷上下文及宋史卷二五七吳延祚傳改。

〔三〕自此以西「此」原作「北」，據殿本、劉本改。彭校作「關」。

〔三〕今上先至瓦橋關「先」字原無，據殿本、劉本、通鑑卷二九四補。

〔四〕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鄭州」原作「鄭州」，下文注文同，據殿本、劉本改。按通鑑卷二九四：「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遼史卷六穆宗紀：「應曆九年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莫州即鄭州，見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五〕己酉原作「乙酉」，據通鑑卷二九四改。按二十史朔閏表，顯德六年五月乙巳朔，無乙酉，在戊申初四日、庚戌初六日間，當是己酉初五日。

〔六〕入河東界「河東」下原有「城」字，據殿本刪。

〔七〕獲僞刺史張丕旦「刺」原作「判」，據殿本、劉本改。

〔八〕皇長子宗訓「皇」原作「王」，據殿本、彭校及歐陽史卷二〇周世宗家人傳改。其下注文中「歐陽史周家人傳」，「周」原作「漢」，據歐陽史卷二〇周世宗家人傳改。

〔九〕通鑑從薛史作宗讓八字原無，據孔本補。

〔一〇〕世宗師還……又云二十三字原無，據孔本補。

〔一一〕十一月壬寅朔「十一月」原作「十二月」，據殿本、本書卷一二〇恭帝紀、通鑑卷二九四改。按

二十史朔閏表，顯德六年十一月壬寅朔，十二月壬申朔，此處當作「十一月」。

〔三〕世宗既下江北「既」下原有「主」字，據殿本、劉本、五代史補卷五刪。

〔三〕世宗具知之「具」原作「且」，殿本同。據劉本、五代史補卷五改。

〔四〕爲鹿頂道以奏御「鹿頂道」原作「門頃道」，據五代史補卷五改。

〔五〕臣所以首舉之者「以」字原無，據五代史補卷五補。

〔六〕世宗之在民間也「也」原作「已」，據舊五代史考異、五代史補卷五改。

〔七〕幽州爲燕地原作「幽者爲燕」，殿本作「幽州爲燕」，今據五代史補卷五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

周書十一

恭帝紀

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

案五代會要云：世宗後宮所生。

歐陽史作不知其母爲誰氏，今附識于此。（舊五

代史考異）

廣順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四日，生於澶州之府第。

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

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癸巳，世宗崩。甲午，內出遺制，命帝

柩前卽皇帝位。是日，羣臣奉帝卽位而退。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

騎於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僚、宰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臣僚上

表，請以八月四日爲天壽節，從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

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以兵部尙書張昭爲鹵簿使，以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以宣徽南

院使、判開封府事咎居潤爲橋道頓遞使（二）。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連旬不止。

秋七月丁未，以戶部尙書李濤爲山陵副使，戶部，原本脫「部」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以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遺徐雄奪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虛破戶也。丁巳，百僚釋服。尙輦奉御金彥英，本東夷人也，奉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故及於罪。庚申，以邢州節度使 王仁鎬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彥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三）、檢校太保，仍改名令鐸。案宋史張令鐸傳云：本名鐸，以與河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今名。（舊五代史考異）壬戌，以鄆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爲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侍中；案通鑑：向拱卽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舊五代史考異）考宋史向拱傳，拱本名訓，周恭帝時避御名改爲拱，今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以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爲鄆州節度使，依前

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駙馬都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今上爲宋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國侯；以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慕容延釗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點檢，進封開國伯；以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守信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丙寅，制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獻辭，舞曰定功之舞。定功，原本作「空力」，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歌辭不錄。是月，諸道相繼奏，大雨，所在川渠漲溢，漂溺廬舍，損害苗稼。

八月甲戌朔，以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爲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尊諡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從之。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尙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秦州節度使、西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褒國公王景進封涼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鄜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永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

侍中李洪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郭崇加檢校太師，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檢校太尉，朗州節度使、朗州，原本作「狼州」，今從十國春秋改正。（影庫本粘籤）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廬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並加階爵。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行友，原本作「行支」，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晟，並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留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爲延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庚寅，皇弟特進檢校太保、左驍衛上將軍、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宗讓加檢校太傅，進封曹王，改名熙讓；熙謹可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食邑三千戶；皇弟熙誨可金紫光祿大夫（三）、檢校司徒、左領衛大將軍，封蘄王，食邑三千戶。制下，卽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晉國長公主張氏爲晉國大長公主；以前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藥元福爲曹州節度使，進階爵。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尙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尙書，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吳延祚依前樞密

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史仝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乙未，以隴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留後。戊戌，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皆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並加檢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以前太傅、少卿朱渭爲太僕卿致仕。辛丑，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史仝卒。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四）、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案文昌雜錄云：別序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又，

孝經雌圖三卷，歐陽史作一卷。（舊五代史考異）

考文昌雜錄云：別敘孝經者，紀孔子生卒之年月；越王孝經新義者，

以越王爲問答；皇靈孝經言五德之運；孝經雌圖兼及王遁之術。皆無當於經義，謹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

九月壬子，前滄州留後李彥穎卒。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戶。丙辰，

以三司副使王贊爲內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除名，流沙門島。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勅，拒命，爲憲司所按，故有是命。甲子，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職；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華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紫；以翰林學士、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部郎中、知制誥充職，仍賜金紫。是日，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並加柱國，賜金紫。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舒國公（五），戶部尚書李濤進封莒國

公以太子詹事劉溫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是月，京師及諸州郡霖雨踰旬，所在水潦爲患，川渠泛溢。

冬十月癸酉朔，以司農卿致仕李鍇爲太僕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遂爲將作監致仕。

丁亥，太子太師薛懷讓封杞國公。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進貞惠皇后廟歌辭。
貞惠，原本作「德惠」，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丁酉，世宗皇帝靈駕發引。戊戌，以前相州留後

王暉爲右神武統軍。辛丑，江南國主李景來告，世子弘冀卒，遣御廚使張延範充弔祭使。

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於慶陵，以貞惠皇后劉氏祔焉。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師致

仕白文珂卒。丙辰，日南至，百僚奉表稱賀。戊午，廢兗州廣利軍，依舊爲萊蕪監。壬戌，

升鳳州固鎮爲雄勝軍。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案：原本有脫誤。

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錄，從之。甲戌，改萬歲殿爲紫宸殿。甲午，

西京奏，左屯衛上將軍致仕李萼卒。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賑給諸州遭水人戶。

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於陳橋驛。未曙，軍變，將

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之），案：原空二字。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釐，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謠獄訟，附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今上於是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案續通鑑長編云：建隆三年，周鄭王出居房州。（舊五代史考異）新舊錄並稱鄭王以建隆三年出居房州。王皞唐餘錄乃云，鄭王以開寶三年自西宮出居房州，恐誤。（孔本）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皇朝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今上聞之震慟，發哀成服於便殿，百僚進名奉慰。尋遣中使監護其喪。案續通鑑長編云：開寶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舊五代史考異）以其年十月，歸葬于世宗慶陵之側。詔有司定諡曰恭皇帝，陵曰順陵。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案續通鑑長編云：仁宗嘉祐四年，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奉周祀。（舊五代史考異）

史臣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禪，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況恭帝當統緒之冲年，會筭鏞之變響，聽謳歌之所屬，知命歷

之有在，能遜其位，不亦善乎。終諡爲恭，固其宜矣。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校勘記

〔一〕判開封府事 「府」字原無，據彭本補。

〔三〕常州防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二十六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影庫本粘籤云：「『仍改名令鐸』以上原本疑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

〔三〕皇弟熙誨 劉本同。殿本無「皇弟」二字。影庫本粘籤云：「『熙誨』二字原本疑衍『皇弟』二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四〕越王孝經新義一卷 「一卷」，劉本同。殿本、歐陽史卷七四高麗傳作「八卷」。

〔五〕進封舒國公 「封」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六〕殿前都點檢 「殿」字原無，殿本同，據劉本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周書十二

后妃列傳第一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崗人，案：龍川別志作魏成安人。（舊五代史考異）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案東都事略張永德傳云：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邪？」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於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也，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此事薛史不載，蓋當時爲之諱言。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姪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爲己子。太祖嘗寢，后見五色小蛇入顴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太祖即位，乃

下制曰：「義之深無先於作配，禮之重莫大於追崇。朕當寧載思（二），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苕菜之詩；嬀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貴。俾盛副笄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儀而陳闕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璫，譽光圖史。懿範尙留於閨闔，昌言有助於箴規。深唯望氣之艱，望氣，原本作「望器」，今詳其文義，當是用漢武帝望氣河間事，「器」字係傳寫之訛，今改正。（影庫本粘籤）彌歎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塵台（三）。宜正號於軒宮，俾潛耀於坤象，可追命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諡，備禮冊命。」既而有司上諡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父弘裕，眞定少尹。

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云：父洪裕，少漁紹裘陂，有以二

石鴈授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年生周室淑妃，明年生廷璋。當河朔全盛

之時，所屬封疆，制之於守帥，故詔顏美媛，皆被選於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

鎔。張文禮之亂，妃流離於外。唐明宗在藩，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

卽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嫠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聞妃之賢，遂以禮

聘之。案宋史楊廷璋傳：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

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舊五代史考異）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

末，卒於太原，因留葬於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議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窆，世宗乃詔有司於嵩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平卽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

妃兄廷璋，

案東都事略：

廷璋係淑妃之弟。

續通鑑長編亦云：廷璋有姊爲周太祖妃。

俱與薛史異。（舊五代史

考異）早事太祖，卽位累歷內職，出爲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鄆州，受代歸闕，卒於私第。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貴妃張氏，恆州眞定人也。

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尙書。父同芝，本州諮呈

官、檢校工部尙書，事趙王王鎔，歷職中要。

諸呈官及中要，皆不見職官志，疑當時藩鎮所私設之官也。

今無可復考，謹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鎔，以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

討平之。時妃年尙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於家，見妃韶令，乃爲其子聘之。武氏家

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爲繼

室。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讒，妃與諸

皇屬同日遇害於東京舊第。太祖踐祚，追冊爲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

以太祖舊宅卽妃遇禍之地，因施爲僧院，以皇建爲名焉。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鎮州之亂，親黨羈離，與妃相失。潞州牙將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七年，後路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路將，欣歸之，時年十三。妃歸踰年，嫁爲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爲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蕃歿焉。妃嫠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恆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禍，中宮虛位，乃冊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早世以來，屢失邦媛，中幃內助，唯妃存焉，加以結珮脫簪，率由令範。

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兗海之征，亮海，原本作「袞海」，今據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車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省巡，明發宵征，須人供侍，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煩內人。」及太祖駐蹕魯中，妃志欲令內人進侍，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勅鄭仁誨曰：「切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津置內人承侍。緣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內人東來，便須上聞約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卽以手勅示之。」既而平定兗州，車駕還京，妃疾

無減，俄卒於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三日。

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夫致仕，仲兄玄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於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冊爲皇后，諡曰貞惠，陵曰惠陵。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崇訓，原本作「崇酬」，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漢乾祐中，守貞叛於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於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黃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卽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爲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爲世宗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於下，后必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卽位，冊爲皇后。世宗將

南征，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爲之動容。泊車駕駐於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恚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崩於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上諡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案：世宗後符后，即宣懿之女弟也，薛史不爲立傳，未免闕略。

五代史補：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於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爲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愈賢之，所以爲天下母也。

史臣曰：周室后妃凡六人，而追冊者四，故中闈內則，罕得而聞，唯董妃、符后之懿範，亦無愧於彤管矣。永樂大典卷八千九百八十九。又案：薛史無外戚傳，考五代會要云：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

主，爲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舊五代史

考異）

校勘記

〔二〕朕當宁載思 「思」原作「恩」，據殿本、劉本改。

〔三〕俄謝壁台 「壁」原作「壁」，據殿本、劉本改。

〔三〕未及遷窆 「窆」原作「定」，據劉本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周書十三

宗室列傳第二

剌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卽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卽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永樂大典卷一千二百六十六。

案：太祖諸子早歲遇害，本無事蹟。永樂大典所錄薛史過于簡略，疑有刪節，今無

可考。據歐陽史家人傳云：初，帝舉兵於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

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

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二），賜名遜。世宗顯德

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贈司空 信，景運初啓，天

年不登，俾予終鮮，實慟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僖王〔三〕；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三〕，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案：歐陽史所載詔辭，薛史已見本紀，今仍附錄于此，以備參考。

越王宗誼，世宗子，漢末遇害。顯德四年追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曹王宗讓，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紀王熙謹，世宗子，顯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

蘄王熙誨，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案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

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

誅，太祖卽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

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四〕，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

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

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

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

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卽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

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五〕，封蘄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案：薛史不

戰吳王誠、韓王誠，疑有闕文。

校勘記

〔二〕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 「衛」字原無，據本注下文、本書卷一一七周世宗紀、歐陽史卷一九周太祖家人傳補。

〔三〕僖王 殿本及本卷上文正文作剡王，劉本、本書卷一一七周世宗紀、歐陽史卷一九周太祖家人傳均作郟王。

〔三〕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 「左」原作「右」，據本注上文、本書卷一一七周世宗紀、歐陽史卷一九周太祖家人傳改。

〔四〕四月癸未 「癸未」原作「癸巳」，據本書卷一一七周世宗紀、歐陽史卷二〇周世宗家人傳改。按二十史朔閏表，顯德四年四月戊午朔，癸未爲二十六日。無癸巳。

〔五〕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 「左」原作「右」，據本書卷一二〇恭帝紀、歐陽史卷二〇周世宗家人傳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周書十四

列傳第三

高行周，字尙質，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是書唐紀尙仍實錄之舊（一）。（舊五代史考異）幽州人也。生于媯州懷戎軍之鵬窠里。曾祖順厲，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方。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爲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爲先鋒都將，媯州刺史，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案歐陽史：思繼爲李匡威戍將，先爲晉王所招，後事仁恭。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思繼弟爲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爲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籌之。」久之，太原戍軍恣橫，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詬讓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爲牙將，諸子並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

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別有傳，在唐書。

案通鑑考異引周太祖實錄云：行珪在武州，食盡，乃夜縋其弟行周于晉軍乞兵。（舊五代史考異）

及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兵隨行。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鬪。嘗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爲敵軍追躡，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於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案通鑑考異云：明宗時爲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爲副總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薛史未及改正。（舊五代史考異）及兩軍屯於河上，覘知梁軍自汴入楊村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爲所乘。時矛稍叢萃，勢甚危蹙。行周聞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爲前鋒。會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

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卽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禿餒，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隣契丹（三），用爲振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

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爲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騎拒之，尋爲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砦，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戇，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也？」繇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爲光遠所害。

晉祖入洛，令行周還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爲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睢陽。開運初，從幸澶淵，拒敵於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己。行周雖典禁兵，每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條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歸德，原本作「歸順」，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晉軍降於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戎王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案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堅壁清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舊五代史考異）及契丹主死於欒城，契丹將蕭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

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

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

臨清，原本作「監清」，今從歐

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

案歐陽史

云：周太祖入立，封齊王。據薛史則漢末已封齊王矣。（舊五代史考異）太祖踐阼，加守尙書令，增食邑至一

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兗叛，太祖親征，

奉迎輿駕，傾家載贄，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於位，享年

六十八。贈賻加等，冊贈尙書令，追封秦王，諡曰武懿。

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陁部人也。祖山盛，朔州牢城都校，贈太傅。父金全，安北都

護、振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騎射，幼以良家子事莊宗爲義直

軍使，遷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爲牙兵都校，未幾，入爲歸

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

初，爲捧聖指揮使，捧聖，原本作「持聖」，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領順化軍節度使。其年鎮邢

州，兼北面行營排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於晉祖，審琦亦預焉。

晉祖踐阼，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

起復。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鎮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

開運末，朝廷以北戎入寇，以審琦爲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與諸將會兵於洛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部兵與敵戰於安陽河上。時遇馬爲流矢所中，勢已危蹙，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爲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救兵，原本作「救冰」，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乃引去。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領許州，未幾，移鎮兗海。

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爲其隸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

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沈醉，寢於帳中，其妾乃取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刺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跡。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爲子守忠鬱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詔贈尙書令，追封齊王。

守忠仕皇朝，累爲郡守。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五代史補：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

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杖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向內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臥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卽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信重。

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廂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龍飛，以霸府上僚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鄆州。丁內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領兵討之，全節，原本作「全積」，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六

年冬，襄州 安從進 叛，舉漢南之衆北攻南陽。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傳城下，審暉登陣，召賊帥以讓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罷鎮，授右羽林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內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卽位，召於內殿，從容顧問，尤所歎重。將以祿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戶，實封四百戶。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諡曰靜。

子守鱗，

仕皇朝爲贊善大夫。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安審信，字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爲沙陀部偏裨，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世父金全，天成初，爲振武節度使，補爲牙將。俄而兄審通爲滄州節度使，用爲衙內都虞候，歷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於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敬達，原本作「敬遠」，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并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悅。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爲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契丹旣降，晉安審信，晉高祖以審信爲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祖入洛，授河中節度使，三、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審信性旣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

以防其圖己。尋歷許、兗州鎮，所至以聚斂爲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帥，以審信爲馬步軍右廂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爲左衛上將軍。國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閣，審信不赴班位，爲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久病，神情恍惚，聞臺司奏劾，揚言曰：「趨朝偶晚，未是大過，何用彈舉，我終進奉二萬緡，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歲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諡曰成穆。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衙內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眞定，表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爲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涇王，原本作「渭王」，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

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於財。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爲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於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判官陸浣鞠其獄，而殺令遵。案北夢瑣言云：『鎮州市民劉

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遵興殖焉。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數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舊五代史考異）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鞠之，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於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並捕下獄，具服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罪止於罰俸而已。案北夢瑣言云：從敏初欲削官，中宮哀祈，竟罰一年俸。（舊五代史考異）

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於鳳翔，其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並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飲，既醉，末帝謂從璋、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大懼，賴曹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

晉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黨，入爲右龍武統軍，出爲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卽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諡曰恭惠。（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刺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稱。

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卽召爲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尙書。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點檢。（案歐陽史云：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巡檢。據此傳，仁誨仕周始爲客省使，與歐陽史異。）（舊五代史考異）恩州團練使，尋爲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爲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所闕，駕迴，加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歔歔久之。及卒，世宗親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茢之事，時以爲得禮。

仁誨爲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爲建立，表特恩也。

子勳，累歷內職，早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

張彥成

案通鑑考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改名。

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汾州刺史。祖

述，澤州刺史。父礪，昭義行軍司馬。彥成初爲并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爲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輓之勞，河中

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案

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州節度使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爲執

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舊五代史考異〕

安叔千，沙陁三部落之種也。父懷盛，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

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泰州刺史〔四〕，連判

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鴈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

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

「安沒字」，言若碑碣之無篆籀，但虛有其表耳。開運初，朝廷將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

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僚迎見于赤崗，契丹主登高崗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

出班效國語，契丹主曰：「爾是安沒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遠輸誠款，我至此，汝管取一喫飯

處。」叔千拜謝而退，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案遼史太宗紀：安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

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與薛史微異。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惕，久之，授太子太

師致仕，尋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一。詔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宋彥筠，雍丘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爲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案洛陽緝紳舊聞記：彥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馬。爲小校時，欲立奇功，每見陣敵，于兜牟上闕爲雙髻，故軍中目之爲宋忙兒。後雖貴爲節將，遠近皆謂之宋忙兒。（舊五代史考異）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爲前鋒，蜀平，歷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使討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未幾，歷晉、陝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國初，拜左衛上將軍。世宗嗣位，復爲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視朝一日，詔贈侍中。

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爲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之日，常衣斬縷號慟於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待左右，大爲當時所誚。又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於郡國。將終，以伊、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十四。

史臣曰：近代領戎藩，列王爵，祿厚而君子不議，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於飲酌之間，

保功名於始終之際，如行周之比者，幾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審琦有分閫之勞，乏御家之道，峯摧玉折，蓋不幸也。其餘雖擁戎旃，未聞閫政，固不足與文、召、龔、黃爲比也〔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十四〕

校勘記

〔二〕是書唐紀尙仍實錄之舊 十字原無，據殿本考證、劉本考證補。

〔三〕北邊隣契丹 劉本同，殿本「隣」作「陷」。影庫本批校云：「陷契丹，『陷』訛『隣』。」

〔三〕授河中節度使 「河中」原作「河州」，據劉本改。按下文云「在蒲中時」，蒲州卽河中府，見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四〕泰州 殿本、劉本、歐陽史卷四八安叔千傳、冊府卷三八七均作「秦州」。

〔五〕不足與文召龔黃爲比 「召」原作「邵」，據殿本改。按此指文翁、召信臣、龔遂、黃霸，均見漢書卷八九循吏傳。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周書十五

列傳第四

王殷，瀛州人。案：歐陽史作大名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爲偏將。唐同光末，爲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爲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案歐陽史云：殷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答于母前。與薛史微異。

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爲末將，出處無損益於

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

漢祖受命，從討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太祖卽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戍兵處，咸稟殷節制。又於民間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二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于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鄴，（三），承誨，原本作「承謙」，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橫，福進入朝，撫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

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遽殺之，衆情乃安。

是歲春末，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六〕，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爲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七〕，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劍，神劍，原本作「伸劍」，冊府元龜作神劍。考五代時多有名神劍者，如

吳有李神劍，蜀有陳神劍，皆見九國志。此處當以「神」字爲是，今改正。（影庫本粘籤）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

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於大內，福進時爲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於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爲捧聖軍校，出爲慈州刺史〔八〕，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丹陷中原，令中朝文武臣僚凡數十人隨帳北歸〔九〕，時福進預其行。行次鎮州，聞戎王已斃，其黨尙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儔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於河東，詔以福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

校太保。太祖出鎮於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領鎮州。數年之間，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於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於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

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於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爲効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案：歐陽史作長劍指揮使。尋以忤於權臣，出爲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繇是得入典禁軍。

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時王師方討襄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

以報國也。」

及漢有天下，復爲奉國右廂都校，遙領閬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爲，唯詞神氣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

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高平，原本作「高中」，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迴，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爲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則詞以兼侍中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疑歐陽史誤。諡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爲治，無苛政以撓民，諡以忠惠，議者韙之。

子延欽，仕皇朝爲控鶴廂主。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九。

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之。符彥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置之左右。長興初，彥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搆亂軍州，令進齋變狀聞於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於軍中。洎契丹內寇，戰於膠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果，擢爲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齋封章達於闕下，自并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繇是恩撫頗厚。繼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相州，原本作「桐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爲政之道，頓減於前，議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於任。贈檢校太師。（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二十。）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徵戍晉州，案歐陽史：彥超遷虎捷都指揮使。與薛史異。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彥超與何徵協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寇戎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

先鋒如故。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於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於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卹其家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史懿，字繼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疑爲後人竄入。考懿名匡

懿，避宋太祖御名，故去「匡」字。

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豫稱爲太祖，或係宋人讀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舊

五代史考異）

考建塘，事唐莊宗爲先鋒都校，唐書有傳。

莊宗之伐鎮陽，時建塘爲流矢所中而

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歿於王事，召拜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

聲。天成中，爲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尋歷亳、鳳二州防禦使。晉祖

以其弟翰尙晉國長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運初，歷澶、貝

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涇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征鎮爲戎王所召者，靡不麇至，

唯懿堅壁拒命，仍送款於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賜功臣名號。廣順

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邢國公。顯德元年春，以抱病歸朝，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周太祖

常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舊五代史考異）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

二。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八十三）

王令溫，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廳直軍校。明宗之爲統帥，嘗與契丹戰於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爲敵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爲之稍却。及明宗卽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溫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溫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於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有天下，復爲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周密，字德峯，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汝陽，密皆從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卽位，累遷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密討平之，尋移鎮晉州，加檢校太尉。開運中，入

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祖歸汴，久居於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卒，時年七十五。

長子銳，仕皇朝爲內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陝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護聖，原本作「祐聖」，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遙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詔贈太子太師。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白文珂，字德溫，太原人也。案：洛陽繙紳舊聞記作河東遼州人。（舊五代史考異）曾祖辯。父君成，

遼州刺史。文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遼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振武都指揮使。

天成中，鎮州節度使 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遙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瀛、蔚、忻、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鎮并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案洛陽緡紳舊聞記：白中令文珂在代州日，值漢祖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屬郡

也。中令長子曰廷誨，時爲衙內指揮使，每日以事干郡政，漢祖聞之，怒其失教，遂奏之，罷郡。白以屬郡路由并州，遂詣

府參謁。漢祖見之，覩其儀貌敦厚，舉止閒雅，訪以時事，對答有條，漢祖由是大喜，屢開筵宴，命賓客盡歡而罷。時漢祖

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未報，漢祖因奏乞就除副留守，朝廷可之。（舊五代史考異）漢國初建，授河中節度

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鎮陝州，

檢校太師。會河中 李守貞叛，詔充河中府行營都部署。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

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案洛陽緡紳舊聞記：中令在北京日，素與周祖親洽，屢召中令諮詢戎事，三叛平，周祖

德之。（舊五代史考異）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

仕。案洛陽緡紳舊聞記：中令以年老堅請不已，遂許之，賜肩輿鳩杖，命宰臣備祖筵于板橋，餞之。（舊五代史考異）世

宗卽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卒於西京，年七十九。輟視朝一日。

子廷誨，仕皇朝，歷諸衛將軍卒。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十六。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也。幼畜於晉之公宮，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趨悍見稱。晉

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卽命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當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爲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

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兗海，以延遇爲先鋒都校，兗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爲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聲甚振，尋命以別部屯於盛唐，盛唐，原本作「成康」，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遇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疾卒於濠州城下。詔贈太尉。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十六。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觝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於固鎮，首以其城降於繼岌，乃授興州刺史，爲貝州行

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於幕庭，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於帳下，署爲所部壕砦使。

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於鄰郡，得援軍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

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弘肇淫刑黷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卽令親吏殿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冤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唯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冤橫。」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

路，穎、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陷，卽斬之，遂奏釋景思。

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踴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遙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濠州，原本作「灝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四年冬，因力戰，爲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七十一。

史臣曰：自古爲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疇能免之？況王鄴帥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福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擁旌作翰，諒亦宜然。唯彥超以捍寇而沒，可不謂忠乎！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七十一。

校勘記

〔一〕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 「指揮」二字原無，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補。

〔二〕過從皆先稟於母 「過」原作「違」，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冊府卷七五六改。

〔三〕凡河北征鎮有戍兵處「戍」原作「戎」，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

〔四〕二年夏太祖征兗還「二年」原作「三年」，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按本書卷一一一太祖紀及通鑑卷二九〇，周太祖征兗在廣順二年五月，六月還大梁。

〔五〕承誨往鄴「鄴」原作「謁」，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

〔六〕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寺」下原重出「寺」字，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冊府卷九五一一刪。

〔七〕不出候謁「出」字原無，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冊府卷九五一一補。

〔八〕慈州「彭本同，殿本、劉本作磁州。」

〔九〕令中朝文武臣僚凡數十人隨帳北歸「令」原作「契丹」，「隨帳北歸」上原有「令」字，據殿本改，刪。

〔一〇〕宗城原作「京城」，據殿本、劉本、彭校及本卷下文王令溫傳、白延遇傳、冊府卷三八七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周書十六

列傳第五

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蠻陬。明宗卽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

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於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於漢祖。案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卽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晉陽。較薛史爲詳。漢祖乃命暉爲保義軍節度、陝

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卽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皆遞相爲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環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爲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

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覲，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尋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尙書令。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爲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

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案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

後（三），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高防與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三），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

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

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

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惟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列狀

以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宏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收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

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耳，今若賊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宏肇大奇之。（舊五代史考

異）漢祖即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邢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

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思綰，原本作「田綰」，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乃改授西京留守。

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爲務，雖病廢殘癯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

嘗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爲賀客，因獲白金數笏而退。（四）太祖

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爲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

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

召羣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

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昇疾歸洛而

卒。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五代史補：周高祖爲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

由京洛。時王守恩爲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於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爲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頃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太子太師致仕勅之猶子也。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

仕，年九十餘卒。

知濬仕梁爲天興軍使。

同光末，勅鎮昭義，

昭義，原本作「侶義」，今從通鑑改

正。（影庫本粘籤）

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黃門爲監軍，皆恃恩暴橫，節將不能制。

明宗鄴城之

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路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伏甲於室，凌晨監軍來謁，執而殺

之，軍城遂寧。

明宗嘉之，洎勅罷鎮，以知濬爲澤州刺史，入爲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

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

晉高祖卽位，用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

於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

河池據關防

之要，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

署滑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於京師。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繼弘，冀州南宮人。少嘗爲盜，攻剽閭里，爲吏所拘，械繫於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爲明宗將，署爲帳中小校。天福中，爲六宅副使〔三〕。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出配義州軍。歲餘，召復內職，遷領禁軍。開運末，虜犯中原，繼弘時爲奉國指揮使〔三〕，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倚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爲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三〕，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於京師。詔贈侍中。

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馮暉，魏州人也。始爲効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効節爲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置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荊州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荊軍。長興中，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於同州衙職安置。

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他道出於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爲澶州刺史。澶州，原本作「恒州」，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爲馬步都將，孫銳爲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襲滑臺，尋爲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爲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靈武。

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強暴之名，聞於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殺

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爲交市。暉期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議患之。案隆平集藥元福傳：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攜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奈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怯，當舉黃旗爲識。」暉善其謀，斬馘殆盡。（舊五代史考異）

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達情乞移鎮邠州，卽以節鉞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駝五百頭。在陝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卽以王令溫爲靈武節度使。暉旣典禁兵，兼領近鎮，爲朝廷縻留，頗悔離靈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革命，就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二），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

子繼業，朔方衙內都虞候（九）。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

後。皇朝乾德中，移於內地，今爲同州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遷，案：原本作「懷遠」，今從歐陽史改正。（舊五代史考異）本郡牙將。懷遷

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二），梁、唐之間爲延州節度使，卒於鎮。允權卽萬金子也。「允權卽萬金子也」以上，原本疑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雖出於將門，不閑武藝，起家爲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

晉開運末，以周密爲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犯闕，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爲帥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郎君爲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於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穗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構彝興爲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允權妻之祖也，退老於州之別墅。景巖舊事高氏爲牙校，亦嘗爲延帥，甚得民心。景巖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恆忌其強，是歲冬，盡殺景巖之家，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

辦。關西賊平，方面例覃恩命，就加允權檢校太師。

太祖卽位，加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爲不可，當聽朝旨。紹基與羣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給奏云：「彬結構內外，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六宅，原本作「大宅」，考通鑑注，唐有十六宅，五代或稱六宅使，今改正。（影庫本粘籤）紹基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爲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爲邊患，起從阮爲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尙書，復授府州刺史。

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賂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旣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

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

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州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光祿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辰爲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

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靜難軍節度使。世宗卽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闕，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

陽，尋克復諸夏，唯常山郡爲契丹所據。常山，原本作「帶山」，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鄆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於京東之私第^二，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蒞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孫方諫，鄭州清苑縣人也^三。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屍不壞，因復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卽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紫主。

晉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遊奕使。案宋史孫行友傳云：方諫懼主帥擄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面招收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侵軼^二，多所殺獲，乘勝入祁溝關，破飛狐砦^三，契丹頗畏之。求請

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於契丹。戎王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爲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悲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

漢初，契丹隳定州城壘，燒燕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爲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卽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案宋史云：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秦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寇每入，諸軍鎮閉壘坐視，一無所得。

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案宋史云：行友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議案：宋史作行義。（舊五代史考異）爲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彥超代之，車駕駐蹕於并門，方諫自華覲於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於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於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

其弟行友繼爲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祆妄惑衆，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於北郊，以行友爲諸衛大將軍，自是祆徒遂息焉。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六十一。案續通

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閣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

維岳卽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戶，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舊五代史考異）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祖雖思拯溺，未果圖南。趙暉首變陝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愧矣。守恩乘時效順，雖有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允權、方諫，因版蕩之世，竊屏翰之權，比夫畫雲臺之功臣，何相去之遠也。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六十一。

校勘記

〔一〕數千人潰圍而出 「人」字原無，據殿本、冊府卷三六七補。影庫本批校云：「數千人潰圍而出，脫『人』字。」

〔二〕趙行遷知留後 「知留後」原作「之留守」，據殿本、劉本、通鑑卷二八六改。

〔三〕率衆大譟 「率」原作「卒」，據殿本、劉本改。

〔四〕因獲白金數笏而退 「白金」原作「百」，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劉本全句作「因獲金百數笏而退」。

〔五〕六宅副使 「宅」原作「軍」，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

〔六〕召復內職……繼宏時 十八字原無，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補。

〔七〕三年六月 原作「三月六日」，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

〔八〕加中書令 「加」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九〕朔方衙內都虞候 「衙」原作「衛」，據殿本、劉本改。

〔一〇〕次曰萬金 四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影庫本批校云：「『長曰萬興』句下有『次曰萬金』四字。」

〔一一〕升府州爲永安軍 「州」字原無，據通鑑卷二八六注引薛史補。按太平寰宇記卷三八府州條云：

「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州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焉。」

〔一二〕慶州 華池人 「華池」原作「華地」，據殿本、劉本、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改。按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慶州有華池縣。

〔一三〕連州刺史 「連州」原作「運州」，據劉本、冊府卷三八七改。殿本作「鄆州」。按歐陽史卷六〇職方考，時無「運州」。

〔一四〕京東 劉本同，殿本作「東京」，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作「京都」。

〔一五〕鄭州 清苑縣人 「鄭州」原作「鄭州」，據殿本、劉本改。按宋史卷二五三孫行友傳云：「孫行友，

莫州清苑人。莫州卽鄭州，見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古〕自是捍禦侵軼「侵軼」二字原無，據宋史卷二五三孫行友傳補。

〔古〕飛狐砦 原作「飛狐塞」，據宋史卷二五三孫行友傳改。劉本作「飛狐寨」。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周書十七

列傳第六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爲農爲儒，不恆其業。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吟諷爲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於僚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於獄中，尋爲人所救免。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眞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爲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

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

「孤爲効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誼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卽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案談苑云：道聞父喪，卽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舊五代史考異）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蓬茨，原本作「蓬次」，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永樂大典卷四百三）

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

宗曰：「此人朕素諳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

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冊。」案：北夢瑣言以任贊語爲劉岳語。又云：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

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郡齋讀書志以兔園冊爲虞世南所作。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

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舊五代史考異）

歐陽史云：兔園策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北夢瑣言云：兔園策乃徐、陳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

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策謂此也。（殿本）道知之，召贊謂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

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焉。復有梁

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中山王都表，云「復眞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收

復定州，非眞定也。」琪昧於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

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

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醺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尙書、集賢殿弘

文館大學士，加尙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

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

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永樂大典卷四百三）

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

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經

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爲馬所顛仆，幾至于損。

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佗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錄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同州，原本作「司川」，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循故事也。道爲政閑澹，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爲司空。

及晉祖入洛，以道爲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案楊內翰談苑云：道與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寫勅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宴，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遠使，自酌卮酒賜之，泣下。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案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臘日賜牛頭者爲殊

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諭留意，道曰：「南朝爲子，北朝爲父，兩朝皆爲臣，豈有分別哉！」道在契丹，凡得所賜，悉以市薪炭，徵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爲之備。」若將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固遣乃去，猶更住館中月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北土得生還，恨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縱急還，彼以筋脚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衆乃服〔二〕。四年二月，始至京師。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並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爲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爲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嘗上表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

晉少帝卽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爲是，不同爲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爲叔孫武叔所毀，況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人問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爲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南陽，加中書令。

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解里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解里，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爲，皆諸將之力也。」通鑑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薛史不言推道爲節度，與通鑑微異。（影庫本粘籤）道以德重，人所取則，乃爲衆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爲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爲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於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留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僞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麻答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於色。麻答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旣而相遇於帳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火與契丹交鬪，鼓槩相及。是日若齊至，與麻答相見，稍或躊躇，則悉爲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案洛陽緝紳舊聞記：

贈大監張公瓌，漢祖卽位之初爲上黨戎

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卽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卽大位，三

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爲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尙間可，使天下犯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可也，今爲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瀛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勅！」力言於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勅俱死。大監以非毀詔勅，亦死。」勅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爲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勅枉害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璠不合加罪，望加勅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勅未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勅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勅，記其略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璠體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牛皮者貸命放之。」大監聽勅訖，聞勅云「執理乖當」，尙曰：「中書自不能執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理，則焉用彼相乎！」（舊五代史考異）乾祐中，道奉朝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

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爲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

燭，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祕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尙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弘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尙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爲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尙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白經邦 經邦，原本作「翊邦」，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

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祕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祕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祕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祕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三)。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三)，奉晉天福五年勅，三州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台里改爲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

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闢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爲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

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籛際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請諡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賓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其間見其志，原本疑有舛誤。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與永樂大典同，今仍其舊。（影庫本粘籤）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業（四）。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尙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卽有餘矣。爲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贊爲漢嗣，遣道與祕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贊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贊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爲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爲，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

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案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爲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並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宮，未及祔廟，一夕薨於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尙書令，追封瀛王，諡曰文懿。案五代通錄作諡文懿，見通鑑考異。

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己任，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平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三十。

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荊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之。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馮吉，瀛王道之

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五〕，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爲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諡爲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三十。

校勘記

〔一〕道在契丹……衆乃服 一百二十三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二〕二孩幼亡 劉本同，殿本「孩」作「孫」。

〔三〕三州鄉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七七〇作「三川鄉」，下同。

〔四〕有二子 彭本、盧本、冊府卷七七〇同，殿本、劉本作「有三子」。

〔五〕吉攻之愈精 「攻」原作「攷」，據殿本、劉本、五代史補卷五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周書十八

列傳第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也。案：以下原本有闕文。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於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甌中，月夜焚香，禱請於天，旭旦以筭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卽姚顗。末帝素已期待，歡然命之，卽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愛憎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

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己，怒甚，召諫議大夫盧損爲覆狀^三，辭旨蕪漫，爲衆所嗤。

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旣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徽陵，原本作「暉陵」，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拜於闕門，休於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論，將謂便致太平，今寇孽紛紛^三，令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案：歐陽史作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據薛史，帝因文紀之言而罷親征，非不聽也。（舊五代史考異）

晉祖入洛，罷相爲吏部尙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勅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疏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

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案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舊五代史考異）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二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滴河人。案：以下原本有闕文。唐末帝卽位，用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籍籍。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旣而知非乃止。

劉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卽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卽判臺狀

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仰霄漢〔四〕，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

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懷州原本作「惟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皆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匹，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

裔孫好古，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籍黃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瞻，繇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於歌詠，謂之法喜集〔五〕。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

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善，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

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忻然待之。太祖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唯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往來酬答，必親札以銜其墨蹟。裔孫將卒之前，覩白虵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於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

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一十。

和凝，字成績，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尙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賀瓌原本作「賀瓌」，今

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辟置幕下。

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

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考），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啓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案澠水燕談云：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舊五代史考異）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

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安從進，原本作「縱進」，今從歐陽史改

正。（影庫本粘籤）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卽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案：洛陽緝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爲招討，張從恩爲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將校矣，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七〕，遷太子太傅。案：歐陽史作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據薛史，凝在漢爲太子太保，入周方爲太子太傅。（舊五代史考異）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於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

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八〕，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案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弟、癡獄、香奩、蠟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蠟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舊五代史考異）

長子峻，卒於省郎。次子峴，次子峴，原本作「現」，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仕皇朝爲司勳

員外郎。永樂大典卷五千七百一十。

案錦繡萬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美。（舊五代史考異）

蘇禹珪，字玄錫，其先出於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於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卽位於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至汴，兼刑部尙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翌日，太祖令人求之，旣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

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九十二）

景範，淄州長山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見世宗紀。而景範神道碑稱爲太

僕府君，蓋其贈官也。碑文可考者，範以明經擢第，爲吏于清陽，掾于高密郡，秩滿授范縣令。周太祖時，爲秋曹郎、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九）。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於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案：冊府元龜載世宗卽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玄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於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斯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宣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輿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一〇）、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於留府，副徵發於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革，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玄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序彝倫；余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臧。勉思凋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竚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撓屈，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一一），以疾卒於鄉里。案碑文云：年五十有二。（舊五代史考異）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九百十一。案：景範神道碑以顯德三年十二月立，今尙存。扈載奉敕撰，孫崇望奉敕書，今在鄆平縣（一二）。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耽於貨殖，裔孫傷於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彩，玄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二。

校勘記

〔一〕愛憎朋黨之小瑕 「愛憎」原作「親愛」，據冊府卷三三五、卷三三六改。

〔二〕諫議大夫盧損 「大夫」二字原無，據冊府卷三三五補。

〔三〕今寇孽紛紛 「今」字原無，據冊府卷三三六補。

〔四〕南宮工部侍郎 劉本同。殿本作「南宮二侍郎」。按南宮卽尙書省，五代會要卷一四尙書省左丞丞。右丞條云：「梁開平二年四月，改爲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復舊爲左右丞。」

〔五〕法喜集 「喜」原作「善」，據殿本、劉本改。

〔六〕放榜之日 「放」原作「改」，據殿本、劉本改。

〔七〕國初 殿本、劉本同。彭校作「周初」。

〔八〕長於短歌豔曲 「長」字原無，據殿本、劉本補。

〔九〕而景範神道碑……尋轉諫議大夫充職 七十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一〇〕食邑三百戶 「邑」字原無，據殿本、冊府卷七四補。

〔一一〕顯德 原作「順德」，據殿本、劉本改。下注文中「顯德」同。

〔一二〕扈載……鄒平縣 十六字原無，據舊五代史考異補。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周書十九

列傳第八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
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樞密使，原本作「密區使」，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
粘籤）館於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
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
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
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
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

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一)，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功。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撓之，原本作「饒之」，今從通鑑改正。

(影庫本粘籤) 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并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爲邊患^(三)，可爲後圖，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

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

案東都事略：時朴與徐台符、竇儀同議。

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尙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諭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繇是急於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案默記引閑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朴怒鄉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曰：「宣補鄉處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鄉處候，宜其死矣。」（舊五代史考異）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於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李穀，原本作「李珪」，今從通鑑改正。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座，遽以肩輿歸第，是夕而卒，時年四十五。案默記云：王朴

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舊五代史考異）世宗聞之駭愕，卽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案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侁爲東頭供奉官。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卽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聲折鞠躬。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舊五代史考異）

朴性敏銳，然傷於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並行於世。（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三）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衆，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沉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案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又，

別傳云凝式，字景度。（舊五代史考異）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案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渾，渾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舊五代史考異）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案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癡悅，然精神矍然，腰大于身。（舊五代史考異）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

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部侍郎。（三）案別傳作工、禮、戶三部侍郎。（舊五代史考異）以舊恙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於軍中，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

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尙書致仕，閑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於家食，奏除太

子少保，分司於洛。案：游宦紀聞引楊凝式傳所載仕梁、仕晉年月，皆與薛史異。漢乾祐中，歷少傅、少

師。太祖總政，凝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老不任庶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案：別傳作八十二。（舊五代史考異）詔贈太子太傅。

凝式長於歌詩

案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

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

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勿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

覺性圓」，清麗可喜。（舊五代史考異）善於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遍，案別傳云：凝式雖

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跡適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

祠，遇山水勝概，流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

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

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遲，乃策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

洛，贈以絛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轆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嗷飢，而凝式不屑屑也。

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周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

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舊五代史

考異）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十二。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

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卽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案：游宦紀聞載楊凝式年譜、家譜、傳，與正史多異同，今附錄以備參考。其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是

年凝式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凝

式自此遂佯狂，時年三十五（五）。

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

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卽居洛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

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尙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象，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

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

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莫春奉

板輿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眞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

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

二，題于洛陽一僧舍，書勝上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于天宮寺

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並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

月並七月〔六〕，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眞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于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此年眞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眞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宅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眞〔七〕，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八〕，嚴之父，非也。又傳云：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尙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尙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凝式諫曰：「尊爲

宰相而國至此，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于己，往往陰訪羣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滅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尹洙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爲禮，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頽圯，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皆藏弄以爲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孔本）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於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卽位於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聘于吳，得使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李賓，原本作「李彬」，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

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七。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頤之子也。頤，明宗朝終於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祕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

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頤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十五。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於嶺表。父穎，遊宦於京師。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

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

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恩使副，及末帝卽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祕書監，大失所望，卽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尙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麟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麟遐齡有道術〔九〕，酷慕之。仍以潁川逼於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遙於林園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於大隗山中疏泉鑿壑，爲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

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爲冠。（舊五代史考異）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後爲兵部尙書、太子少保，卒。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三。

五代史補：王尙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尙書，素好恢諧，見詩佯聲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舊五代史考異）

案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舊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贊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尙書。案：歐陽史作戶部尙書。（舊五代史考異）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載其喪還，歸其槨裝，時人義之。（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一）

段希堯，河內人也。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舊五代史考異）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爲衛州錄

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洛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

明年，晉祖將舉義於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唯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於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檣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鑾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東西兩銓，原本作「東西銓」，今從五代會要改正。（影庫本粘籤）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卒於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子思恭，右諫議大夫。（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一十。）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於邯鄲，歷永年、項城。

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清泰初，入爲兵部員外郎。

晉祖踐祚，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卽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於雅樂，議欲考正其音，而詡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於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尙書。

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如墨，原作「如黑」，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舟人曰：「其下龍宮也。」詡因炷香興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於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於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嘆訝焉。（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二十八）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案宋史：邊翊，華州鄭人也。曾祖頤，石泉令。祖操，下

郇令。父蔚，太常卿。（舊五代史考異）累贈太子少師。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於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冲齋詔於關右，盡誅闖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爲闖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爲廉判。時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卽時遣妻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於家，時年七十一。

子玘、珣，俱仕皇朝爲省郎。永樂大典卷四千七百二十。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於鄴，時敏爲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

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勳，曹州原作「洮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表爲記室，其後繼勳僨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繇是連坐，遂免其官〔五〕。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校勘記

〔一〕恭儉節用以豐其財 「財」原作「材」，據殿本、劉本改。

〔二〕但亦不足以爲邊患 劉本同。殿本作「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爲邊患」。

〔三〕工戶二部侍郎 「二部」原作「部二」，據殿本改。

〔四〕太祖總政擬式候於軍門且以年老不任庶事上訴 劉本同。殿本「總政」作「總兵」，「庶事」作「戎事」。

〔五〕時年三十五 知不足齋叢書本游宦紀聞作「時年三十」。

〔六〕是年二月並七月 「並」原作「前」，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游宦紀聞改。

〔七〕遺眞 知不足齋叢書本游宦紀聞作「遺直」，上文引舊五代史考異注文亦作「遺直」。

〔八〕唐六臣傳「六」原作「大」，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游宦紀聞、歐陽史卷三五唐六臣傳改。

〔九〕遐齡有道術「齡」字原無，據殿本補。

〔一〇〕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劉本同。殿本作「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王封爵，羽被留于錢塘，經歲不得歸。後重誨死，吳越復通中國」。

〔一一〕陸崇卒于道劉本同。殿本作「陸崇卒于吳越」。按歐陽史卷五七，陸崇、裴羽被留吳越，「經歲而崇以疾卒」。

〔一二〕關右原作「闕右」，據殿本改。

〔一三〕遣妻子入貢劉本、冊府卷七二二同，殿本作「遣其子入貢」。

〔一四〕工禮二部侍郎劉本同。殿本作「工部左右侍郎」。

〔一五〕遂免其官「免」原作「貶」，據殿本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周書二十

列傳第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太尉，原本脫「尉」字，今據歐陽史增入。（影庫本粘籤）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卽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

家人之禮，仍呼爲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領之，原本作「領之」，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痹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一十二。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於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歿，衆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旣冠，沈毅有謀，蒞事寡過。

明宗卽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弊，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輯。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從益，原本作「從蓋」，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爲

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於長安，時年四十六。

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於天然，喜愠不形於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隨於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於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贈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膚革肥皙，善於攝養，故司天監趙延父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二百四十。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也。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列校，英因得隸於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卽位，英侍於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

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於汜水，從賓，原本作「從寶」，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兗州，原本作「袁州」，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梯衝塹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於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在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搢紳之士亦皆惜之。永樂大典卷四千六百四十。

李彥頤，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置之左右，及卽位，歷綾錦副使、樞密使。世宗嗣位，以彥頤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贖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頤閉壁自守，求援於鄰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巡檢使，巡檢使，原本脫「巡」字，今據文增入。（影庫本粘籤）居無何，命

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頤到任，處置乖方，大爲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二。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於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於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阿保機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於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與契丹格鬪，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

兵，與建崇共事，及卽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 安從進搆逆，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於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焦繼勳，原本作「繼墳」，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卽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王重裔，陳州 宛邱人。父達（二），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於洛。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晉 天福中，鎮州 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軍進擊之（三），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卽時退蹙，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

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失律於岐下，張虔釗，原本作「虔佺」，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遂以其地西臣於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款於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於軍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於都。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許遷，鄆州人也。初爲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爲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於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鬪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悞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爲知府，

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陳觀，原本作「陳觀」，今從宋史改正。（影庫本粘籤）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家行，爲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爲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凶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案宋史判罕儒傳：罕儒少無賴，與趙鳳、張輦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

詣范陽，委贄燕王趙延壽，得掌兵權。（舊五代史考異）

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爲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

指揮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貝、冀，原本作「俱冀」，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日罹其患。晉

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卽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

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

剽之室，唯鳳里閭，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於

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於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

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

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旣剛忿不仁，得位逾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嘗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牙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卽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旣破紫金山砦，追吳寇至渦口，渦口，原本作「桐口」，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

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於文德則未光。」世宗領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鰾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鸛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於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卽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泊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

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環，本眞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傅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於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神武，原本作「仲武」，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明宗嘗以爲養子。

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於太原，遂舉其城投於契丹，卽以爲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

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於第。制贈太子太師。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六十。

張穎，太原人，案東都事略張永德傳作并州陽曲人。（舊五代史考異）駙馬都尉永德案宋史列傳云：家

世饒財，曾祖丕，尙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丕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舊五代史考異）之父

也。累爲藩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案東都事略：周太祖卽位，除永德左衛

將軍、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舊五代史考異）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爲安州防禦使，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

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於

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於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

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二。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右監門衛將軍，歷

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泊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

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於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饑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砦於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腕浩歎而已。（丑）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因翻然納款。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薛史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舊五代史考異）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於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於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卽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

崇讚仕周，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於本朝，亦位至省郎。（永樂大典卷九千九

校勘記

〔二〕父達 殿本、劉本同。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作「父達」。

〔三〕晉軍進擊之 劉本同。殿本作「晉遣騎軍擊之」，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作「晉之騎軍擊之」。

〔三〕不妨再去 「妨」原作「失」，據殿本改。影庫本批校云：「『妨』訛『失』。」

〔四〕西川 原作「西州」，據劉本改。

〔五〕扼腕浩歎 「腕」原作「吭」，據劉本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於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於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張延朗，原本脫「張」字，今從通鑑增入。（影庫本粘籤）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常爲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於襄，漢爲監軍，入爲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於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

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爲羣小所搆，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

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侍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

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於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支，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

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

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翼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恆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於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

時慕容彥超叛於兗州，彥超，原本作「彥紹」，今從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卽時退歸私第。

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卽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於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

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於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慚默而退。

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於陳郡，崇勳，原本作「重勳」，今從太祖紀改正。（影庫本粘籤）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闕，卽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趙上交，原本作「尙支」，今從五代會要及通鑑改正。（影庫本粘籤）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勅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領之而已。案宋史趙上交傳：峻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爲太重，會峻貶乃止。（舊五代史考異）

又奏請以顏愆（三）、陳觀案：（歐陽史作顏衍、陳周。（舊五代史考異））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

「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

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開假，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

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僚各歸

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

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僚，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豈

有既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尙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

通鑑載責王峻詞云：孩撫朕躬，肉視羣后。薛史不載，今附識于此。（影庫本粘籤）即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

制。其日，退朝宣制（三），貶授商州司馬，案通鑑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

卒。（舊五代史考異）差供奉官蔣光遠授送赴商州。未幾，死於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案：（五

代春秋作三月，誅王峻，與薛史異。（舊五代史考異）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

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

司簿院，既寤（四），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疏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

而射利者曲爲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

乎！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兵

於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案：此下有闕文。（殿本）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冒姓閻

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五。

彥超鎮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

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

能爲，當於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弒。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三。周太祖

時，案：通鑑注引薛史彥超傳，有「令兄事已至此」語，蓋彥超以漢高祖爲兄也。通鑑改作「今兄」，似未喻其意。今全文

無可考，姑附識於此。

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壽太祖結連彥超之

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

爲印卽無闕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四百十七。先是，填星

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彥超卽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

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旛以禳之。及城陷，彥

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

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五十八。

案：慕容彥超，永樂大典僅存三條，今補錄

冊府元龜一條，以存大概。

五代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鉤距。

亮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羅十餘疋，價

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白于主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

爲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廩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於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饑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高祖登極，改乾祐爲

廣順。是年，亮州慕容彥超反。

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

城。」及覺，天猶未曉。

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

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

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

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

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

合拜異世陪臣。

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

爲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

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爲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

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

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劉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纒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爲賊踪，然後申明（七），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劉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於是投狀相繼，翼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弘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彥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弘魯子希俊爲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卽責弘魯曰：「爾教兒捍我於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禍。

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橫海，辟爲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長蘆，原本作「中蘆」，今從歐陽史改正。（影庫本粘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覩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

太祖平兗州，詔曰：「閻弘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泉也。」

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爲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祕書少監。」永樂大典卷九千八百二。

校勘記

〔二〕憂其不可支 「支」原作「及」，據彭校改。

〔三〕顏愆 殿本同，劉本作「顏衍」。

〔三〕退朝宣制 「退」原作「追」，據殿本、劉本改。

〔四〕既寤 「既」字原無，據殿本、劉本、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補。

〔五〕麻面 殿本、劉本同。冊府卷八三五作「胡面」。

〔六〕上白于主 「主」原作「王」，據殿本、劉本、五代史補卷四改。

〔七〕亂撒其餘以爲賊踪然後申明 「踪」原作「踐」，「然」字原無，據五代史補卷五增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周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一

劉皞（二），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皞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皞客於縣舍，爲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卽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於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郢州刺史，郢州，原本作「因州」，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皞隨之郡。

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於荆南，皞累爲荆州攝官。旣而兄昫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

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

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於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於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皞問鬼姓氏，曰李丕文。皞曰：「君言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卽以手掎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皞於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卽前鬼也。引皞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所託。皞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皞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皞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皞旣寤，欲掘而視之。旣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

廣順二年春，朝廷以皞爲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皞嗜酒，留連累日，旦夕沈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案太平廣記云：衛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卒于郵亭。（舊五代史考異）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皞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於行義，士友以此多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疏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南湖，原本作「南澗」，今從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爲勒之於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

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爲學士，未幾，遷工部尙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尙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尙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

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貲耳。嗣子尙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於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資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瞶疾，猶出入金

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之，俄聞沆卒。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於魏，鄴王羅紹威表爲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於青州，霍彥威封晉國公，傳中稱爲晉公，殊失史體，今附識於此。（影庫本粘籤）爲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爲祕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尙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尙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爲同列輕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官於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工部尙書〔四〕。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三十八。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五〕。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頴者，崔頴，原本作「崔欣」，今據冊府元龜改正。（影庫本粘籤）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尙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謁見〔六〕，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卽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頴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尙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尙書左丞，拜太常卿，歷

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七〕，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爲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舊五代史考異）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

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郾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爲右補闕。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案玉壺清話云：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爲第三人。（舊五代史考異）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於家，時年五十。文炳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紓緩，待縉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二十。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於禮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一。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案：載以賦受知，據

宋史李穀傳則載之遷官，當由王朴薦之。（舊五代史考異）

宋史李穀傳：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

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

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殿本）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

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七。載爲翰林學士，年

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衮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一。

劉衮，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一。案：扈載傳，原本殘闕，今兼採冊府元龜以存大概。

賈緯，眞定獲鹿人也。案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子孫稍稍徙

眞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會祖處士諱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舊五代史考異）少苦學

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按延

光未嘗蒞定，當是鎮州之誤。（劉本）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於撰述，以

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

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案景文集：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

餘，爲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舊五代史考異）識者賞之。晉天福中，入爲監察御史，

改太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於編述，不樂出臺之任，乃陳情於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大董二字，詳其文義當是用左傳「董史掌典籍」之意，但稱爲「大董」，究未審所出，今無可復證，姑仍其舊。（影庫本粘籤）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東觀，原本作「東望」，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絕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

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己。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眞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嘴」。

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誌銘作會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周間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未嘗再爲舍人，疑景文集誤。（舊五代史考異）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眞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

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嚴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敍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鎰，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鎰（八）。

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給事，原本作「紀事」，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於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於世。（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百十四）

趙延義（九），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遇亂避地於蜀。祖師

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溫珪，仕蜀爲司天監。溫珪長於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卽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義少以家法仕蜀，由蔭爲奉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

延義世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於袁、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於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義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義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將麻答爲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於延義，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旣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案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義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二），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義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

光祿卿。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沈邁，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邁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中書，原本作「中試」，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邁爲人謙和，勤於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於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後累爲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椎鹽使王景遇厚賂，謫於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於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貲於人，廣備行李。及卽路，所經州郡，

無不強貸。又移書於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復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卽位，切於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卽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譴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三逐，原本作『三逐』，今據文改正。（影庫本粘籤）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於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

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於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爲贈，其意猶望却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

案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

性陰賊，好姦謀。少爲道士，

工詩，於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於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爲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授祕書省著作郎。

案南唐書云：豆盧革爲相，雅知忌，辟

爲判官。

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爲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

隨，巡行於市，多所屠害，汴人爲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

於陳、宋間。案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爲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於吳。與薛史

微有詳略，皆言晟因朱守殷事牽連而亡命也。南唐書則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

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乃捨去。是又以晟爲秦王賓客而出亡

也。與五代史異。

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卽以僞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僞

尊楊溥爲讓皇之冊文，卽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僞任，財貨邸第，頗

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

其自養稱愜也如是。

案玉壺清話載：忌爲舒州觀察，有二卒白晝持刃求害忌，忌諭以禍福，解金帶與之，使遁去。

南唐書云：忌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聞

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考孫晟在舒州事，不見

五代正史，故傳聞多失實。

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僞署晟爲司空，令奉貢於行在，世宗遣右常

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泊隨駕到闕，舍於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江

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爲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

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詣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覲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爲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譴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案南唐書云：世宗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於東相國寺。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實。議者以晟昔構禍於梁民，今伏法於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

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案釣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永樂大典卷三千五十一。

校勘記

〔一〕劉皞 劉本同，殿本作劉皞。影庫本批校云：「『皞』字疑應從日旁，與『昫』同。」

〔二〕維翰 原作「維翰」，據殿本、劉本改。

〔三〕雖有瞶疾 「瞶」原作「瞶」，據殿本改。按沈有耳疾，見上文。

〔四〕官至工部尙書 「工部」上原有「贈」字，據殿本刪。

〔五〕鄭州長豐人 「鄭州」原作「鄭州」，據殿本、劉本改。按鄭州有長豐縣，見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六〕將入貢院謁見 「謁見」二字原無，據大典（膠卷）卷六八五〇補。

〔七〕以疾求分司西洛 劉本、大典（膠卷）卷六八五一同。殿本句上有「周初」二字。

〔八〕改爲白金數千鈔 殿本同，劉本「千」作「十」。按歐陽史卷五七賈緯傳亦作「更爲數千鈔」。

〔九〕趙延義 殿本、劉本、本書卷一二九翟光鄴傳作趙延父。影庫本批校云：「趙延義，『義』應作『父』。」舊五代史考異云：「案：歐陽史作趙延義。」今仍原文。

〔一〇〕命宮災併 「宮」原作「官」，據殿本、劉本改。

〔一一〕衆人 原作「衆又」，據殿本、劉本、五代史補卷四改。

〔一二〕捫敝衣齧蝨 「齧」原作「齧」，據殿本考證、陸游南唐書卷八孫忌傳改。

〔一三〕楊溥 原作「楊浦」，據劉本、彭校及本書卷一三四僭僞列傳改。

